CONTENTS

情场如战场

人物：

叶纬芳——二十一岁，美艳，擅交际。

陶文炳——二十五岁，中产的写字间工作者。漂亮，稍有点肤浅、轻率。

史榕生——二十四岁，纬芳的表兄。较阴郁，内向，讽刺性。

叶纬苓——二十二岁，纬芳之姐，爽直明朗，有点男性化。貌虽端丽，远不及纬芳有吸引力。

叶经理——纬芳之父。

叶太太——纬芳之母。

史太太——榕生之母。

何启华教授——三十六岁，貌不扬。

王寿南——星洲富豪，乃叶所经营之公司之董事长。

王寿南之子。

舞会宾客、女主人。

咖啡店仆欧。

男女佣数人、司机、工役。

飞机场送行者、摄影记者等。

第一场

(夜)特写:门灯下,大门上挂着耶诞节常青叶圈。

跳舞的音乐声。

(镜头拉过来,对着蒸汽迷蒙的玻璃窗,窗内透出灯光,映着一棵耶诞树的剪影,树上的灯泡成为一小团一小团的光晕。

(室内正举行一个家庭舞会。

(L.S.年轻的女主人带着陶文炳走到叶纬芳跟前,替他们介绍。乐声加上人声嗡嗡,完全听不见他们说话。文向芳鞠躬,请她跳舞。

(M.S.文与芳舞。以上都是哑剧。

(炫目的镁光灯一闪,二人的舞姿凝住了不动,久久不动,原来已成为一张照片,文左手的手指捏住照片的边缘。

(他用右手的食指轻轻抚摸着照片上芳的头发与脸。)

第二场

景:文炳的办公室。设着几张写字台,他占其一。

(文凝视照片。一个同事在他背后走过,他急藏起照片。手按在电话上,发了一会怔,终于下决心打电话。)

文:(拨了号码)喂?叶公馆吗?请叶纬芳小姐听电话。

第三场

景:叶家

(女佣一手拖着一根打蜡杆,一手持听筒。)

佣:二小姐出去了,他们都出去了,你打五七四三〇。

第四场

景:叶家的郊外别墅

(纬芳与父、母、姊、表兄坐屋外大树下,野餐方毕。父吸雪茄看报。芳半躺半坐,在树身上刻她自己的名字。)

(门内传来电话铃声。)

叶太:(正削苹果)纬芳,去听电话。

芳:(继续刻字)姐姐你去听。

苓:一定又是你的。(但仍立起,上阶入屋内。)

叶太:不是她的,就是她爸爸的。就他们俩的电话顶多。

芳:(刻完名字,把小刀扳了扳,折起来,掷给榕生)表哥,还你。

(榕收起小刀。)

叶太:榕生,吃苹果。(将削好的苹果递给他)

榕:姑妈,你自己吃。

(苓自屋内出。)

苓:(喊)妹妹,你的电话。(回树下)

（芳起，赴屋内。）

叶经理：（抬起头来向芳）嗳，别打得太长。我在这儿等一个要紧的电话。

叶太：（向榕）你姑父就是这样，难得出来玩一天，还老惦记着公司里的事。

榕：你们不大上这儿来，真是可惜，这儿风景真好。

苓：是呀。我们除了夏天上这儿来歇夏，一年到头，屋子老是空着，真是白糟蹋了这地方。

叶太：嗳，榕生，其实你上这儿来住挺好的，你喜欢清静。

苓：表哥，你可以在这儿写小说，没人打搅你。

榕：（笑）对了，我可以在这儿写小说，就手给你们看房子。

叶太：好极了。（取过手袋，从钥匙串上抹下一只来给他）哪，这是大门的钥匙，你不嫌冷清，有空就来住。

第五场

景：咖啡馆

（文炳走入，四面张望了一下，找了张桌子坐下，忽然看见榕独坐一隅，喝咖啡写稿。）

文：（点头招呼）嗳，榕生！你也在这儿。

榕：嗳，文炳。上这儿来坐。

（文走过来。）

榕：你是一个人？

文：（坐下）我在等一个朋友。

榕:女朋友是不是?

文:(笑)不,不,不过是个朋友。

榕:(打手势招呼侍者)你吃什么?

文:来杯咖啡吧——你在写稿子?

榕:(笑着叠起文稿)我正打算走。

文:再坐一会。

榕:我走了,让你安心地等女朋友。

文:我给你介绍。

榕:我不想在这儿招人家讨厌。

(侍者送咖啡给文。)

榕:(向侍者)账单。(向文)几时我们去游泳。

文:这天游泳,不太冷么?

榕:不,我有个亲戚借了个别墅给我,有室内游泳池。

文:室内游泳池——这别墅一定非常讲究。

榕:那房子不错,风景也好。

文:在哪儿?

榕:在青山。

文:嗳,榕生,你能不能借给我用一天?

榕:啊,我知道,你要带女朋友去,是不是?(付账)

文:对了。

榕:好吧,你几时要,上我家来拿钥匙。(起)我走了,过天见。

文:过天见。

(榕去。文看表,喝咖啡,幻想中现出郊外风景,一切都特别浪漫化,落花如雪,他和纬芳挽臂在花下走过,两人抬头望着精雅的别墅,相视一笑。他要吻芳,芳挣脱逃去,他在树后追上了她——)

一个声音:对不起,我来晚了。(芳已来到他桌前)

文:(吃惊,立起)不晚,不晚。(帮芳脱大衣)

芳:你一个人在这儿发怔,想什么?

文:我在这儿想,这两天郊外的风景很好。几时我们到青山去玩一天,换换空气,好不好?

芳:你常到青山去么?

文:我常去。我有个别墅在那儿,玩累了可以在屋子里休息休息。

芳:那倒很方便。

文:这个礼拜六你有空么?一块儿去好不好?

芳:礼拜六我有点事,礼拜天吧。

文:好,好。

(仆欧送菜单来,文接过研究。F.O.)

第六场

景:别墅门前

(文开汽车在别墅前停下,看了看号码。芳坐在他旁边,诧异地望望车窗外,又望望他。)

芳:咦,你不是说到你的别墅去?

文:对了,就是这儿。(手持野餐篮下车)

芳:(诧笑)就是这儿?

(文绕到她那边去替她开车门。芳下车。)

芳:(带着惊异的微笑望着房屋)这是你们的房子?

文:(微愠。打趣地)你看我不像住得起这样的房子?

芳:(笑)不,不,你别误会。

文:这房子其实并不好。自己用还可以将就,请客,地方就不够大,设备也不是最新式的。(指墙壁)这颜色也不够大方。

芳:(微愠)我倒觉得挺不错。我最喜欢这颜色。

文:那好极了,我真高兴,刚巧是你最喜欢的颜色。本来打算换一个颜色,现在绝对不换了。

芳:(望着他微微一笑。走到大树下,见树上刻的"纬芳"二字)咦,这是什么?——这不是我的名字?

文:(吃惊)这——这个——

芳:真奇怪,这是谁刻的?

文:(随机应变)还有谁呢?

(芳望着他笑。)

文:(勇气陡增)纬芳,这可以证明我不看见你的时候,也一直想到你。(握住她的手)

芳:(挣脱走开)我们进去坐会儿,我累了。

文:好。(同上阶,入走廊。文掏出钥匙开门。)

第七场

景:穿堂

(狭长的穿堂。文让芳先走入,然后跟了进来。)

文:你累了,上客厅去休息休息。(一开门,却是一个衣橱,里面挂着几只衣架,一件雨衣,橱角立着一只高尔夫球杆袋。)

文:(略怔了怔,但立即随机应变)来来,我先给你把大衣挂起来。(转身帮芳脱大衣,挂橱内,再开另一扇门。)

第八场

景:客室

(房间很大,新巧精致。有楼梯通到二楼。玻璃门通走廊。

(文推开房门,芳在他后面探头进来张望。)

芳:啊,这是客厅。

文:进来坐,进来坐。(同入)

芳:(看见钢琴上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父亲,一张是她母亲)嗳,这是谁?

文:呃——这是——我父亲母亲。

芳:哦?怎么一点也不像你?

文:是吗?人家都说我活像我父亲年轻的时候。

芳:(转身见书架上姊照片)唔!这是你女朋友吧?真漂亮!

文:我哪儿来的女朋友,除非是你。

芳:得了,别赖了!到底是谁?(持照片看)

文:是我妹妹。

芳:你骗人。

文:真的。(并立看照片,手臂兜住她的肩膀。)

芳:(闪避走开,看到桌上的野餐篮)我们别在屋里吃饭,出去野餐,找个风景好的地方。

文:对了。现在就去,好不好?

芳:也好。(检视篮中罐头)这汤最好热一热。

文:(接过两罐头汤)我去热。

芳:我来帮忙。这儿有厨房没有?

文:有,有。

第九场

景:穿堂

(文在前面走,芳在后面跟着。文试甬道尽头的一扇门。)

第十场

景:室内游泳池

(一片黑暗。一扇门推开了,射进一角光来。隐约可以看见文走了进来,芳立门口。)

芳:你怎么不开灯?

文:我在找电灯开关。

芳:嗳,当心,当心。

(訇然一声响。水花四溅声。芳急捻开电灯。原来这里是室内游泳池。文已跌落池中。两只罐头在水中载沉载浮。)

芳:怎么回事?

文:(喘息着在水中游泳)真是笑话,自己家里,都会迷了方向。

芳:你还嫌这屋子太小,屋子再大些,不更要迷路了?

文:(勉强哈哈笑着)可不是!真是笑话!(攀着池边爬上来)我们这房子,这半边是新盖的,盖了之后我就没来过,所以简直摸不清。

芳:幸亏我在这儿,要是你一个人,淹死了都没人知道。

(文以手背拭面上水。)

芳:(不耐烦地)嗳呀,瞧你这浑身水淋淋的,怎么能走出去。上楼去瞧瞧有电炉没有,把衣服烤干它。

第十一场

景:客室

(文与芳同入,经客室上楼梯。文的湿鞋在浅色大地毯上印了一行脚印。)

芳:你瞧,这地毯给你糟践的,简直完了!

文:(强笑)你心疼我这地毯?

芳:这么好的地毯,我怎么不心疼?

文:(感动,窘笑)纬芳,你太好了,处处替我打算。(握住她的手)

芳:(不耐,甩脱他的手)得了,得了。

第十二场

景:二楼,楼梯口

(文与芳走上楼来,文推开最近的一扇门。是一个卧室,迎面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大照片,仅是头部,芳的父母居中,芳与姊分立两旁。文呆住了。配音的音乐突然爆发,高涨。

(文回顾,芳无声地抽搐着大笑。文不知所措。芳终于笑出声来。在她的狂笑声中 D.O.)

第十三场

景:大门前

D.I.(文奔出,上车,开车走。)D.O.

第十四场

景:偏僻的公路上

D.I.(文的汽车横冲直撞而来,一歪,驶到路边,戛然停住。文呆呆地坐在车盘前。片刻,他从袋中摸出皮夹子,取出他与芳共舞的照片,看照片。照片中的芳突然张开了嘴,嘲讽地狂笑起来。他不能忍受,把照片撕成小片掷出车外。他再踏动马达。F.O.)

第十五场

景:榕家。穿堂,灯光下。

F.I.(女佣开了门站在一边。文立门口。)

(榕自客室出迎。)

榕:嗳,文炳,进来坐。(导入客室门口)

(文瞥见客室内有一老一少二女子,退缩。)

文:你们有客,我改天再来吧。还你这钥匙。(授匙予榕)

榕:(接匙,向他眨眨眼)今天怎么样?玩得挺高兴吧?

文:(苦笑)嗳。那地方风景真不错。

榕:(拍文肩,低声)是谈恋爱最合适的地方。嗳,等你恋爱成功了,可别忘了请客,啊!

文:(苦笑)好,我走了,过天见。

榕:别走,进来坐一会。(拉入客室)

第十六场

景:榕家客室

(榕母史太太与叶纬苓正坐谈。)

榕:这是我的老同学,陶文炳。这是我母亲。这是我表妹,叶纬苓小姐。

(众点头为礼。文见苓吃惊,想起别墅中照片,知系芳姊。)

史太:陶先生请坐。我去叫他们沏茶。

文:伯母别费事了。

(史太出。榕让文坐,自己坐母座位。)

榕:(向苓)你刚才问我要邮票,这位陶先生在进出口行做事,世界各国的邮票他都有。

文:叶小姐喜欢收集邮票?

苓:(笑)喜欢是喜欢,可是并没有什么名贵的邮票。

榕:不用客气了,你那张巴西的纪念邮票还不算名贵?

苓:也就那么一张。

文:是纪念第一次革命的,是不是?

榕:你有没有?

文:(摇头)这很少见的,听说市面上一共没有几张。

榕:(向苓)他也是个集邮家。你缺哪一种,可以跟他交换。

苓:澳洲的邮票你有没有?

文:有,有。过天我交给榕生。(立起)对不起,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点头,出。)

榕:有空来玩。(送出)

(苓立起来,走到书桌前面,拿起榕的一叠原稿翻看,若有所思。榕回客室。)

苓:表哥。

榕:嗯?

苓:你这稿子这么乱七八糟的,得重新抄一遍吧?

榕:嗳。

苓:过天我来帮你抄。

榕:不用了,我自己抄。

苓:真的,我反正没事。

榕:好吧,那么谢谢你。

第十七场

景:(同上,但有阳光自窗内射入。苓坐窗前抄文稿,榕坐室之另一隅吸烟构思,面前摊着纸笔。)

苓:(放下笔)表哥,我倒已经抄完了。(立起,整理一大叠文稿,压上一只镇纸。四面看看。没有别的事可做,拿起茶来喝了一口。)我走了。(拿起手袋)陶先生这一向没来?

榕:(继续写稿)哪个陶先生?

苓:你那老同学。

榕:哦,你说陶文炳。他没来。

苓:(打开手袋)下次,你看见他,你把这张邮票交给他,跟他换一张澳洲的。(递一张邮票给榕)

榕:(诧)咦,这不是你那张巴西的纪念邮票?干吗不要了?多可惜。

苓:其实这种邮票也没什么稀奇,不过陶先生说他没有,所以我想跟他换一张。(向内室嚷了一声)舅母,我走了!(出)

(榕手里拿着邮票,面现诧异之色,抓了抓头发。榕母自内室出。)

史太:纬苓走了?

榕:唔。

史太:她这一向常来。我看她对你很有意思。

榕:不,不,绝对不是。

史太:你又何必瞒着我?亲上加亲,我还有什么不愿意的?

榕:(不耐)妈,你完全误会了。

史太:(恼)得了,反正你不愿意告诉我就是了。

榕:(不得已地)不是呃——告诉你:纬苓这一向老上这儿来,我想她是希望在这儿碰见一个人。

史太:谁?

榕:陶文炳。

史太:那你为什么不给他们拉拢拉拢?

榕:(厌倦地)没用。只要让纬芳知道她姐姐喜欢这人,非把他抢了去不可。抢了去再把他扔了。

史太:(想了想)嗳。纬芳这孩子是这么个脾气。她姐姐呢也太老实了。

榕:(皱眉)她们姐妹俩真是完全相反。(D.O.)

第十八场

同景

(D.I.纬苓、纬芳姐妹俩并坐在沙发上,穿着薄纱夏衣,芳手中捧着一杯冷饮。)

(镜头拉开,榕坐一边相陪。)

芳:表哥,我们明天就搬到青山去过夏天,你也去,好不好?

苓:那儿凉快得多。

榕:好,我明天有空就来。

芳:妈还说叫你多带几个朋友来。

榕:(自抽屉内取出一个开口的信封递给苓)差点忘了,有人叫

我把这个交给你。

苓:(惊喜,打开,见是许多张邮票)这么许多!

芳:什么东西?

苓:(不让她夺过去)表哥,你干吗不请陶先生到青山去住两天,比方礼拜六去,礼拜一回来。

芳:(锐利地看了苓一眼。向榕)哪个陶先生?

榕:陶文炳。

芳:陶文炳? 我认识他。

榕:
苓:(愕然,同声)你认识他?

芳:(胜利地)我们是很熟的朋友。嗳,表哥,你告诉他,就说我说的,叫他一定得来。

(苓锐利地看了芳一眼,低下头去把邮票收到手袋里,神色凄凉。)

榕:(看了她们俩一眼)好,我待会给他打电话。(D.O.)

第十九场

景:榕家

D. I.(榕正打电话给文)

榕:他们家两个小姐你不都认识吗? 他们二小姐说她跟你是很熟的朋友。

第二十场

景:文的办公室

(文坐写字台前听电话)

文:(窘)是吗?他们二小姐是……哦,就是叶纬芳小姐。我见过的。……(窘,拭汗)她还说什么没有?没说什么?就说我一定来?(喜出望外,惭愧地嗫嚅笑着)好,那么我——好,咱们礼拜六青山见。(挂上)(F.O.)

第二十一场

景:飞机场

F.I.(叶经理送王寿南回新加坡。王矮胖,发已花白,戴黑边眼镜。王上机,摄影记者瞄准镜头,一群送行者脱帽挥动。)

王:(忽在机门转身大唤)叶经理!

叶:(趋前)嗳,董事长。

王:我忘了跟你说,我那孩子到香港来读书,想请你照应照应。

叶:那当然,那当然。令郎大概几时动身?

王:大概就是这两天。

叶:好极了,那我等您的电报,我来接飞机。

王:费心,费心。(入机)

第二十二场

景:别墅客室

(榕领文人,文手提小皮箱。)

榕:对不起,这儿的主人暂时不能来欢迎你,只好由我代表。

文:(低声)他们有事?要是不方便——

榕:不,不,没关系。坐。(二人坐下)他们在那儿忙着预备招待贵客。

文:什么贵客?

榕:王寿南的儿子明天从新加坡来。

文: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寿南呀?

榕:嗳。我姑父那公司,他是董事长。

(男仆送茶入。)

榕:(指箱向仆)陶先生是住哪间屋子,你给送去。

仆:噢。(提箱出)

榕:我们也去瞧瞧你的屋子。(偕文随仆出)

第二十三场

景:文卧室

(纬苓正将一只小无线电搬置床前,俯身插扑落。

(仆提箱人。榕与文随人。)

榕:(向苓)咦,你在这儿!

(文与苓互相点头为礼。)

苓:我来瞧瞧还缺什么东西。

文:费心,费心,叶小姐。

苓:干吗那么客气。表哥老是叫你文炳,我也就叫你文炳了。

榕:你也就叫她纬苓得了。

(文微笑。)

苓:(旋无线电试听,向文)你喜欢哪一类的音乐?

文:我都喜欢。

榕:(走到窗前,向文)你这屋子比我的好,正对着花园。

文:(也走到窗前)刚才我看见一棵栀子花,开得真好。

苓:你喜欢栀子花?我去给你摘点来。(拿起桌上的一只花瓶走了出去)

文:这位叶小姐真热心。

榕:是的,我这个表妹人真好。("这"字特别加重)你跟她熟了就知道了。

(纬芳入,穿着游泳衣,外面裹着短浴氅。)

芳:(甜笑)文炳,好久不见了。

文:(有点窘)纬芳。

芳:我叫表哥带话给你,带到了没有?(不等他回答,向榕)妈叫你去陪客去,来了个何教授。

榕:哦,是姑父找他来看古董的,是不是?

芳:嗳。请了人家来,他老人家自己又不在家。

(榕出。)

文:你要去游泳去?

芳:(笑挽文)我想先去照两张游泳照。你来给我照。

第二十四场

景:园中

(芳一手拎着照相机甩来甩去,偕文同行。)

文:你真原谅我了?

芳:不原谅你,也不会请你来了。

文:纬芳!(想吻她)

芳:嗳,原谅了你,你不能就得寸进尺呀。(半推半就)

(苓在树丛后采花,隔花见文吻芳。她拿着一把花,立在那里呆住了。)

(隐约见文与芳走了过去。)

(苓低下头去看了看手中的花,突感无聊,手一松,花都落到地下。)

第二十五场

景:客室

(榕陪何启华教授坐谈。)

榕:何教授,我姑父丢下话来,请您无论如何要等他回来,晚了就住这儿。

启:(笑)好,好。(立起赴窗前)这儿环境真好。

榕:这儿就是还清静。

启:(指点)那就是青山饭店吧?

榕:嗳。(与启并立窗前)

(在远景中,文在草坪上替芳拍游泳照。)

(启注意到芳健美的姿态,不觉神往。)

榕:(看了启一眼)那是我二表妹。

启:噢。这位小姐活泼得很,活泼得很。

榕:(咳了声嗽)对了,非常活泼,会交际。(笑)所以许多人造她的谣言,说她"玩弄男性"。

启:哦?(回到原座)

榕:(倚窗台立,笑)其实她就是心眼太活,虚荣心又大,恨不得普天下的男人都来追求她。谁要是跟她认真,那可准得受很大的刺激。

启:(微笑)听你老兄这口气,倒好像你也是受了点刺激。

榕:(诧)我?(笑了起来)我绝对没这危险。我太明白她了,知道得太清楚了。

(芳把浴氅松松地兜在肩上,露出全部曲线,太阳眼镜拿在手里甩来甩去,袅娜地走了进来。见启,突停步,庄重地把浴氅裹得紧些。文随后入,拿着照相机。)

(榕与启立起。)

榕:我来介绍。何启华教授,叶纬芳小姐,陶文炳先生。(启与二人握手)

芳:我不知道有客在这儿,衣裳也没换。

榕:咦,刚才不是你叫我来陪客的?

芳:(瞪了他一眼)请坐,请坐,何教授。

(众坐。)

榕:何教授是考古学专家。

芳:考古学! 我对考古学最感到兴趣了。

(文向她看了一眼。)

启:(有戒心)是吗?

芳:几时您公开演讲,我一定去听。

启:一定要请您指教。

(男仆人。)

仆:何教授的电话。

启:噢。(随仆出)

芳:(拿起照相机递给文)给表哥也照一张。

(文将照相机对准榕,芳也凑到镜头上去看,脸与文的脸挨得很近,耳鬓厮磨。二人突然相视一笑。)

榕:(视若无睹,向芳)你觉得这何教授怎么样? (文扳照相机,给他拍了一张。)

芳:完全学者风度。我简直崇拜他。

文:嗨,你除了我,不许崇拜别人,听见没有? (握住她的手)

芳:(笑)咳,连何教授这样的人你都要吃醋?

文:不管是谁,你朝他看一看,我都要吃醋。

芳:傻子。

(二人含情脉脉,四目相视。)

(榕半躺半坐,两手插在袋里,吹着口哨,不去注意他们。)

芳:文炳,你去拿了游泳衣,上游泳池等着我。

文:好。你可得快点来。(出)

芳:何教授不知道会不会游泳。

榕:(温和地)嗳,我可得告诉你,那何教授呀,你不用打他的主意,白费心。

芳:我不懂你说什么。

榕:我已经警告过他了,叫他别上你的当。

芳:什么?(走近前来)你跟他说了些什么?

榕:我告诉他,你是什么样的人。

芳:我是什么样的人?

榕:(笑)你还不知道?还问我?

芳:(顿足)表哥,你真可恶。我就不懂,这何教授也有这么大年纪了,还怕他自己不会当心,要你像个奶妈似的照应他。

榕:我不是照应他。老实说,他要是上当也是活该。

芳:那你干吗多管闲事?

榕:因为文炳是我的朋友。

芳:文炳跟我的事你管不着。

榕:我管不着呀?告诉你:不许你跟何教授胡闹,要不然哪——

芳:要不然怎么?

榕:我跟你捣乱,你就是受不了。

芳:(泫然欲涕)表哥,我简直恨你。

榕:(拍拍她)好,恨吧。我不怕你恨。谁要是给你爱上了可就倒霉了。(出)

(芳气愤,然后她的怒容突化为满面春风——何启华入。)

启:(见她一人在此,有点着慌)咦,他们都上哪儿去了?

芳:请坐。他们一会儿就来。

启:(想溜)我——我上我屋去休息休息吧。

芳:你累了吗？何教授？(整理沙发上软垫)坐这儿,舒服点。

启:(心悸,不安)不,真的,我还有点事,一会儿再见。

芳:何教授,您在我们这儿挺闷的吧？也没人可以陪您谈谈。我是学问根本够不上,我表哥呢,又有点——(笑着敲了敲头)有点神经。

启:(愕然)哦？倒看不出来。

芳:你不觉得他有点奇怪么？

启:(思索)呃……嗳。也许是有点……奇怪。

芳:其实这话我不应当告诉人。咳,我真替他难受。也是我害了他。

启:(不解)怎么？

芳:(顿了顿。微笑)你听他说话那神气,简直像是恨我是不是？

启:可不是。(片刻的静默)他——不恨你？

芳:(笑)恨我倒好了。

启:(终于恍然)哦,他爱你。

芳:我真不该告诉你这话。至少我应当替他保守秘密。(把两条腿蜷曲着缩到沙发上,坐得舒服点,但忽然发现大腿完全裸露,轻轻惊叫了一声"嗳呀!"急把浴氅拉下来遮住。)我真觉得对不起他。自从我拒绝了他,他大概受的打击太重,简直成了神经病。

启:我明白了。

芳:(带笑)你等着吧,他一有机会,就会对你说我的坏话,说我是害人精,专门玩弄男性。你不用理他。

启:当然不理他。

芳:(突换轻快的口吻)我们不谈这个了,出去走走,换换空气。

(起)

启:(欣然立起)好。

芳:你没事吧?

启:没事。我正想出去瞧瞧。(将偕出)

(榕入。芳见榕,立挽启臂,亲昵地向他微笑。启受宠若惊,报之以微笑。然后他发现了榕,与榕目光接触。启有点窘,又有点恼怒,立即掉过头去。)

榕:(闲闲地)出去散步,是不是,何教授?

启:(顽抗地)嗳。

(芳挽启臂昂然走出,不理睬榕。

(榕瞠目望着他俩的背影。

(苓在楼梯上出现,下楼。她的头发已改梳与芳完全相同的式样。)

榕:(闻高跟鞋声,回顾见苓)嗳,纬苓,你的头发怎么了?

苓:你说这样好不好?(旋过头来给他看)

榕:(摇头)你光是头发学她的样子有什么用。

苓:(心虚地窘笑)我不懂你说什么。

榕:(低声)我早知道了,你不用瞒我。

苓:(倚在最后一根楼梯栏杆上)你怎么知道的?

榕:那还看不出来?

苓:(恐慌)文炳知道不知道?

榕:他要不是那么个大傻瓜,他也早知道了。

苓:你可千万别告诉他。

榕:我去告诉他干吗?

苓:你看纬芳是真爱他么?

榕:(摇头)她不过是耍弄他。现在倒已经又有了个何教授。

苓:(迫切地)哦?

榕:可是她不会为了个穷教授放弃文炳的。好在王寿南的儿子明天就要来了,又年轻,又是天字第一号的大阔人。敢保他一来,什么教授呀,文炳呀,全给淘汰了。这是你惟一的希望。

(文入。苓急扯了扯榕的衣服示意。榕回顾见文。)

文:纬芳呢?

榕:她出去了。

文:出去了?不会吧?她叫我在游泳池等她。

(启匆匆自玻璃门入,四顾,找了一副太阳眼镜。)

启:这是不是纬芳的?(改口)呃……这是二小姐的吧?

(文向前走了一步,望着启。)

榕:(向苓)这是何教授。(向启)这位是大小姐。

启:(向苓点头微笑,匆忙地)对不起,二小姐等着要。出去散步,忘了带太阳眼镜。(急出)

(静默片刻。文像是要跟出去,走到玻璃门口又停住了,呆在那里。

(苓同情地望着他,作苦痛的微笑。)

第二十六场

景:饭厅

(芳在餐桌上摊着化装跳舞的服装,加钉花边、水钻、亮片子等。启坐在旁边看。)

(文入。)

文:(强笑)纬苓叫我来叫你们去吃点心。

芳:噢,就来了。

文:这是你今天晚上化装跳舞的衣裳?

芳:嗯。

文:你扮什么?

芳:扮杨贵妃。启华(指启)扮高力士,搀我进去。

文:(忍气,佯笑)谁扮唐明皇?

芳:唐明皇的衣裳没有。好容易借来这么两套。(持高力士帽置启头上试戴)眼镜可不能戴。

(代他摘下眼镜。)

(文不能忍耐,猝然转身出。)

第二十七场

景:客室

(榕与苓在吃点心。沙发前矮桌上放着茶点、咖啡。文入。)

苓:文炳,化装跳舞你有衣裳穿么?(替他倒咖啡)

文:我正在想不去了。化装跳舞这玩意儿,实在不大感到兴趣。

(苓失望。榕看看她。)

榕:(向文)你去一会,早点回来也是一样。就在青山饭店,(用下颏指了指)这么近。

文:我也没衣裳穿。

苓:我爸爸有一套衣裳,可以借给你。

(芳偕启人。文立即拿起一张报纸,埋头看报。)

苓:(向芳)爸爸那件化装跳舞的衣裳有没有带来,你知道不知道?

芳:我记得仿佛带来了。(坐下,将三明治递给启。启取食。)

苓:(向文)我去拿来你瞧瞧。(出)

(芳倒咖啡。)

文:(向芳)待会儿,给你多照两张杨贵妃的照片。

芳:对了。(向启)我们照两张相,留着做个纪念。

(文气愤,报纸豁喇一声响,又埋头看报。)

芳:启华,你瞧,爸爸新买的古董。(指炉台上铜器)你给估一估是真是假。

启:(起立检视,摇头)我上次就告诉叶经理,这种铜器都靠不住。

榕:(笑)何教授,你总该知道,人家自己愿意上当,你警告也是白警告呀!

启:(怒)你说谁?

榕:(望着他微笑)说谁?说我姑父。还有谁?难道是说你?

芳:(打岔,以手帕扇风)真热,一点风都没有。(向启)咱们出去坐一会。(自玻璃门出,至走廊上。)

(启狠狠地瞪了榕一眼,随芳出。)

第二十八场

景:走廊

(芳倚柱立。启出,立她身旁。)

启:你那表哥——真是神经病!

芳:你别理他。

启:(抚芳臂)他这一向有没有跟你找麻烦?

芳:(长叹)他反正总是那样疯疯癫癫的。我真替他难受。

启:你的心太好了。

芳:我知道。我的毛病就是心太软。

启:对了。比方你对陶文炳,其实你应当老实告诉他,叫他死了这条心。

芳:(别过脸去)你又来了。

启:你没看见他那神气,就像你是他的。

芳:他也怪可怜的。

启:你还是有点爱他。

芳:不,不,绝对不。

启:那你为什么不肯告诉他?

芳:我实在是不忍心。他已经够痛苦了,再也禁不起这打击。

启:有时候一个人非心狠手辣不可,拖下去反而使他更受刺激。

芳:你这话很有道理。可是……我这人就是心软,踩死一只蚂蚁,心里都怪难受的。

启:反正迟早总得告诉他的。(握住她的手,低声)你现在马上就去告诉他。

芳:别这么逼我好不好?(撒娇地把头倚在他胸前)你老是欺负我。

启:(软化)纬芳!(抱住她)

芳:也不知怎么,自从遇见了你,就像你有一种魔力,使我完全着了迷。

启:(晕陶陶)真的?

芳:不知道别的女人看见你,是不是也像我这么着迷?

启:(俨然以大情人自居)你放心,纬芳,我反正只爱你一个人。

芳:启华!

启:可是你得老实告诉我,你对我不是一时迷恋吧?你是真爱我?

芳:你还用问吗?傻子。

(启想吻她。苓自玻璃门出。芳先看见了她,急推开启。)

芳:姐姐,上这儿来,这儿挺凉快的。

苓:我找不到那件衣裳。爸爸房间里没有。

芳:那么就在大箱子里。

苓:我去瞧瞧。(入玻璃门)

芳:(恐慌)她刚才看见我们没有?

启:不知道。

芳:说不定她站在那儿半天了,我们说的话都让她听了去了。

启:那有什么要紧。我们也没什么瞒人的话。

芳:不是这么说。我们的感情太纯洁,太神圣了,别人是绝对不能了解的。

启:(握住她的手)是的。可是我们总不能永远保守秘密。

芳:那当然。可是暂时无论如何,不能让人知道。

(文炳自玻璃门入。启放下芳手。文望望他俩,郁郁地踱到一边去,凭栏立着。)

启:(指指他,轻声向芳)快告诉他。

(芳猛烈地摇头。启迫切地点头。文回过头来看看他们。)

芳:(匆忙地)你们谈谈吧,我得去洗澡去了。(急去)

启:(踌躇片刻,咳了声嗽,摸出烟匣来递给文)抽烟。

(文不理睬。)

启:(自己点上烟吸)陶先生,我正想跟你谈谈。

文:有什么可谈的?

启:纬芳有两句话跟你说,又怕你听了太受刺激。

文:(爆发)笑话!她有话自己不会说,要你做代表?你凭什么代表她?凭什么?(打启)凭什么?(再打启)

启:(大喊)好,你敢打我?(还打。二人扭作一团)

(榕急自玻璃门出。)

榕:嗳,嗳,怎么回事?

启:这家伙——动手就打人!

文:(一面扭打,向榕)抢了我的女朋友还在我面前得意——不打他打谁?

榕:(拼命拉劝)好了,好了,你们这算什么?

文:(向榕)我就不懂,纬芳不知道看中他哪一点?

榕:咳,你不懂么,他是个男人哪。反正只要是个男人,就得爱她,追求她,要不然,就不能满足这位小姐的虚荣心。

启:好,你侮辱纬芳!(打了榕一个耳刮子,打得榕踉跄倒退几

步）

文：（向启）他侮辱纬芳，关你什么事？（拍胸）有我在这儿，轮不到你管！

启：你才是多管闲事——你是纬芳的什么人？

文：你管不着！你自己呢，你算是纬芳的什么人？

（启打文，文还敬。榕抚着面颊站在一边，看见他二人又打成一团。）

榕：（拉劝）得了得了，为这么个女人打架，真犯不着！

文：好，你又侮辱纬芳！（打榕）

启：不许你打他！这是我的事！（打榕）

（三人混战。走廊上的桌椅都被撞倒在地，玻璃门也敲碎了。）

第二十九场

景：芳卧室

（灯下。芳正坐妆台前化妆。杨贵妃服装挂在衣橱外。

（苓扮古西方贵妇人，穿着钢丝撑开的广裙。）

苓：妹妹，你看我这件衣裳怎么样？

芳：好极了。真美。——嗳，你过来我瞧瞧。（立起来，仔细检视苓衣后身）这儿有点不对。（扯苓裙）

苓：（回顾镜中背影）妹妹，我有话跟你说。

芳：唔？（继续扯苓裙。针线嗤的一声裂开）糟糕！

苓：怎么了？

芳：不要紧，我来给你缝两针。（取针线，蹲下缝裙）你说你有

话跟我说?

苓:刚才我听见你和何教授说话。

芳:噢。你听见多少?全听见了?

苓:我听见你说你爱他,不爱文炳。

芳:哦?(继续缝衣)

苓:你不爱文炳,为什么不告诉他?

芳:(一心一意地缝衣)为什么要告诉他?

苓:你不告诉他,我就告诉他。

芳:(在片刻沉默后,抬起头来微笑望着苓)姐姐,原来你喜欢文炳,我真没想到。

苓:你有什么不知道?你早就知道了。

芳:(笑)好吧,希望你恋爱成功。

苓:(尖叫)嗳呀!(急抚腰)

芳:嗳呀,针戳了你一下,是不是?疼不疼?

苓:你不打算告诉他?

芳:嗳。

苓:那我就告诉他。

芳:他根本不会相信。他一定非常生气,以为你造谣言。

苓:(想了想)你这话也有理。

芳:(咬断了线,替苓整理裙幅)哪,现在好了。

苓:(转身返顾,在镜中自照)那么,你不肯放弃文炳?

芳:唔。

苓:那何教授呢?

芳:我两个都要。

苓:妹妹我跟你商量:王寿南的儿子明天就来了。一个他,一

个何教授，你还不够么？

芳：不行，我喜欢热闹，越多越好。

苓：越多越好，刚才他们为你打架，你知道不知道？

芳：唔。（微笑）我听见说，今天打架也有表哥。真奇怪，关他什么事？

苓：你恨不得连表哥也要，是不是？

（芳微笑不语，对镜涂唇膏。镜中映出苓悄然离室。）

第三十场

景：客室

（苓戴黑绒面具，挽着斗篷拿着手袋走下楼梯。到了楼梯脚下，回顾，见芳穿着便装下楼，诧。）

苓：咦，你怎么还不换上衣裳？

芳：（微笑）我不去了。

苓：为什么？

芳：有点头疼。

苓：（突然恐慌起来，取下面具，轻声）文炳知道不知道你不去？

（文穿苏格兰装入室，衣服太短小，格子呢短裙只齐大腿。）

文：纬苓你瞧——不行，太短了。

芳：（纵声大笑）呦！真漂亮！文炳，你自己去照照镜子。

（文羞惭，自己低头看了看，牵了牵裙子。）

苓：稍微短一点。没关系。

文：不，实在不能穿。纬苓，对不起，我想不去了。

苓:衣裳其实没关系,大家都是闹着玩嘛!

文:不,真的。你们去吧。反正有榕生,他跳舞跳得比我好。

(苓无语。)

文:(向芳,用漠不关心的口吻)我听见说你也不去。

芳:嗳,我累了。难得有机会在家里休息休息。

文:我们可以在花园里散散步,今天晚上月亮很好。

芳:(媚笑)你也跟我一样,最喜欢清静。

文:嗳。(向苓)纬苓,真对不起。

苓:(戴上面具,轻快地)没关系。表哥呢?我去瞧瞧他打扮好了没有。(出)

文:你姐姐是不是有点不大高兴?

芳:我怎么知道。

文:纬芳,待会儿我们上花园去,那何教授要是又跟了来,你可千万别理他。

芳:咳,你不知道,这人简直像牛皮糖似的,粘上了就不放。

文:我真不懂,你干吗不老实告诉他,叫他别在这儿讨人厌。

芳:我就是心太软。

文:有时候非心狠手辣不可,拖下去反而让他受痛苦。

芳:你这话说得真对,可是我这人就是这样,踩死一只蚂蚁都不忍心。

文:可是这是没办法的事。

芳:(叹息)我知道。老何也真可怜。(把头偎在文胸前,低声,热情地)文炳,你到底爱我不爱?

文:(低声)我爱你,我爱你。(吻她)

(启人。)

启:(大怒,向文)嗳,你在这儿干什么?

文:(回顾)干什么?你猜我在干什么?(再吻芳)

启:(一把拖开他,挥拳相向)这小子——非揍死你不可!

芳:(拉劝)嗳,启华,你别这么着。

启:纬芳,你走开,不关你的事。

文:(向芳)对了,你走开,我来对付他。(二人扭打)

芳:(竭力拉劝)你们怎么了?都疯了?

(榕入,一只手臂绑着绷带吊着,颊上贴橡皮膏,十字交叉。)

榕:(遥立大声喊)好了好了,别打了,下午已经打了一架。

(苓随榕后入室。)

芳:(拼命拉开文与启)表哥,你快来帮我。

榕:(连连摇手)刚才我劝架,已经给打得这样,再劝,我这条命也没有了。

(文与启自觉惭愧,住手。)

文:(走到榕身边)你怎么了,榕生?

苓:我看他这胳膊伤得不轻,我给他绑上了绷带。

芳:(向榕)你这样子,还去跳舞?

苓:(笑)不去了,我们都不去了。

(女佣入。)

佣:太太叫表少爷搽上这药。(递一盒药给榕)

苓:(代接,看盒面)这是云南白药,听说灵得很。

芳:(向榕)值得试一试。来,我给你解开。(要解绷带)

苓:到他房间里去搽。

(榕,苓,芳同出,女佣随出。)

文:(向启)好,现在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启:好。

(二人坐。沉默片刻。)

启:(恳切地)我得跟你道歉。

文:(恳切地)我们大家都有不是的地方。

启:不,不,我承认是我不对。(有点羞涩地)纬芳要不是爱上了我,你也不会失恋。

文:(诧)爱上了你?(失笑)何教授,你怎么知道她爱你?

启:当然是她自己告诉我的。

文:(大笑)得了,你别自己骗自己了,何教授!她刚才还在那儿跟我说你讨厌,像牛皮糖似的,钉着她不放。

启:(跳起来)你胡说!这小子——你是讨打!(挥拳作势)来来来!

文:(也跳起来)打就打,谁怕你?

(二人相向立,准备动武。静默片刻,启突然大笑。)

启:你这身打扮,实在太滑稽了!(笑倒在沙发上)

文:(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短裙)嗳,是有点古怪。

启:你这样子,我实在没法跟你打架。

文:别打了,我们还是平心静气地讨论一下。

启:好吧。(坐直了身子)

文:你听我说:刚才我劝纬芳,我说她应当告诉你老实话,索性叫你死了心。可是她说她不忍心告诉你——

启:(错愕)不忍心告诉我?

文:(举手制止)你听我说。她说不忍心,我就说:有时候非心狠手辣不可,拖下去反而害人家受痛苦。

启:(变色)哦?……那么她怎么说?

文:她说她就是心软,踩死一只蚂蚁都不忍心。

启:什么?(站起来激动地走来走去)她真这么说来着?

文:当然了。

启:她说踩死一只蚂蚁都不忍心?

文:嗳。

启:天哪!(踉跄倒退,颓然坐在沙发上)

文:怎么了?

启:我简直不能相信——我不相信!这都是你造谣言,破坏我们的感情!(跳起来指著文)今天下午我跟纬芳说话,你一定是躲在什么地方偷听,都听了去了。

文:别胡说!

启:我也是跟她这么说,我说她非心狠手辣不可,拖下去反而害你受痛苦。她的回答也完全一样。

文:(怔了怔)她说什么?说蚂蚁?

启:(点头)说蚂蚁。

文:总而言之,她完全是耍弄我们?

启:对了。完全是水性杨花,玩弄男人。

文:(怒)你这话太侮辱她了!(跳起来挥拳作势)

启:(举手制止)嗳,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文颓然坐下。二人凄苦地并坐,手托着腮。)

文:我们怎么办呢?

启:我们两人一块儿去,当面问她,到底是爱哪个。

文:(悲哀地)她要是说爱我,我可就完了。

启:你难道还相信她?

文:我明知道她是扯谎,我还是相信她。

启:她要是说爱我呢?

文:这是我惟一的希望。

启:(慷慨地拍了拍文的肩膀)那么,为你着想,我希望她说爱我。

文:(感动)启华,你真够朋友。(拍他肩膀)

启:哪里哪里,这不算什么。

文:启华,咱们出去痛痛快快地喝两杯。

启:好,文炳,走!我请客。

(两人勾肩搭背向外走,正遇见榕走进来。)

文:(兴奋地)榕生,我跟启华上青山饭店去喝酒,你去不去?

榕:(瞠目望着他们)"我跟启华"!你们倒真是"不打不成相识"!(让开路,但忽然想起来,拉住文臂)嗳,纬芳叫我告诉你,她在花园里等着你呢。

文:让她等着去。

启:(向榕)你告诉她,我们非心狠手辣不可,拖下去反而害她受痛苦。

文:告诉她走路小心点,别踩死了蚂蚁。

(文偕启出。榕望着他们的后影发怔。)

第三十一场

景:别墅门前

(走廊上点着灯,照亮了台阶与一角草坪。文扶启踉跄回,走入灯光内。

(榕独坐廊上吸烟。)

文:嗳,榕生,你来帮我搀一搀他。

榕:(帮搀启)何教授喝醉了?

启:(打呃)我没醉。

文:他真能喝。(扶启自玻璃门入)

第三十二场

景:客室

(文与榕扶启入。)

榕:(向文)送他上他屋去吧?不早了,该睡了。

文:不,我们还得跟纬芳开谈判呢。

榕:开谈判?(与文扶启到沙发上坐下)

文:唔,叫她老实说出来,到底是爱我还是爱他。(在启身边坐下)

启:(头枕在沙发背上,用下颏指了指文,向榕)他还在那儿痴心妄想呢,只要她说一声爱他,他马上投降,你信不信?

文:要是你,你不投降?不过你自己觉得没希望,所以乐得充硬汉。

启:(怒)你这是什么话?(突然坐直身子)

榕:(急捺住启)好了好了,别又打起来。

(文与启悻悻地互看了一眼,复松弛下来。)

榕:(坐)照客观的看法,纬芳要是在你们两人中间挑一个,大概是挑文炳。(向启)他比你年轻,比你漂亮。

启:(不服)他的确是比我年轻。(顾影自怜地摸摸头发,托了托眼镜。)

文:(嘲笑地)可并不比你漂亮。

榕:来来来,你们二位,怎么了?你们这样不团结,怎么能对付纬芳?

启:这话有理!天下女人都不是好东西,我们男人要是不愿意做奴隶,非团结不可!

文:对,对!(高举一臂)全世界男人团结起来,打倒女人!

榕:(也举臂高呼)赞成打倒女人的举手!

启:(高举双臂)我举两只手赞成。

文:(故态复萌,代举另一手)三只手!偷人家女朋友!你没来的时候好好的!

榕:(打他的手)你又来了!

(芳徐徐地走下楼梯,面容庄严而悲哀。启抬头看见了她,急用肘弯推了推文与榕。三人不安地站了起来。)

芳:(向文与启)刚才你们叫我表哥带话给我,我不懂你们说什么。可以解释给我听么?(走到楼梯脚下)

(没有人回答。)

榕:(望望文与启)怎么都不开口?……来来来,谁放第一炮?

(二人仍不语。)

榕:(向芳)这两位先生认为你是欺骗他们,拿他们当玩物。

启:嗳。你告诉我说你爱我,讨厌文炳,又告诉文炳你爱他,讨厌我。

文:到底你是爱谁,讨厌谁?

芳:(鄙夷地)哼!(掉过身去,走开。)

榕:怎么,你不肯回答?

芳:当然不。我爱谁,不爱谁,完全是我自己的事,谁也管不着。

榕:(笑了起来,转身向文与启)好厉害。我真佩服了她。

(芳转身上楼,但榕抢先抓住她的手臂。)

芳:干吗?

榕:你得先回答这问题。

芳:不回答,就不让我走?

榕:嗳。

芳:(甩脱榕手)好。你们问我爱谁。那我就告诉你们。(向榕)我爱你。

(榕退缩。谁也不作声。死寂。)

芳:明儿见。(上楼)

(文与启呆呆地望着她离去。榕软瘫在沙发椅上。)

启:(搔头)我们到底算打了胜仗,打了败仗?

榕:(苦笑)打了胜仗?真是做梦!

文:(阴郁地)至少在我这方面是打了胜仗——没有危险了。

榕:我害怕。我真害怕。

启:(严厉地将手搁在他肩上)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没出息?

榕:我没法抵抗她。

启:你坚强一点。不能破坏我们的联合阵线。

榕:我要你们俩答应我一件事。

文:什么事?

榕:我要你们跟着我,一步也不离开我,绝对不让我跟纬芳单独在一起。

启:(向文)这小子简直不中用,胆儿这么小。

文:(向榕)好,我答应你。

榕:(感激地与他握手)到底是老朋友。

启:(摇头)真没出息。我得去睡了,明儿见。(出)

文:(长叹)其实你又何必这么害怕。她看中你,你应当高兴,别人还求之不得呢。

榕:算了吧。跟她这样的人谈恋爱,不是自讨苦吃?我理想的对象刚巧跟她相反。

文:哦?你的理想是什么样的?

榕:第一要爽快,要心眼好,跟我谈得来,而且是真爱我。当然得相当漂亮,可是不至于漂亮得人人都追求她。

文:听你说的,倒有点像纬苓。

榕:(想了想)嗳。(微笑)可惜有一个条件不合:纬苓并不爱我。我要是你,我一定追求她。

文:什么?

榕:(突然发现自己失言)糟糕,一不小心,给说漏了。

文:你刚才说什么,我还是不明白。

榕:你这傻子,纬苓爱你,你一点都不知道?

文:(诧笑)别胡说八道。

榕:真的。谁骗你。

文:我不信。

榕:你不信,你追求她试试。

文:(着急)嘘!她来了!

(苓易便装入。)

苓:表哥,你的胳膊怎么样?疼得厉害么?

榕:好多了。

(文微张着嘴,呆呆地望着她,眼光中充满了惊异猜疑与窘意。)

苓:(向文微笑)你们后来还是上青山饭店去了?

文:(窘)嗳。没跳舞,跟何教授去喝酒。

苓:何教授呢?

文:他喝醉了,去睡了。

苓:你喝醉没有? 要不要吃点水果?

榕:吃点水果吧。我去给你拿。(出)

(寂静片刻。文踌躇不安。)

文:纬苓。

苓:嗯?

文:(徐徐地从沙发后面兜过来,向她走来)今天真对不起,没陪你去跳舞。

苓:没关系。我根本也不爱跳舞,不过是凑热闹。

(寂静片刻。)

文:纬苓。

苓:嗯?

文:没什么。(惘惘地走了开去,绕室而行。)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像要下雨似的。

苓:是吗? 我希望明天别下雨。

(静默。文自袋中取出香烟匣。)

文:(突然作了一个决定,旋过身来向苓)纬苓,我有句话想跟你说——(他正打开了烟匣,一旋身,香烟全部散落在地。)

(苓笑,蹲下去帮他拾。文也蹲下来拾。文突然凑上去像要吻

她。)

第三十三场

景:饭厅

(榕走到长条柜前,拿起一只大水晶碗,内盛各色水果。榕正要离室,芳入。)

芳:(温柔地)表哥。

榕:(震惊,力自镇静)你还没睡?

芳:我有话跟你说。

榕:不早了,我得去睡了。(急趋出,但她紧紧拉住他的手臂)

芳:我刚才告诉你的话,你大概不相信。

榕:(焦急地四顾求援)不相信。

芳:(安静而悲哀)我知道你不会相信。可是不管你信不信,我得告诉你——

榕:(狂乱地挣脱手臂,急趋室之另一隅)有话明天再说。

芳:表哥,我除了你从来没爱过别人。我跟别人好都是假的,都是为了想叫你妒忌。

榕:可惜我一点也不吃醋。

芳:(走开)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苦笑)想想也真可笑,我说假话人家倒相信,这一次我倒是说真心话,人家倒不相信。

榕:谁叫你扯谎扯得太多了。活该,自作自受。

芳:(悲哀地)好,我走了。明天见。(在门口旋过身来)我爱你。我从小就爱你。

榕:(冷笑)得了得了。

芳:我永远爱你。

榕:(低声诅咒)这鬼丫头。(终于不克自持,走到她跟前热烈地拥抱她。)

芳:(狂喜)表哥,你说呀。

榕:(仍想闪避腾挪)说什么?

芳:说你爱我。

榕:(颓然走开)非说不可?——咳!(绝望地大喊)我——爱——你!

芳:(狂喜)表哥!

榕:(悲愤地)你这总该满意了吧?(拿起水果夺门而出)

(芳面上现出胜利的微笑。)

第三十四场

景:客室

(榕持水果入,正撞见文吻苓。榕急退出。苓与文均不觉。

(苓用力推开了文。她惊疑,惶惑,心乱。文也不解苓何以并不欢迎他吻她。)

苓:你真是喝醉了。

(文不语。)

(榕在门外咳了声嗽,缓缓踱进来。文急起立。)

榕:吃水果。

文:(自碗内取一苹果)我去睡了。明儿见。(出)

榕:他怎么了?

苓:他刚才非常奇怪。

榕:哦?

苓:他是不是喝酒喝多了?

榕:(在片刻的沉默后)一定是因为我告诉了他。

苓:(恐慌)表哥,你告诉他了?说我爱他?

榕:你别生气。

苓:我真生气!表哥你真是!这以后他看见我一定非常窘,简直怕看见我。

榕:不要紧,明天我再跟他解释,就说我是扯谎,跟他闹着玩的。

苓:得了,越解释越糟。你害得我还不够!

榕:(颓丧地)别骂我了,纬苓。我已经够倒霉的。

苓:你怎么了?

榕:(烦躁地踱来踱去)纬芳说她爱我。

苓:你呢?

榕:我一直爱她的。

苓:那还不好么?你发什么愁?

榕:你想想,要是娶她这么个太太,我这一辈子算完了。我写小说怎么养得活她?为了我的前途,我的理想,我非逃走不可。

苓:你逃到哪儿去?自己亲戚,还能一辈子不见面?

榕:我一回到城里,马上买飞机票上仰光去。

苓:上仰光去干吗?

榕:去做和尚去。

(画面上角现出一个圆圈,圈内另一个榕已剃光头,风吹着他

淡橙黄的袈裟,赤着脚在仰光的金顶佛寺前徘徊,面色平静,耀眼的热带阳光使他眯着眼睛。)

榕:纬苓,明天早上我要是走得早,见不到你,我先跟你辞行了。

苓:表哥,(一手搁在他肩上)我想,她倒许是真爱你。

榕:(痛苦地)得了,别说了。(转身出。上方的圆圈缓缓相随。出至户外,树枝横斜划过圆圈。树的黑色剪影随即遮没了它。它再出现的时候,已是一轮大半满的淡橙黄的月亮。榕凄然望月。)

第三十五场

景:穿堂

(次晨。榕的房门悄悄地开了一线。文探头出来张望了一下,向里面点头招手。榕拎着一只皮箱踮手踮脚走出来。文在前开路。

(文推开大门向走廊上张望。见芳抱着胳膊倚在柱上。)

文:(轻声向榕)当心,当心! 纬芳在这儿。

(榕抛下皮箱奔回卧室,砰然关上房门,下了锁。)

文:(代他拎起皮箱,耐心地敲门)嗳,你出来,出来,没关系。有我在这儿。

第三十六场

景:走廊

(芳倚柱立。榕硬着头皮拎皮箱出,文跟在后面。)

芳:(拦路)表哥,你怎么忽然要走了?

榕:嗳,我有点事,得赶紧回去。

芳:(向文)文炳,请你走开一会,让我跟表哥说两句话。

(文抱着胳膊屹立,不答。)

榕:你有话尽管当着文炳说,没关系。

芳:我不能当着人说。

榕:那你就别说。

芳:(沉默了一会)好吧,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你要走,我也不拦你,我知道你是要躲开我。

(泣然)

榕:(稍稍软化)好在你很快就会忘了我。

芳:我是永远忘不了你的。你有空就写信给我。

榕:(软化)好,一定写信给你。一天写一封都行。

芳:表哥,我想——(手搭在他肩上,仰脸望着他)最后一次了——我想跟你说再会。

(很长的静默。榕的脸上现出内心的挣扎。)

榕:(猝然)文炳,你走开。

(文屹立不动。)

榕:你走开,文炳。

（文只当听不见。）

榕:(威吓地向他逼近一步)你走不走?

文:(缓缓地)你理智一点,理智一点。

(榕瞪眼望着他,逐渐恢复自制力。)

榕:多谢你提醒我。(拿起箱子走下台阶。文跟在后面。)

(芳自知失败,赌气一扭身走了进去。)

第三十七场

景:汽车间外

(车间门大开。内空。文偕榕走来,向内张了张,工役持浇水橡皮管走过。)

榕:(唤住工役)嗳,你们的汽车呢?

工:老爷坐出去了。今儿一早就上飞机场去。

榕:(向文)噢,去接王寿南的儿子。

(工役走了过去。)

文:(低声向榕)恭喜恭喜,你的替身来了。人家有了王寿南的儿子,还要你吗?

(榕苦笑。)

第三十八场

景:饭厅

(苓正吃早饭。芳坐在她对面,怔怔地用茶匙搅着红茶。)

苓:(冷嘲地)你还不去打扮打扮,预备招待贵客。有了王寿南的儿子,表哥就是在这儿,你也没工夫理他。

芳:姐姐你也学坏了,这张嘴真讨人嫌。(故意地)文炳呢?怎么不来吃早饭?

苓:我没看见他。

芳:我想想真有点对不起文炳,得好好的安慰安慰他。

苓:(吃惊)怎么,你又看上文炳了?

芳:(甜笑)还是文炳好。姐姐你看中的人准没错。

(起,离室。)

(苓忧虑,食不下咽。)

(文入,见苓,窘甚。)

苓:(若无其事)表哥走了?

文:还没走。等汽车呢。

苓:(起)我去送送他。

文:纬苓,我要跟你道歉。昨天晚上真是喝醉了。

(苓低头无语。)

文:也都是你表哥不好,无缘无故跟我捣乱。他告诉我——(干笑)我真有点说不出口——太荒唐了。他说你自从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我。(笑)

苓:(低声)表哥真是胡闹。

文:我要不是酒喝多了,也决不会相信他。(笑)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你并没说,“好容易有今天这一天!”

苓:要是那时候我说,“好容易有今天这一天!”你怎么着?

文:那我大概会说,“我一直爱着你,自己都不知道。”

苓:不会不会,你不会这么说的。

文:(抱歉地)不,昨天晚上我是有点神经错乱,因为受了点刺激。

苓:(安静地)你今天不神经错乱吧?

文:(笑)不,不,你不用害怕。现在我完全好了。

苓:以后你也不会再神经错乱?

文:不会,绝对没这危险。你放心。

苓:(自长条柜上取酒一瓶,酒杯一只)要是你现在又喝醉了,要是我又告诉你我表哥说的都是真话,那你会不会又像昨天一样?

文:(抑制住感情)那说不定。我不敢担保。

(苓开瓶倒酒,文走到她背后抱着她,吻她的脸,酒汩汩地从杯中溢出,汪在桌上,流下地去。)

苓:好容易有今天这一天!

文:我一直爱着你,自己都不知道。

第三十九场

景:走廊

(叶太太立大门前等候。二男佣二女佣左右侍立。)

叶太:(紧张地)大小姐呢?——叫二小姐快下来。

女佣甲:噢。(去)

叶太:表少爷走了没有?请他来帮着招待。

男佣甲:噢。(去)

叶太:飞机上不知吃过早饭没有?叫他们马上预备开饭。

女佣乙:噢。(去)

叶太:多叫几个人来搬行李。

男佣乙:噢。(去)

(芳盛妆出。)

叶太:嗳,纬芳,快来! 他们来了! 来了!

(母女并立廊上欢迎,芳立母右。榕来,立叶太左。苓在榕背后出现,榕让出地方,苓立母与榕之间。

(汽车驶到门前停下。司机下车开门,叶经理下车。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跟着下车,吮着一根棒糖,东张西望。

(男佣率工役数人自车上搬下行李。)

叶经理:(牵孩上阶)到了这儿,就像自己家里一样,可千万别客气。

叶太:路上辛苦了吧? 累不累?

叶经理:(向叶太)这是我们董事长的少爷。

叶太:欢迎欢迎。快进来歇歇。

(众簇拥男孩进屋,工役拎行李后随。

(榕与芳目光接触,榕突然狂奔下阶,跳上汽车,开动马达。

(但芳已追了上来,跳入后座。

(榕听见后面砰然一声关上门,知已不及脱逃,颓然,两手仍按在车盘上。马达声停止。

喇叭声大作,代表他心境的焦灼紊乱。

(芳伏在前座靠背上,笑着搂住他的脖子。

(喇叭声化为乐队小喇叭独奏,终融入欢快的音乐。)

小儿女

人物：

王鸿琛——四十六岁

王景慧——鸿琛之女，二十二岁

王景方——鸿琛之子，八岁

王景诚——鸿琛之子，七岁

孙　川——二十三岁

李秋怀——三十六岁

小　凤——邻女，六岁

凤之后母

孙川母

警员甲

警员乙

警员丙

警员丁

乡人甲

乡人乙

张姓职员

看护

贫儿

第一场

景:马路

时:日

人:男女搭客约三十人、司机、售票员、司阐人

(一辆满载搭客的公共汽车,向前直驶。)

第二场

景:公共汽车上

时:日

人:川、慧、售票员、司阐人、司机、男女搭客约三十人

(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个少女打一个青年一记耳光。)

青年:(抚颊)干嘛打人?

少女:你自己明白。

青年:(茫然,注视女。)咦?你不是王景慧?——我是孙川。

(慧向他看了看,并不招呼,向车尾挤过去。)

(但川手中拎着的螃蟹钳着慧衣,牵着川也往前挤。)

(别的乘客纷纷避让他的张牙舞爪的一篮蟹,憎怖地啧啧有声。)

(一个母亲急忙挡住她的孩子)

川:(窘,咳嗽一声。)嗳,景慧——景慧。

(慧不理他,只管向前挤,川只得跟随。车子一歪,二人连一篮蟹都倒在别人身上,一个女人惊叫,众人纷纷发出抗议声 “嗳……嗳……”秩序大乱。)

慧:孙川,你再钉着我不放,我叫警察了。

川:我没跟着你。你瞧——(指她背后衣服)

慧:(没看见)就算我们是老同学,几年不见,没想到你变成这么个人。(怒冲冲再往前挤,引起乘客们更大的反感,川只得拉住她,她甩脱他。)

川:嗳,你瞧,螃蟹夹着你的衣裳。

慧:(回身视,方恍然,带笑透了口气。)是它夹了我一下,我还当有人拧我。

川:(抚颊苦笑)怪不得你打我!

慧:对不起。

(川与慧因方才的误会都有点窘)

(车继续行驶,有人往外挤,有人抢到座位,有人弯腰看窗外点头。)

慧:我听说你进了天南大学。

川:去年毕业了,你呢?

慧:我没进大学。

川:在哪儿做事?

慧:(有点不好意思)在家里。

川:(呆了一呆,掩饰失望,微笑低声。)你结婚了。

慧:没有。(顿了顿,觉得需要解释。)自从我母亲去世了,家里没人照应,所以我在家里管家。

川:哦。
慧:我就快到了。
(川想替她剥开蟹钳)
慧:(阻止)当心夹着手。
川:那我跟你下去吧。

第三场

景:车站、街道
时:日
人:川、慧、司机、售票员、司闸人、男女搭客约三十人、路人
(车抵车站停)
(慧下车,蟹钳依然夹住慧衣,川拎着一篮蟹,随慧下车。)
(车行)
川:(扯蟹无效)我怕拉破你的衣裳。
慧:到我家里去,拿水浇它,或许放松了。
(慧行,川随。)
川:难得的,我母亲叫我买几斤螃蟹回来,就闯祸。
(路人注视川、慧。)
(川窘,两人转入街道。)
(川狼狈地遮掩手中蟹,路人更注视。)

第四场

景:王家

时:日

人:川、慧、诚、方、鸿、小凤、凤后母

(川自水盆中拨水浇蟹,慧湿衣。)

川:真对不起!

慧:没关系。

(蟹松钳。川将整篮放水盆中,慧拭地板。)

慧:你坐。我去换件衣裳就来。(入内室)

二孩:(画面外)姐姐! 姐姐!

(二孩背着书包放学回来,在门外奔入见川,一怔。川向他们笑,他们别过头去,见蟹。)

方:姐姐,我们今天吃螃蟹!

慧:(画面外)那是孙先生的。

川:(向二孩)明天我再买来,请你们吃螃蟹啊。

慧:(画面外)不,你别客气。

川:不费事,这就是在我办公室旁边买的。

(慧易衣出)

慧:你在哪儿做事?

川:华新药厂。

(慧倒茶给他)

川:(顾墙上一酷似慧的中年女人照片)这是——

方:(正与弟弟用铅笔逗蟹,抬起头来。)这是妈妈。

慧:别闹,夹疼了不许哭。

诚:我不哭。谁像小凤,成天哭。

方:姐姐,小凤又挨打,在大门口哭。

慧:你们去陪她玩,安慰安慰她。

(二孩出)

慧:(低声)那是间边儿人家的孩子,后母虐待她,真可怜。

二孩:(画面外在门外高呼)爸爸回来了! 爸爸回来了! (牵父入)

慧:爸爸,这是我的老同学孙川。

川:老伯。

鸿:请坐! 请坐!

慧:我父亲在德育中学教书。

川:哦。

(隔壁婴啼声)

凤后母:小凤! 小凤! 又死到哪儿去了,还不来抱弟弟!

慧:那么点大的孩子,就要她带孩子。(指诚)比他还小呢。

鸿:我们真看不过去,老想搬家。

川:我得走了,晚上还得上课。

慧:你还在念书?

川:在研究院念夜班。

鸿:学什么?

川:细菌学。

慧:你真用功。

川:明天晚上如果你们没事,我带螃蟹来。

慧:你来吃饭得了,别买东西。

川:吃螃蟹。(提起蟹)老伯,我走了。(出)

(二孩拍手跳跃送蟹)

第五场

景:王家

时:夜

人:川、慧、方、诚、鸿

(一盆烧熟的蟹拉开)

(慧端正一下桌上的筷碟回头向房内叫)

慧:爸爸,快出来吃螃蟹。

鸿:(自内室出)孙川呢?

慧:他跟弟弟在门外玩儿。

二孩:(画面外)姐姐,姐姐。

(方、诚拉川由外入。)

方:(兴匆匆)姐姐,孙先生答应明天下午带我们上荔园去玩,姐姐你也去。

慧:别胡闹,孙先生哪儿有空。

川:明天星期六,下午我正好没事。

鸿:(向慧)难得的,就让他们去吧。

慧:(一笑向二孩)快去洗洗手,吃螃蟹。(拉二人走向浴间)

鸿:(向川让座)让你破费。

川:哪里,小意思。

(川、鸿入座)

(二孩由浴间奔出,慧持手巾追出为二小孩抹手。)

第六场

景:教员休憩室

时:日

人:秋、鸿、教员四人、学生约十人

(下课钟响)

(门外,一群学生走过,女教员李秋怀持课本同各教员入。)

(秋来至鸿对面坐下)

(鸿在改卷,见秋来,抬头微笑招呼。)

秋:你怎么还没回家?

鸿:等你。

秋:(奇)等我?

鸿:想约你一起去看场电影。

秋:今天?

(鸿点点头,为秋倒茶。)

秋:你不是每个星期六都要陪你的三个儿女一起玩儿的?

鸿:今天例外,他们有人请客去荔园玩儿了。

第七场

景:荔园(内景)

时:日

人:川、慧、方、诚、游乐场职员约二十人、游客约五十人

(掷球摊位前,川协助二孩掷球,慧在一旁观看。)

(气枪摊位前,川教慧开枪,二小孩硬从两人中间挤进分开两人。)

(川同慧及二孩溜冰,川教慧,不慎,二人同倒地。)

(川扶起慧)

(二孩吃着雪糕在前走,川、慧在后,二人停步欲有所言。)

(二孩奔入拉川出)

(二孩拉川买气球)

(二孩互掷气球为戏,摇至一长椅处,川慧并坐。)

(川靠近慧欲有所言,一气球在二人中间插入,川回头一望是方、诚二人在川、慧二人中间嬉戏。)

(川挽慧至另一边坐下)

(川坐近慧正欲开口,又一气球插入隔开二人,原来是诚。)

(川、慧不禁相对一笑。)

第八场

景:秋家

时:日

人:秋、鸿

(收音机播放古典音乐)

(面对着满布爬藤的小阳台,秋与鸿静静地听着。)

(小几上放着茶具、蛋糕,秋替鸿倒茶、加奶放糖,切一块蛋糕在鸿面前的小碟里。)

(鸿呷一口茶)

鸿:(赞叹地)自从景慧的妈死了以后,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享过这种清福啦。

秋:所以我不赞成到外面去玩儿,这样不是更好吗?

鸿:(点点头)这几年来我幸亏有你这么个朋友!

秋:我要是没有你这朋友,我也很寂寞。

鸿:秋怀,假使我再年轻几岁,我一定希望跟你永远在一起。

秋:(沉默片刻)一个人的年纪跟心境很有关系。

(鸿点点头)

(二人相对无言)

第九场

景:电影院

时:夜

人:川、慧、方、诚、观众约百人

(慧坐在川身边,二小孩坐在慧身边,四人聚精会神地注视银幕。)

(银幕上正放映一恐怖片)

(二小孩看得出神)

(川与慧的目光已不在银幕,默默对视。)

(川的手握住慧的手)

(慧低头,突然全院观众一声惊叫,坐在慧身旁的方紧抓慧臂,川、慧看银幕。)

(银幕上一个恐怖镜头)

(方叫“怕”,慧搂方,诚也叫“怕”,慧只得换座坐在二孩中间,两手互搂二孩。)

(川独坐一旁,颇尴尬。)

第十场

景:王家门外

时:夜

人:川、慧、方、诚、小凤、凤后母
(川送慧及二孩至门外)
(邻居传来凤后母打小凤的声音)
(四人注视)
(见小凤哭着逃出,凤后母追出捉小凤回入。)
(二小孩作欲往搭救状,为慧拉住。)
川:我回去了!
慧:进来坐会儿再走吧。
(川考虑间,二孩强拉川入。)

第十一场

景:王家
时:夜
人:川、慧、鸿、方、诚
(二孩强拉川入,慧倒茶给川。)
(二孩吵着要川讲故事)
慧:(对二孩)别胡闹,你们该睡了。
(二孩正待不依,慧已拉二孩走向卧室。)
(客厅中剩下川一人,无聊地四望。)
(房中——慧为二孩换睡衣,二孩顽皮。)
(川来至房门口观看)
(慧好容易将二孩服侍睡在床上,回头见川。)
(慧来至川前,摇摇头,表示二孩顽皮。)

(川正欲有所言——二孩起争吵。)
(慧急上前阻止然后熄灯)
(慧关上房门同川走向客厅)
(二孩开门偷看)
(厅中慧透口气与川并坐——门铃响。)
(慧开门,鸿入。)
川:(急起身)老伯。
鸿:请坐,你们刚回来?
慧:回来一会儿咯,弟弟们都睡了。
(在偷看的二孩急关门)
鸿:你们上哪儿去玩儿了?
慧:玩儿了很多地方,孙先生又请吃晚饭,又请看电影。
鸿:又让孙先生花钱。
川:哪里,哪里!
鸿:孙先生什么时候有空,我们一起上郊外去野餐好吗?
川:好呀!
鸿:我让景慧跟你联络。

第十二场

景:郊外
时:日
人:川、慧、鸿、方、诚
(鸿与子女偕川郊游。二孩拖川向水塘走去。)

二孩:(同声)孙大哥——孙大哥——

方:有一天,我们在这儿钓到一条大鱼,这么大——(比画)

诚:(比得更大)这么大——

方:吃了三天。

诚:四天。

鸿:他们母亲在世的时候,我们常常到这儿来玩!

(慧打开携来箱、篮,诚发现气球瘪了。)

诚:姐姐给我吹!

(慧吹不胀)

川:我来!(将吹,见气球上有唇膏印,突然想起这是间接的接触慧唇,看了看慧。)

(慧觉,羞。川郑重地把嘴唇凑上去,吹气球,扎紧,诚取去玩。慧掩饰羞态,掀开带来的书,见压着一朵干枯的花。)

慧:这还是妈妈在这儿采的花。

川:这是什么花?

慧:不知道,就长在那边。(指)

川:什么时候开?

慧:差不多这时候!

川:去瞧瞧开了没有?

(川、慧同去,方、诚将跟去,被鸿唤住。)

鸿:景方、景诚,来,我们来钓鱼。(取钓竿代装饵)

慧:奇怪,我们在学校里时候并不熟,现在倒天天见面。

川:那时候还小,没有勇气,老想跟你说话,可是没机会。

慧:其实那时候我也……

川:(紧张)你也怎么?

慧:(终于说不出口)我也……没机会跟你说话。

川:景慧。(吻她,她推拒,但终于吻。)

(父垂钓,方挥舞童军绳如西部片中"拉索",诚装牛爬行,爬到父身边,父伸一臂搂住他。)

鸿:来,陪陪爸爸。

(方的拉索套到二人头上,诚笑着逃走,方挥动拉索喊叫着追入林中。)

(鸿继续垂钓,遥闻二儿呼喊声。片刻,鸿无聊地取地上书置膝——翻阅,翻到亡妻压书中花朵,望着发怔。)

(诚追方,在川、慧二人身后经过,川、慧注视。)

(画面外一阵惊叫,川、慧急奔前。)

(原来方不小心失足跌下水中)

(川急下水拉方起)

(鸿赶来一看,失笑。)

第十三场

景:教员休息室

时:日

人:秋、鸿、教员、学生

(鸿改卷子,秋入,鸿褪下眼镜,整理一叠练习簿。)

鸿:这一向觉得我真老了,女儿都快结婚了。

秋:(坐)是吗?听你说,仿佛还是个小孩。

鸿:其实也还小,不过现在有了男朋友,看那神气大概不久就

要结婚了。

秋:你没问他们?

鸿:他们不提这话,我也不提。

秋:她结了婚,你就要更寂寞了。

鸿:可不是,还有那两个孩子没人照应。

秋:女儿大了,总有这一天的。

鸿:可就是没想到这么快。(取茶壶倒茶敬秋)

秋:不喝了,我得走了。

鸿:一块儿走。(一同站起身)

第十四场

景:街道

时:日

人:秋、鸿、路人

(鸿、秋在夕阳中偕行,沉默地走着。)

(一段路之后——二人转向王家门外。)

第十五场

景:王家门外

时:日

人:秋、鸿、方、诚、小凤、小凤后母

(秋、鸿行近王家)

鸿:到我家里坐一会。

秋:不坐了,我回去了。

鸿:我送你回去。

秋:不,我想一个人走回去。

鸿:(沉默片刻)好,那我不送你了。

(路边玩耍着的方、诚奔来。)

方:
诚:爸爸!爸爸!

鸿: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秋:真可爱!

鸿:叫李老师!

(方、诚扭怩不语。)

秋:你们两人谁大?

诚:哥哥,别告诉她!

(凤在街边望着他们,凤后母出,夺凤手中饼。)

凤后母:小凤,这是谁给你的?

(凤指方、诚)

秋:(笑向鸿)明儿见。(去)

凤后母:死丫头,到处跟人家讨东西吃,就像家里不给你吃饱似的。(掷饼于地,凿凤头上一下。)

(鸿忙牵方、诚入。)

方:爸爸,她肚子饿,我分给她吃,还不让她吃。

(鸿硬拉他进去)

方:(画面外)爸爸——爸爸——(声渐远)

第十六场

景:王家厨房,客室

时:日

人:慧、鸿、小凤、凤后母

(慧在厨房做菜,凤后母牵凤来。)

凤后母:王小姐,以后别给她东西吃,就是这贱脾气,好好的家里有饭不吃,偏出去讨饭。

慧:没给她吃什么呀。

凤后母:刚才那是你爸爸的女朋友?

慧:(笑)我爸爸的女朋友?

凤后母:你没见过?刚才在门口没进来。

慧:(惊讶)哦?

凤后母:本来你爸爸早该续弦了,这么些年了。

慧:我爸爸不想结婚嘛。

凤后母:你等着瞧吧!这就快了,该喝他的喜酒喽!(将去,又回身厉声喝凤)还不出来?又想讨饭吃?

(凤随后母出)

(慧怔了一会,盖上锅盖走入客室。鸿看报。)

慧:(顿了顿)爸爸,你刚才跟谁一块儿回来?

鸿:(自报纸后面)嗯?——一个同事。

慧:哦。谁呀?

鸿:李小姐。(听慧半天没声音,放下报,见慧立母照片下怔怔

地望他。鸿不安,微嗽,将报纸重折了一下,再遮住脸。)

第十七场

景:王家(客室、后院)

时:日

人:川、慧、小凤、凤后母、方、诚、鸿

(慧为方剪发,川与诚旁观,凤吮指立门口。)

(遥闻邻宅无线电奏“小儿女”曲,慧跟着哼唱,无线电忽改旋到越剧,川、慧失望地直视。慧啧的一声。)

川:你再唱下去。

慧:底下不记得了。(再唱最初两句)真喜欢这调子。

(慧剪完发,为方卸去毛巾,拍打身上。)

慧:(在空中霍霍磨动剪刀,向川。)来来来!轮到你了。

川:不敢领教。

方:(耸肩缩背摸颈项)姐姐!痒!

(川为他掀衣领拍掉短发)

慧:(向凤)来,给你也剪剪,(拉凤坐,代梳刘海)瞧,头发那么长,眼睛都睁不开了。

(取碗倒扣在凤头上,照碗边缘剪。)别动,啊!

(川与方隔着饭桌打乒乓,诚代拾球。)

慧:(剪到刘海)闭上眼睛。

(凤闭目。凤后母入。)

凤后母:小凤! 蛋糕又是你偷吃啦?

(凤震恐,碗落地跌成数片。凤后母拾碎片示凤。)

凤后母:瞧!(打凤)

(凤哭)

方:是我们的碗,关你什么事?(打凤后母,被川拉开。)

慧:(拉开凤)刘太太,是你吓唬了她,幸亏光是砸了碗,要是剪刀戳到了眼睛里,多危险。

凤后母:(嘟囔着)吓唬了她,说得她那么胆儿小,偷起东西来胆子大着呢。(向凤)走!

(凤跟后母出)

川:(摇头)这后母待孩子这样。幸亏你们父亲不想再结婚。

(慧闻言刺心,望了望弟弟们,持帚扫地上发与碎碗。)

方:非打她不可!

慧:别胡闹。

(方出,张了张,招手与诚出,同蹑手蹑脚走到通后院的门口。)

(后院——凤后母正晾衣。方自袋中取出弹弓与一粒豆子,瞄准凤后母。)

(恰值凤后母回顾,方将硬豆子抛入口中,咯蹦咯蹦嚼吃。凤后母怀疑地看着他。他夷然又抛一粒豆入口。凤后母别过头去晾衣。)

(客室——)慧:(低声向川)你不知道,爸爸跟一个女同事挺好的,也许会结婚。

川:哦? 你见过没有?

慧:没有。

川:不知道脾气怎么样?

慧:脾气好又怎么着,这一位刚来的时候也挺好的,自己生了孩子就变了,越来越讨厌小凤。

川:(忧虑地啧的一声)嗳。你两个弟弟还小,你倒不要紧,反正我们就要结婚了。

慧:人家跟你说正经话。

川:结婚不是正经话?(凑近低声)唔?(正要吻她,外面凤后母大嚷起来。)

凤后母:你这小鬼,你敢打人哪?好,好,我找你爸爸说话!

(后院——凤后母揉着脸追打方。)

凤后母:小家伙,打起人来哪!

(诚跟在后面揪打她,三人团团互逐。)

凤后母:两个都不是好东西,小凤都是让你们教坏了。这都是从小没娘,让你爸爸你姐姐惯得你们这样。好在你爸爸就要娶新妈妈了。

方:什么新妈妈!

凤后母:嗳,等娶了后娘来,得好好地管教管教你们。

方:我们才不要什么后娘!

凤后母:嗳,等娶了后娘来,看你们还淘气不淘气。

(方逃入户内,诚跟入,川正出门离去。二孩入室。)

慧:又闹什么?叫你们别去惹她。

方:姐姐,她说什么娶后娘,娶新妈妈。

慧:别听她瞎说。

方:(沉默片刻)爸爸要娶新妈妈了?

慧:没有的事。

方:那她干嘛那么说?

慧:还不就是那天看见爸爸跟一个女同事一块儿走,就造谣言。

(鸿入)

慧:……

方、诚:(先后呼)爸爸。

慧:(把父亲常坐的一张椅子上一些东西挪开,置报于手边。)饭一会儿就得。

鸿:景慧,下礼拜六多做两样菜,我们请李小姐吃饭。

慧:李小姐?

鸿:一个同事。我常跟她说起你,她也愿意见见你。

(姐弟互视)

方:爸爸!我们不要新妈妈。

诚:不要新妈妈!

鸿:嗯?(恍惚地,带笑。)什么新妈妈?

慧:别胡说,你们下去玩去。

方:我们不要她来吃饭!

诚:不要她来吃饭!

(鸿窘)

慧:(低声喝)去呃!(推他们出)

鸿:他们这是怎么了?

慧:他们刚才又为了小凤跟小凤的后母闹,所以受了点刺激!

鸿:(蹙额)那女人真是——对孩子们的影响不大好。

(慧收拾饭桌,摆碗筷,鸿坐,看报。)

慧:孙川刚来过!

鸿:哦。

慧:他给他姐姐代买好些东西,托我给他买,所以我这两个礼拜特别忙,弟弟们也得预备大考,还是过两天再请客吧!

鸿:好,过一向再说。请个同事便饭,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慧去。鸿一团高兴化为冰水,向空中发怔。)

第十八场

景:士多

时:日

人:鸿、伙计、顾客

(鸿在士多打电话,伙计运一箱货物掠过他头边。)

鸿:是秋怀吗?我打了好几个电话给你,你不在家……(躲让一女顾客,她指点架上罐头,伙计代取,她嫌牌子不好。)我知道,你临时有事出去,又没法通知我……我不用家里电话,实在不方便。自从放了暑假……

(女顾客抽出一听,许多罐头乒乒乓乓跌下来,鸿躲。)

鸿:可我跟你解释过了,暂时不能不保守秘密。

第十九场

景:秋家

时:日

人:秋

(秋家,秋在打电话。)

秋:(笑)我有个奇怪的感觉,仿佛跟一个有太太的男人来往……你不用说了,我完全明白……好,见面谈吧……好,你先上这儿来。

第二十场

景:坟场

时:日

人:鸿、秋

(鸿伴秋立亡妻坟前,秋将花束置坟头。)

鸿:(指着坟旁之盆花对秋说)这是景诚跟景方两个孩子,自己把零用钱省下来买的。

(秋点点头)

鸿:他们一有空就要上这儿来照顾这两盆花。

秋:可见得他们母亲待他们一定很好。

鸿:(点点头)我想,我把她的为人告诉你之后,也许你能够原谅我那几个孩子。他们所以对母亲感情特别好,简直不能想像有什么人可以代替他们的母亲。

秋:(苦笑)谁能够代替母亲呢?

鸿:(低徊片刻)也许我不应当带你到这儿来。

秋:不,不,我很高兴我们今天上这儿来;我仿佛觉得我们得到了她的谅解。

鸿:秋怀——你呢?你真的能够谅解我的苦衷?

(秋走开,鸿跟上来一同散步。)

鸿:孩子们的心理可以慢慢地纠正过来。

秋:可是还有你。

鸿:你难道不相信我对你的感情?

秋:中年人的感情跟年轻的时候不同了,她是你年轻的时候所爱的人,我没法跟回忆竞争。

鸿:我不能靠回忆过日子。

秋:鸿琛,我有个朋友在青洲岛上做小学校长,他们走了个教员,找我去代课,(苦痛地)我想我们几个礼拜不见面也好,大家都再考虑考虑!

鸿:(苦痛地)我是不用再考虑了。

(沉默片刻)

秋:我们回去吧。

第二十一场

景:街道

时:日

人:秋、鸿、方、诚

(二孩吮着棒棒糖在路上走,遥见鸿、秋同行。)

诚:(指)爸爸!

方:别嚷,爸爸又跟那女人在一起。

(二孩遥随,见鸿与秋在一门口停住,话别,鸿依依不舍,秋终

邀他上楼，同入，二孩向家奔去。)

第二十二场

景:王家(客室)

时:日

人:慧、川、方、诚

(慧与川正立窗口喁喁细语，二孩奔入。)

方:姐姐！姐姐！爸爸又跟那女人在一起。

慧:哦！你在哪儿看见的?

诚:在街上。

方:爸爸送她回家，一块儿进去了。

诚:姐姐，我们不要那女人。

方:不要爸爸结婚。

慧:(代二孩整理衣发)谁说爸爸要结婚?现在这时代，男女交朋友是最普通的事，难道不许爸爸交朋友?

方:以后他们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

慧:不行，爸爸要生气的。

川:你们不是要看电影吗?我请客。

(摸出钱予方)

慧:去看电影去，乖！

(二孩不情愿地走了)

慧:爸爸后来老没提请她吃饭的话，我当他们不来往了。

川:大概因为你们不赞成，所以没提。

慧:这怎么办呢?

川:你别着急!

慧:我母亲临死的时候,我答应她照顾两个弟弟,我无论如何不能把他们丢给后母。

川:等我们结了婚把他们接来跟我们住。

慧:爸爸不肯的。

川:如果两个孩子闹着一定要跟你,他不会不肯的。

慧:(思索)嗳……爸爸的经济情形也不好,他自己再结了婚,负担更重了。

川:我们可以跟他说,是为了减轻他的负担。

慧:可是我们养活不起,还得供他们上学。

川:我可以不必上夜校,晚上再找个事,多赚几个钱。

慧:你不能放弃夜校,太可惜了。

川:不至于那么严重。

慧:你说过,你现在这个职业是没有前途的。

川:我还年轻,以后总有机会。

慧:不行,不能让你毁了你的前途。

川:为了你,什么都行。(拥抱她)

(她的脸搁在他的肩头,面色沉郁,若有所思。)

第二十三场

景:王家(卧室连后院)

时:夜

人:方、诚、慧、小凤、凤后母

(方、诚已睡,慧为二小孩盖被,慧走向自己睡床。)

(桌上二只没有气的气球)

(慧取起吹之)

(气球上有唇膏印)

(慧感叹——慢慢地吹气)

(后院传来小凤哭声)

(慧抓住吹了一半的气球伸头出看)

(后院——)

(凤后母手持木柴边打边骂小凤)

凤后母:叫你抱弟弟还摆架子。你没有人家福气好,人家有姐姐护着,早晚她姐姐一嫁人,还不跟你一样……

(慧反应)

(手一松,气球泄气。)

(慧呆思)

川:(画面外)我可以不必上夜校,晚上再找个事多赚点钱。

慧:(画面外)你不能放弃夜校,你说过你现在这个职业是没有前途的。

川:(画面外)我还年轻,以后总有机会。

慧:(画面外)不行,不能让你毁了你的前途。

(重复画面外 "不行,不能让你毁了你的前途。")

(慧起立,有所决定。)

(慧翻报)

(报纸特写——小广告"征聘"栏)

第二十四场

景:街道(连学校门口)

时:日

人:慧、路人

(慧自一小学校门口走出,打开一张报纸,将征聘栏中的一个招请教师小广告画了一个叉勾销,再找另一个圈出的小广告。)

第二十五场

景:王家(客室)

时:日

人:慧、鸿、川、方

(慧支颐独坐,两份报纸摊在桌上,上面有七八个勾销的小广告。)

(鸿入,慧忙收起报纸。)

慧:爸爸,现在找事真难,我有个老同学托我给她留心。

鸿:她想找什事?

慧:职员、小学教员,她什么都肯干。

鸿:她没念过师范?

慧:没有。

鸿:中学文凭可没什么用。

慧:她家里很苦,爸爸想办法给她帮帮忙。

鸿:听说青洲岛有个小学请不到教员,大概待遇较苦。

慧:哦,我叫她去试试看。

(慧入内梳发,取出外衣。)

川:(画面外)景慧! 景慧!

(川入,将一张唱片向她一扬。)

川:你猜这是什么?(见慧穿外衣)你要出去?

慧:嗳。(对镜化妆)

川:上哪儿去?

慧:一个朋友刚回香港来,约我到青洲岛去玩。

川:那岛上有什么玩的?

慧:他在岛上有个别墅。

川:哦,真阔。——是谁?

慧:一个医生。

(沉默片刻,慧浓妆。)

川:从哪儿回来?

慧:他上加拿大考牌照去的。

川:哦。……怎么没听见你说起你有这么个朋友?

慧:(转身向他)我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一直也没告诉你。

(沉默片刻)

川:景慧,我不明白——难道我们就这么完了?

慧:我早没告诉你,那是我对不起你。也是因为他走的时候我还小,不懂事。我现在才知道钱的好处。

川:噢,你是为了钱?

慧:他可以送我弟弟进最好的学校,将来还可以出国留学。

川:你还是为了两个弟弟。

慧:(淡笑)倒也不完全是为了他们。

川:(寒彻了心骨)噢。——你父亲一定也赞成了?

慧:我父亲还不知道,因为他是个离了婚的人,我一直没敢告诉我父亲,可是现在我成年了,我父亲也不能干涉我。

(束上头纱,左顾右盼,照后影,又戴上黑眼镜。)

川:(瞪视她)我现在才知道我不认识你。完全不认识。

(慧取出泳衣折叠装手提包内。方入。)

方:姐姐,你去游泳。

慧:嗳。

方:你到哪儿去?

慧:到一个小岛上去。

方:我也去。

慧:过天带你去,坐自己的小电船去。

方:唔……我要今天去!(拉川纠缠)孙大哥,带我去!孙大哥,我跟你们去。

(川掷唱片于地,出。慧拾起破碎的唱片,见歌题乃“小儿女”。)

第二十六场

景:小渡轮上

时:日

人:慧、乘客约四十人、水手

(乘客拥挤。许多乡人带着鸡鸭笼与整担菜蔬,猪羊发出叫声,也有带公事皮包的工厂职员。慧坐机器间附近,马达声隆隆。一阿飞型青年来坐在她身边,携一手提无线电,无线电在嘈杂声中开得极响,奏"小儿女"曲,慧不忍闻,赴栏杆边望海,泪下。)

第二十七场

景:青洲岛码头

时:日

人:乘客约四十人

(小轮泊岸)

第二十八场

景:青洲小学

时:日

人:慧、小学生约十人

(慧看校门招牌,入。内已放学,还剩下三三两两几个小学生背着书包走出来。)

第二十九场

景:青洲小学教务室

时:日

人:慧、秋

(慧找到教务室,敲门。)

秋:(画面外)进来。

(慧入)

慧:我听见说贵校需要教员。

秋:是的,请坐。您有教书的经验没有?

慧:没在学校教过书,可是常给人补习。

秋:贵姓?

慧:我姓王。

秋:什么学校毕业的?

(慧示以文凭)

秋:史、地、英、国、算都可以担任?

慧:可以。

秋:校长不在这儿,我不过是代课的。这儿的待遇不能算坏,二百八十块一个月,供膳宿,不过岛上的生活非常寂寞。

慧:我不怕冷清。

秋:请你原谅我问你一个冒昧的问题,你为什么愿意到这儿来,完全与世界隔绝?

慧:我是为了生活,为了养活我两个弟弟。

秋：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慧：没有，我是个孤儿。

秋：（呆了一呆）你使我想起自己的从前，我也是父母都不在了，就靠我一个人养家，送弟弟妹妹进学校。（苦笑）总算熬到今天，他们都能够自立了。

慧：（同情地）您贵姓？

李：我姓李。（予纸笔）请你把你的地址写下来，等校长回来我替你转告。

慧：（写）我们就要搬家了，我的信都由一个同学转。

秋：我送你到码头上去。

慧：您别出来了。

秋：现在散课了，我也想出去走走。

第三十场

景：海边（青洲岛码头）

时：日

人：秋、慧、乘客约五十人

（渡轮鸣汽笛二响，驶近青洲岛。慧、秋散步等候。）

秋：我那时候正像你这年纪，为了维持一家子的生活；为了让弟弟妹妹们受教育，每天下了课又有好几个地方补课；改卷子改到夜深。一年一年，日子就这么过去了，他们大了，我老了。他们现在都结婚了，各人有各人的家庭，就剩下我一个人。

（乘客们下船）

慧:你从来没想到结婚?

秋:以前是根本谈不到,家里这么些个孩子,谁愿意背上这份家累?

慧:(欲言又止)——你从来没爱过什么人?

秋:现在爱上了一个人,可是太晚了,大家都到了这年纪,他已经有子女,我不愿意让人家骨肉之间发生问题,他为这桩事也很痛苦,所以我一直不能决定。

慧:(激动地握秋手)你不能再牺牲自己了,将来要懊悔的。

(乘客们上船)

秋:我告诉你这些话也是为了劝你,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很短,得自己珍重。

慧:(含泪)我知道。

秋:我觉得这儿环境太寂寞,对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不适宜。

慧:我实在是需要找事。

(秋点头苦笑,嘉许地把一只手搁在她肩上。)

慧:我走了。

秋:我去跟校长说,大概没问题。下学期起,请你来。

(慧上船,向秋挥手。)

第三十一场

景:王家(客室)

时:日

人:慧、诚、方、鸿

（慧踏椅上取下墙上母照片，改挂一风景画，下来站远点端详歪正，二孩入。）

诚：爸爸呢？

慧：出去了。

方：（嘟着嘴）一定又跟那女人在一起。

慧：开了学他们当然天天见面。（坐，将母照片改装入一撑立镜架。）我下个月要到一个小岛上去教书，你们也进那学校念书，我们天天到海滩上去玩，好不好？

方：姐姐，真的？（拍手跳跃）

（诚亦拍手跳跃欢呼）

慧：我教你们游泳。

诚：哥哥，哥哥，游泳！

方：爸爸也去？

慧：爸爸在这儿做事，不能去。

方：爸爸不去我不去。

诚：我也不去。

（鸿高兴地持一篮蟹入）

鸿：（持示二子）今天我们吃螃蟹。喜欢不喜欢？

（二孩悄悄引退，不答。）

慧：（感触）时候过得真快，倒又是秋天了，螃蟹又上市了。

鸿：孙川今天来不来？请他吃螃蟹。

慧：他有事。

鸿：（不经意地）他怎么老没来？

慧：他这一向忙。

（慧舀水入盆浸蟹。二孩围盆边逗蟹。）

鸿:当心别夹了手。

(慧回忆前情)

(午饭吃蟹,慧食不下咽。)

鸿:(向方)瞧,弟弟吃得多干净,你做哥哥的难为情不难为情?(向慧)你怎么不吃?

慧:我忙着给他们剥。

鸿:今天下午,我们跟崇济书院比赛篮球。

慧:哦。

鸿:(向二孩)吃了饭去看赛球,好不好?

(二孩不答)

鸿:(心虚,笑)怎么都变了哑巴?

慧:(解围)就忙着吃了。

(鸿初次注意到墙上妻照片换了风景画。大家在沉默中咀嚼着。)

鸿:(看表,放下筷子)你们吃吧,我去看赛球。

(鸿入浴室开水龙头洗手,经女室时见妻照片立床边小小橱上。)

(鸿出门)

慧:你们为什么老不跟爸爸说话?

(二孩倔强地低头不语)

慧:爸爸就是真结婚了也是应当的,我们凭什么不许爸爸结婚?你想,将来你们大了,自己结婚了,各人有各人的家庭。爸爸老了多么寂寞。

方:姐姐,我们都不结婚,陪着爸爸。

慧:这是孩子话。

方:(发急)是真话,不骗人。我一定不结婚!

诚:(吃毕,玩气球。)我们告诉爸爸,我们都不结婚。

方:陪爸爸。

慧:(低声喝阻)嗨!别去跟爸爸说。

方:我知道,你不肯说不结婚,你要嫁给孙大哥。

慧:(刺心)别瞎说!

方:你自己要结婚,不要脸,要嫁人!

诚:姐姐不要脸,要嫁人,要嫁人!(用气球打她颈项背后)

慧:(躲,强笑)好,好,我们都不结婚。(夺气球)

诚:姐姐,真的?

方:不许赖。

慧:真的,一辈子不结婚。(见气球与郊游时气球同一式样,泪盈睫,手一松,气球冉冉飞去,升至屋顶,诚追逐捉线。)

方:我们去告诉爸爸,我们三个人陪他不结婚。

(偕弟出)

(慧只管自己垂泪)

第三十二场

景:德育中学操场

时:日

人:方、诚、秋、鸿、张姓职员、二队篮球员,学生二百人

(两队篮球比赛,秋做裁判员。一球入篮,欢声雷动,客队输了。鸿立观众中携着秋的外衣,上前代她披上。二人在人丛中消

失。)

(观众将散尽,二孩匆匆来。)

方:(见一职员)张先生,我爸爸呢?

张:(回顾)刚才还在这儿,说要到新界去玩。

方:(向弟)一定我们老去的那地方。走。

(向校门偕行)

诚:又跟那女人一块儿去了?

方:(点头)我们快去,迟了来不及了。

诚:没车钱。

方:去跟孙大哥借去,他就住在那儿。(指斜对面横街)

第三十三场

景:孙家

时:日

人:方、诚、川、孙母

(孙母引二孩入,推孙川室门。)

孙母:川儿,有小客人来找你。

(川坐窗台上看书,二孩入。)

诚:孙大哥。

方:孙大哥,跟你借两块钱。

(川不睬)

诚:嗳,孙大哥。(上前推他)

方:借两块钱车钱,我们到新界去。(掏川袋)

川:你们阔了,还来找我这穷光蛋借钱?

方:
诚:(仍推搡纠缠)孙大哥,孙大哥!

(川不睬)

方:好,不理人。你别想跟我姐姐结婚,她一辈子不嫁人。

川:(嗤笑)一辈子不嫁人?

方:真的,姐姐刚说了。

川:(嗤笑)你们马上就要有个阔姐夫了,还要送你们出洋留学。

方:姐姐说她一辈子不结婚,陪着爸爸。

川:骗你的。(仍看书)

方:真的,她下个月教书去了。

诚:我们也去。

方:我们也进那学校念书。

川:(疑)教书?——你们没看见一个医生来找她?

方:没人来找她。

川:她是不是常常出去?

方:老没出去。

诚:天天在家。

(川呆了一会,突然推开二孩往外跑。)

方:嗳,孙大哥!——(追)车钱!

(孙掏出一张钞票,塞在他手中,转身跑。)

第三十四场

景:郊外

时:日

人:方、诚、秋、鸿

(鸿与秋坐谈)

秋:在青洲岛我碰见一个女孩子,她的身世也跟我差不多——

鸿:她也是个孤儿,带着许多弟弟妹妹。

秋:两个弟弟。她劝我的一句话我老是忘不了,她说你不能再牺牲自己了,将来要懊悔的!

鸿:你也得替我着想。我不能够没有你。

秋:我更需要你。你到底还有自己的家庭。

(方在树丛窥视,返身打手势令弟悄悄走近一同窥视。)

鸿:我们已经等得太久了,不像年轻人等个一年两年不算什么。

秋:你都不知道,有时候你回去了,我一个人站在街上望着你们的窗户,里头点着灯——

(哽咽住了)

鸿:秋怀。(将一臂环抱她的双肩,她靠在他肩上拭泪。)我们马上宣布,月底就结婚。

(秋抬起头来,还没说话——)

方:(焦急地大叫)我们不要你! 不要新妈妈!

诚:(鼓噪)不要新妈妈! 不要新妈妈!

(鸿大窘。秋起行。)

鸿:你们别胡闹。(跟秋走)秋怀——秋怀。

方:
诚:(跟上去,拉鸿)爸爸——爸爸。

鸿:(不睬)秋怀,你听我说——

方:爸爸,姐姐说了,我们三个人都不结婚,陪你。

鸿:(怒)走,你们回去!——马上给我回去!

(二孩有些害怕,松手,呆了一会,转身去。鸿赶上秋,保护地托着她的肘弯,但二人都感觉到无话可说。)

第三十五场

景:王家客室

时:日

人:川、慧、方、诚

(川、慧谈,慧在拭泪。)

川:我明白,你欺骗我都是为了我,你不想想,没有你,我还有什么前途?活着也是白活着。

慧:我难道不痛苦?我是没办法。

川:你不知道我多么灰心,想着连你都那么势利,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相信的。

慧:川,对不起你。

川:我再也不放你走了。(拥抱她)

慧:(挣扎)不行——我——不,我不能害了你。

川:你还要这么说。(吻她)

(二孩颓丧地走入,见川、慧长吻。半晌,四人都寂然站着,一动也不动。)

川:我们什么时候结婚?等你父亲回来我们就告诉他。

方:你说不结婚又结婚!不要脸!不要脸!

诚:姐姐不要脸!不要脸!

(慧挣脱川的怀抱,别过身去。)

川:(窘笑)你们不能这样自私。来,我们好好地谈谈。(拉二孩同坐)有些事情你们现在不懂,将来大了就明白了。

(二孩握拳打他,拼命挣脱了奔出。)

第三十六场

景:坟场

时:日

人:方、诚

(方、诚扑在墓碑上哭)

方:
诚:妈妈!妈妈!

方:爸爸不要我们了,姐姐也不要我们了,妈妈你在哪儿?(把头抵在碑上)

诚:(捶打墓碑)妈妈你回来!我要妈妈!

方:(哭了一会,把别人墓上一束花拿到母墓上)妈妈,给你!

诚:哥哥,天黑了,我怕!

方:回去吧。妈妈——我们走了。

(二孩偕行至门前,门已上锁。)

方:嗳呀,关门了!(摇撼门,四顾无人踪,砰、砰、砰打门,遥闻车声驰过。)嗨!嗨!

(无人应,风沙吹落叶,摇摇的树枝中突然出现一个石膏天使的脸,空洞洞的眼睛望着他们。)

诚:(恐怖地靠近方)哥哥。

——(风过,天使的脸又隐去,方又砰砰地打门。)

(方试爬铁门,不数步,退下,再打门。)

第三十七场

景:王家客室

时:夜

人:鸿、慧、川

(夜九时,鸿颓然入,慧正打电话。)

慧:(强笑)好,过天见!(挂上电话)爸爸,弟弟他们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也没回来吃饭,我到处打电话也找不到他们。

鸿:哦?奇怪,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慧:四点多钟。

鸿:(心虚)回来没说什么?

慧:(心虚)没说什么。

鸿:(绕屋彷徨,微嗽,尴尬地。)他们到底怎么跟你说的?

慧:(尴尬地)不过是孩子话。

鸿:(以为女已知郊外事,愧恨,自言自语。)咳!这两个孩子真是,——我出去找去。

慧:上哪儿去找呢?我都问过了。

鸿:就怕是马路上撞着汽车。

慧:就是呀!

(川入)

川:老伯——他们还没回来?

(慧摇头)

川:上哪儿去了?这时候公园也关门了。(忽想起)他们在我这儿取了两块钱车钱,会不会到郊外去了?

鸿:我们上次野餐的地方……我在那儿见过他们,叫他们自己回来的。现在这么晚,不会再去吧……(略思)我去报警察局,打听打听医院里有没有汽车出事的。(出)

川:你别着急,他们是赌气出去了,一会儿也许就回来。

慧:他们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一辈子也不能原谅我自己。(哭)

川:你这算什么?又不怪你。

慧:怎么不怪我?都是因为他们看见你跟我——

(川不语,揽慧抚慰,慧几乎是恼怒地推开他,取外衣穿上。)

慧:我到街上去找去。

川:我陪你去。

慧:我不要。

川:为什么?

慧:要是给他们看见你跟我在一起,更刺激了。

川:那我跟你分头去找吧,我到郊外去看看,也许他们又去了。

(川匆匆出)

第三十八场

景:坟场
时:夜
人:方、诚
(天空中闪着电光)
(方与诚搬着木箱木凳之类叠起在铁门下)
(方踏上木箱试图爬上铁门顶,爬出门外。)
(诚小心地扶着木箱)
(方战战兢兢地向上爬)
(一阵风沙吹来,诚惊恐,一松手从木箱跌下。)
(方双手用力拉住铁枝)
(方踏在铁门上的一脚一滑,滑出铁枝外。)
(诚惊叫)
(方之脚为铁枝夹住,无法拔出。)
(风沙阵阵,电光闪闪。)
(二孩益加惊恐)

第三十九场

景:街道、荔园、戏院门口
时:夜

人:慧、路人
(慧在街上到处找寻)
(慧在荔园到处找寻)
(慧在戏院门口找寻)

第四十场

景:警局
时:夜
人:鸿、警官、警员
(鸿在警局查询)
(一警官遍查各簿)
警官:全查过了,没有这么两个孩子。
鸿:(着急)糟了,他们已经不见了六个多钟头啦!
警官:我现在已经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的,你把你的地址留下!
鸿:谢谢你!(写地址)

第四十一场

景:郊外
时:夜
人:川

(夜十一时半,川拿着电筒在旧游地找寻。)

川:(叫喊)景方!景诚!你们躲在哪儿?出来,你们家里着急呢!景方!景诚!

(川走到池塘边,想起失足或投水的可能,望着水怔住了。川顺手拾起一长竹向池内打捞。)

(开始下雨。川惊觉,冒着风雨向前走,遗下手帕。)

川:景方!景诚!

(雨越下越大。他折回向镇上奔去,遥见灯火人家。)

第四十二场

景:农居

时:夜

人:川、乡人

(川冒雨来至农居门前打门)

(农人开门)

农人:什么事?半夜三更的!

川:请问你有看见两个小孩儿,一个九岁,一个八岁?

农人:没有。

川:谢谢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怕这两个小孩掉在池塘里,你能帮我一起去打捞一下吗?

农人:有孩子掉在水塘里?不会的,而且下这么大雨,怎么打捞?

(农人不理会川,关门。)

(川无奈,冒雨走向另一个农居。)

第四十三场

景:秋家

时:夜

人:秋

(夜十一时三刻。秋改卷子,窗外风雨声,无线电发出低低的音乐,曲终。)

(报告员的声音)这是ZPMA,港九广播电台。九龙卖花街八十三号王宅走失两个男孩:王景方九岁,王景诚八岁。如果有人看见,请报告警察局二区分局。现在时间十一点三刻,请各位继续收听音乐节目。(音乐开始)

(秋吃惊,知道是由郊外那一幕而起,一刹那间,脸上带着犯罪的神情,随即镇定下来,立起身穿上雨衣,取伞,关无线电,关灯出。)

第四十四场

景:街道

时:夜

人:秋、佣妇、小孩甲、乙

(秋持伞在马路上走,东张西望,漫无目的。)

（一佣妇携着两个穿雨衣的小孩在前面走，秋绕到他们前面认了认雨帽下的脸，又惘惘地往前走。）

第四十五场

景：孙家

时：夜

人：慧、孙母

（孙母开门，慧入。）

慧：伯母，对不起，孙川回来了没有？

母：没有呀！他吃晚饭的时候回来拿了一个电筒出去，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也正在打电话到处找他。

慧：他一定在新界！我去找他。（回身便走）

母：嗳！等一等，拿把雨伞去。

慧：谢谢您！

第四十六场

景：街道

时：夜

人：秋、贫儿

（天色漆黑。秋下半截衣服湿透，在大风雨的街上走。）

（一贫儿在门洞子里避雨，坐在梯级上哭。秋震动，走近一看，

只有四五岁,她继续往前走。)

贫儿:(揉着眼睛哭喊)妈妈! 妈妈!

(秋听见,触机,回顾。怔了一会,过街向坟场方向走去。)

第四十七场

景:坟场

时:夜

人:秋、方、诚

(风雨大作)

(诚、方浑身湿透)

(方无法使脚由铁枝内拔出,吊在半空中。)

(诚协助方,拉方之脚,无法脱出。)

(雷声隆隆,闪电中一尊尊天使像似作神秘狰狞的微笑,振翅欲扑,一排排墓碑后黑影幢幢,树间风雨声像脚步声。)

诚:(抱紧方脚)我怕!

方:(硬顶着)不怕! 不怕!

诚:妈妈! 妈妈! (哭)

(方也哭了起来)

(街上,一个夜归人听见坟场内哭声,毛发皆竖,把头缩到衣领子里,立即回身匆匆向原路走回去,走不了几步,开始奔跑,与秋掠身而过。)

(秋以为是暴徒,吃惊四顾,那人一滑倒,爬起来又跑。)

(秋听见坟场内哭声,细听是孩子的声音,并且仿佛听见叫"妈

妈！妈妈！”）

秋：景方！景诚！

（哭声停止）

（二孩侧耳听）

秋：（画面外）景方！景诚！

诚：是妈妈！

秋：（画面外）景方！景诚！

方：真是妈妈？（与诚愕然互视）

诚：妈妈来了！

（秋来至铁门外一望——见大雨中，方、诚兄弟的狼狈状。）

（秋见，悲喜交集，正要开口说话——）

诚：又是她！（怒目而视）我们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

（退后）

（秋刺激，但见方在铁门半中间拼命拉被铁枝夹住的脚不果。）

（秋上前助之，代方除去皮鞋，脚立即脱出。）

（诚在后面叫方别理秋）

（方脚脱出铁枝后欲回入，秋助之向上爬。）

（方略一怀疑后接受秋协助）

（秋助方翻出铁门外）

（秋叫诚上前爬铁门）

（诚不从）

（方劝之，诚来至铁门前。）

诚：哥哥我冷！

方：（拉住诚手）你的手这么热，还说冷？

秋：什么？（上前摸诚头）你弟弟发热，他恐怕不能爬出来啦！

方:他病了?
(秋点点头,脱身上雨衣给诚披在身上,又将手中雨伞交方。)
秋:(对方)你小心照料着弟弟,我去找警察。
(秋冒雨奔去)
(二小孩不禁露出感激的眼光)

第四十八场

景:郊外
时:夜
人:慧、的士司机
(公路边,慧坐的士来至路边停下)
慧:(下车向司机)请你等我一等,我马上就回来的。
司机:快一点!
(慧冒雨走向水塘)
(慧来至水塘边四找,高叫孙川。)
(慧发现川遗下之手帕大惊)
(慧拾起手帕,再高叫孙川。)
(慧四找不获,奔向的士。)
(慧来至的士前,上车。)
慧:请你开我到警局去,我要报案!
(的士驶离)

第四十九场

景:坟场门口

时:夜

(雨中,一辆救伤车驶离。)

第五十场

景:车中

时:夜

人:秋、方、诚,警员甲、乙,救伤甲、乙

(车中,诚挤在方与秋之间。)

方:(向前座的警甲)我弟弟病了。

秋:(试了试额,低声)嗳呀——发烧呢。

警甲:淋了一夜的雨,怎么不冻病了!

警乙:送他到医院去吧!

秋:也好,让医生检查一下。(脱外衣加在诚身上)

(车继续行驶,诚自外衣袋中掏出哨子把玩。)

第五十一场

景:郊外

时:日

人:川、乡人、警员

(晨七时,雨止,鸟声啾唧,树上滴水,枝干摧折,落叶遍地,池塘水涨。)

(川匆匆来到池边,见一群工役在打捞池塘,数警员督工,数乡人旁观,川震动。)

川:对不起,请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众员工只顾忙着,不理睬。)

乡人甲:捞尸首呢!

(川色变,立乡人旁同看。)

川:(沉默片刻)是投水还是不小心掉下去的?

乡人乙:谁知道!

乡人甲:反正不是本地人!

(一工役拭汗稍息,川抢着帮他工作。)

第五十二场

景:王家客室

时:日

人:鸿、慧

(晨八时,鸿颓丧地坐在电话边,慧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回来。)

慧: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的?

鸿:(意识模糊地抬起头来)唔? ……没有消息?

慧:没有,没有电话?

鸿:(摇头,但突然想起)孙川的母亲打电话来,说孙川一夜没回来,到处找找不到,又说你也去找孙川了。(慧点点头)找到没有?

(慧摇摇头)

慧:(扑在鸿身上哭)爸爸,我怕!

鸿:(机械地抚慰)嗳呀! 你浑身都湿透了,快去换衣裳,别着急!

慧:(哭)他要是有个什么,都是我害了他。

鸿:为什么? 你太累了,太紧张了。

慧:爸爸你不知道——(哽咽得说不出话)

鸿:你一夜没睡,去睡会儿。

(电话铃响,二人心惊肉跳,抢着去听。)

慧:喂? ……嗳,嗳,是的……(狂喜)啊……(向鸿)找到了!

鸿:(模糊地)谁? 孙川?

慧:(摇头,向电话中)哦,哦……

鸿:(大喜)你弟弟找到了? (贴近去听)

慧:(点头,向电话中)哦,南华医院……

鸿:(焦急)他们出了事? 受伤了?

慧:(摆手,向电话中)好,好,我们马上就来。

第五十三场

景：郊外

时：日

人：川、乡人、警员

（工役们用钩竿打捞，川站在齐膝的污泥中协助。）

警丙：行了，不用再捞了，这么大个子，捞了半天，还会找不出来？

川：（拭汗）不是两个小孩？

警丙：什么小孩？五尺十一寸半，比你还高。

川：（惊异）你们找什么人？

警丙　（自一张单子上读出）孙——川，年二十四岁，身高五尺十一寸半。

川：（呆了一会，放下钩竿上岸。）我就是孙川。

（众警员不理他，自指挥工役收拾工具回去。）

川：嗳，你们找哪一个孙川？（有点胆怯地）我也姓孙，叫孙川。

（警丙诧异，取出照片与川比，川抹得满脸黑泥，面目全非。）

第五十四场

景：医院

时：日

人:秋、方、诚、川、慧、鸿、看护、病人

(晨九时。候诊室中有几个病人候诊,秋坐阅报,报纸遮着脸。诚披秋外衣坐秋、方之间。)

(鸿、慧入,一眼看见二孩,看护跟入。)

鸿:(含泪)嗳呀,你们这两个孩子!

慧:(向方)怎么,弟弟冻病了?

(秋悄然起行)

看护:医生给他检查过了,不要紧的,不过受了点风,有点热度。

慧:噢。

鸿:(见秋往外走)嗳,秋怀,别走!

(秋回顾,见慧,惊异,慧也惊异。)

看护:回去让他躺下,这瓶药一天吃三次。(予慧)

鸿:(向秋)我们一块儿走?

秋:我先走了,我等你们来了就可以放心走了。

(出室)

(鸿跟至大门口穿堂)

鸿:别走,我要景慧见见你。

秋:(惨笑)你不知道,她就是我告诉你的那个孤儿。

鸿:嗯。

秋:她为了你跟我,要找事养活两个弟弟。鸿琛,我走了,学校方面我决定辞职,以后我们别见面。

(鸿拉着她,但是她用铁石一样的眼光望着他,他松了手,她向外走。慧携外衣自内出。)

慧:李小姐,你的衣裳!

秋:(微笑接着)哦!

慧:李小姐,自从在青洲岛见到你,我非常佩服你的为人,我希望——(低声)希望我父亲能够跟你结婚。

鸿:(窘笑)真想不到你们瞒着我见过面。

(二女双手交握,川狼狈入,遍身泥污。)

慧:嗳呀,你来了! 我都急死了——(喜极而泣)

鸿:当你失踪了。

慧:(拉着他浑身上下看)怎么这样? 没出事?

(诚吹着哨子走出,方随。)

鸿:嗨! 不许吹,这是医院。

慧:你看,都是为了你们俩,大家淋着雨跑了一晚上,都急死了。

鸿:景方,弟弟不懂事,都是你带着他胡闹!

(方垂头不语)

慧:害得人还不够,你们还要闹? (夺下哨子)还不还给李小姐!

(诚有不舍状,但终于拿去递给秋。)

秋:送给你。

(诚接着,仍低头不语,瞟了瞟父亲与姐,秋抚他的头发,方有妒意,夺哨子一路吹着跑出去,诚追。)

魂归离恨天

人物:(年龄系剧中早年)
叶湘容——十九岁
端祥——十九岁
叶祖培——湘容之弟,十七岁
叶太太——湘容之母
高绪荪——二十岁
高绪兰——绪荪之妹,十八岁
客——风雪夜行人
钱大夫
老王——叶家仆人,四十五岁,胖大角力者型
高宅仆人多人
舞会宾客
高父——绪荪之父
叶家女仆一
端雇用新仆一人

第一场:山道、叶家

(一九四七年北京西山大风雪之夜,古道上一行人挣扎着走,遥见灯火人家,改向灯光走去。)

(房屋外景:荒凉的老屋,窗户都用木板挡上。马棚已半坍。行人找到院门,试推,门开尺许,不情愿地,似有隐形的手阻拦着。他挤进去,入庄院,向有灯光的屋子走去。犬吠声突升至风声呼呼之上。几只饿狗自雪花中跃出,直奔行人。行人与犬斗,挣扎至屋门前,敲门无人应,犬仍跳起来咬他。客打门,不料门未锁,应手而开,见一男二妇围火盆坐,一老人立阴影中,都一动也不动。客惊异地瞪视他们。)

端:(发已半白;沉默片刻后)你是哪儿来的?来干什么?

客:你们的狗真厉害。(打狗)

(端叱喝狗,用火钳打。狗终于一只只都走开了。)

客:我是新搬来的,回来晚了迷了路。

端:下这么大雪还出去?

客:有要紧事,没办法。(掸身上雪)您贵姓叶是不是?(端略一颔首)听说十里内就我们两家。我住着从前高家的房子。

(绪兰突然抬起头来,欲言又止。)

客:能不能请你派个人送我回去?(伸手向火)

端:我这儿就一个当差的,走不开。

客:那对不起,只好打扰你一晚上,等天亮再走。

端:(冷淡地)你自便吧,恕我招待不周。

客:(讥讽地)那么……我就老实不客气坐下啦?(自拖椅坐,四顾,好奇地打量那颓唐的老妇,木立一隅的老人,蓬头敝衣的中年妇人;向妇)劳驾,有热水没有,能不能倒杯水我喝。

(兰望望端。端初无表示,旋不耐烦地点点头。兰起。)

客:这位是叶太太?

端:(讽刺地)不错,这位是我太太。

(兰走过端前似有畏缩状,出室。)

客:(被冷遇,气愤)我一个陌生人打扰你们府上,实在说不过去。

端:我没预备客人在这儿过夜,只好委屈你,在佣人床上将就一晚上。

客:不用不用,就在椅子上睡。

端:(突然软化)算了!跟你无冤无仇。我这儿难得有人来,都忘了怎么招待客人。老王!把锁着的屋子打开一间。(掷钥匙予王,不与客招呼,自去。)

(兰捧茶来,恐惧地望着端背影,像忠心的狗一样。)

(内院走廊上,老人蹒跚持油灯前导,客随。)

客:你们这儿没装电灯?

王:(点头播脑漫应)嗳,嗳。(立一门前踌躇片刻,向自己笑了一声,推门,门开极缓,似涩。)

(客见一旧式卧室,陈设俱全,惟粉墙剥落霉湿,到处蛛网灰尘,一椅缺一腿,床帐已腐成破布条子。)

王:给你这间屋子,新娘子的新房,(笑)这些年都没人住过。

客:好冷。没火?

王:这么晚了还生火?(就灯上代点烛)这间屋子还不好?这一间顶讲究。

客:好吧。(脱衣,试坐床上,抚枕褥有阴湿感,寒颤,回顾见王仍立门口。)好,没什么了。(王徐徐关门)

(客卧看室中阴影,闻风吹窗。旋起床自书架取一书,掸灰,打开,见扉页上写"叶湘容"名。看书困倦,吹烛睡。)

(客在床上翻覆,窗外风雪更狂。一敲窗声继续不断,是一扇窗吹开了,单调地来回敲打着,似欲唤人醒来。客醒,犹半在梦中,见雪花成阵飞旋入室。客恐惧地下床。窗继续敲打。他走向窗前。)

女声:(随雪飘入)让我进来!让我进来!我在山上迷了路。

(客大恐,伸手关窗,正要碰到窗时又掣回手,吓怔住了,似有冷手握他的手。在雪浪中似见一女模糊的影子,苍白,长发披散风中。)

女:(悲呼)让我进来!我迷了路!让我进来!

客:(手仍被半透明的小手握着,大叫)救命!来人啊!叶先生!叶先生!(拼命甩开那拉着他不放的东西)来人哪!叶先生!快来!

(门砰然打开。端举灯立门口。)

客:有人在外边。一个女人。我听见她呼唤,老是叫自己的名字。叫湘容。(以手拂额,以较镇定的声音重复。)湘容。(记起书上名字)我准是做梦呢。对不起,吓糊涂了。

端:(竭力抓住他向门外推)你出去。——叫你出去。(推客出室,砰地关上门,赶到窗前,推开窗,风卷雪入。端探身出。)你进

来！进来！湘容！湘容！(哽咽)你回来吧。这次你该听见了,叫你多少回都不答应。你听见没有？……湘容！我等你这些年了,天天想你。湘容！

(雪扫端身)

(厅上,客摸黑走入,见老妇独拥火坐。客犹有余悸,闻端呼声,听不清说什么。)

叶太:(不向他看,磔磔地自己笑着。)我猜着你在那屋里过不了一宿。

(客向她看看,仍未定下心。)

叶太:怎么了？看见什么了？

客:我做了个梦,仿佛听见人叫唤。我起来关窗户,觉得有个手拉我,大概做梦还没醒,看见一个女人……

叶太:是湘容。

客:湘容是谁？

叶太:我死了的女儿。

客:我不相信有鬼。

叶太:(自他回到厅上初次看他)你听我告诉你,许就相信了。(添柴)

客:你就这一个女儿？

叶太:(闭着嘴叹了口气)夫妻俩三十多岁才养下这个女儿,想儿子都想疯了,到孤儿院去抱了个男孩子回来,也是讨个吉利。第二年倒真就生下个儿子,他爸爸惯得他不得了。他爸爸又死得早,我没法管他——

客:就是刚才那位叶先生？

叶太:(略顿了顿)不。不是他。他是领来的那个。

第二场:叶家

(十七年前,同一住宅虽旧犹整洁。年轻而褴褛的端祥挑水走过。湘坐树上看书吃水果,随手抛下果核正打中他。他回顾微笑,脚下一绊,泼掉半桶水。湘笑。他放下担子。)

OS叶太:湘容!湘容!

(端闻声自挑担子走开,不复回顾。)

湘:嗳。(自横枝上爬过去一跃而下,自窗入厅。)

(叶太独自在厅上。)

叶太:你看你,这么大的人了,还这么野。

湘:一叫马上来,还不好?

叶太:(授以一信)这封信是哪儿来的?

湘:(看封套)弟弟的学堂。

叶太:哦?(叫)祖培!祖培!你看信上说什么。(将拆信先取剪刀,注意到天然几上空的一角)咦?花瓶呢?

湘:嗳,那只花瓶哪儿去了?

叶太:老王!老王!

(王入)

叶太:这儿有个古董花瓶怎么没有了?

王:啊?不知道。

叶太:你管干什么的,丢了东西都不知道?

王:太太,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端祥这小子什么都不管。

湘:你自己偷懒,还往别人身上推。

王:小姐,端祥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就为少爷骂了他,这两天闹别扭哪。

湘:都是你,弟弟也都是给你挑(上声)的。

叶太:小姐家跟他们闹些什么。

湘:妈,你说,端祥从小在我们家,是不是跟自己人一样,现在好,给他们糟践得不像人!(几乎要哭出来)

叶太:咳,本来是领来做儿子,打算让他读书上进的。自从你爹死了,家里不像从前,养不起吃闲饭的,只好让他帮着干活。(述说间,仆逡巡去,女剪开信封阅信。)我去瞧瞧,不知还丢了什么别的。(解下肋下一串钥匙向里走)

湘:弟弟让学校开除了。

叶太:开除?为什么开除他?

湘:说他行为不端。

叶太:那么点大的孩子,能干出什么事——说他行为不端?(一把抢过信笺来呆看)祖培!祖培!

湘:妈不叫我进学堂,我要是进学堂横是不会像他这样丢人。

叶太:我去找他校长说话去。

湘:妈,别去。(拉住她)

叶太:老王!

(王来门首)

叶太:套车,我上城去。

王:噢。(正要走——)

叶太:少爷呢?

王:少爷出去了。

叶太:啊? 上哪儿去了?

王:没说。

(母女面面相觑,不约而同望着天然几上薄薄的一层灰尘中瓶座的圆印。王去。)

湘:一定是他拿去当了。

叶太:不会吧,我刚给他三十块钱嘛。

(湘负气转身走开)

第三场:叶家

(黄昏。叶太室,母子灯下谈。)

培:好,好,丢了东西也是我偷的,什么坏事都是我干的。

叶太:那你说,学校为什么开除你?

培:我怎么知道黄老头子为什么恨上我了。

叶太:上次有人看见你跟坏女人在一起,我还不信。

培:妈就是这样,不许我交女朋友,倒不管姐姐跟男佣人交朋友。

叶太:别胡说,你姐姐跟端祥从小一块长大的,跟你一样都是姐妹似的。

培:谁跟他是姐妹? 那小杂种!

叶太:人家没爹没娘也可怜。

培:妈反正护着他。

叶太:妈就是你一个儿子,偏不给妈争口气——

培:我不争气,有端祥呢,他孝顺。

叶太:这孩子,说糊涂话!

培:花瓶准是他偷的。(盛气赶出去)

叶太:别胡闹。祖培!祖培!

(培气汹汹走出院中,至马棚,王正吸着旱烟看着端饲骡。)

培:老王!给我捆上打他,问他把花瓶怎么了,非得叫他招出来。

王:噢,噢。(取绳及棒)胆子越来越大,偷起东西来了?

(端放下稻草,威胁地迫身向王。王迟疑。)

培:(笑)你害怕?

王:(笑)从小给我打惯的,我怕了他啦?(硬着头皮一棒打去没打中,端打还,王抵抗,终被打倒。)(培拾马蹄铁掷端,伤额。湘奔来拦阻。)

湘:妈!妈快来!

培:要你护着他!

湘:让学校开除了,亏你还有脸回来打人。(扶端倚车轮坐)端祥!

培:看你心疼得这样。

(叶太来)

湘:妈,你也不管管他!

叶太:嗳哟,你这是干什么,又拿他出气。

培:你没看见他打人,你问老王。

(王讪讪地爬起来,走出。)

叶太:算了,不给你钱再也没个太平。你跟我来。(拉培同出)

(湘撕衣蘸槽中水代抹去血迹,代包扎。)

湘:端祥!端祥!说话呀。

端:(迟钝地)叫他等着,我要报仇。

湘:你别跟他一样见识。

端:只要能报仇,等多少年都行。就怕他死在我前头。

湘:(恐惧起来)端祥,你别这么着。(哄他高兴)你不记得我们小时候我老说,你爸爸是个蒙古王爷,你妈是满洲公主,等你找到你爸妈,看他们还敢欺负你。

(端不语)

湘:疼得厉害么? 我去拿药去。(将去,被他拉住。)

端:不疼。

湘:藤萝花开了,我们采花去。

端:好。

湘:走,现在就去。

(端起,闻人声。)

OS 培:拣匹好骡子我骑。

OS 王:少爷这时候还出去? 路上当心。

湘:(低声)我在那边等你。(王持灯笼入,牵骡加鞍。培入。)(奔去)

培:瞧这马棚比猪圈还脏。(向端)要你干什么的? 打扫干净。

王:听见没有?

培:我要你今天晚上给我打扫干净。

王:回头我看着他拾掇。

培:你装死? 也不扶我一把。

(端迟疑,终于双手托培足,扶上骡。)

培:等我回来要是还没拾掇好,跟你算账。

王:这回他别想活着。

（培骑骡去。端望着他走了，突然返身跑。）

王：咦，上哪儿去？端祥！端祥！回来！少爷叫你拾掇马棚。少爷生气呢。

（端向野外跑去）

第四场：岩上

（湘在岩下等候。端奔来。）

湘：我听见老王叫你。他没看见你往哪边走？

端：（阴郁地）不知道。

湘：让他们知道了可不得了。

端：知道又怎么着？你难得跟我说句话，这些时一直不理我。

湘：还怪我不理你？你自己看看，一天比一天脏，破破烂烂像什么样子？你为什么这样没出息？为什么不逃跑？

端：（呆住了）逃跑？——你在这儿。

湘：你不会回来接我？像我们从前说的蒙古王子一样，救我出去。我关家里也受气，女孩子不许上学，不许这样，不许那样。

端：（狂喜）湘容，你马上跟我走。

湘：走到哪儿去？

端：哪儿都行。

湘：（徐徐摇头）去讨饭？去偷去抢？我不干。

端：哦，你光要我走。我在这儿熬了这些年了，挨打受气，连狗都不如，可是我不走，就为了你在这儿。我这辈子死活都在这块石头底下。

湘:(感动)这是你的王府么。王爷请。

端:妃子请。(二人礼让上岩)

端:(上坐)宣王妃上殿。

湘:王妃骑着骆驼来了。(跨一块双峰石,唱蒙古王妃歌。)

端:(笑)你好久不唱这个了。(帮腔)叮个铃个铃。

湘:这是什么?

端:骆驼的铃铛。你没看见骆驼进城?

(湘唱,忽闻乐声,绕至另一边,遥见别墅灯光灿烂,风传舞乐时响时轻。端跟来。)

湘:你听见吧?

湘:高家请客,跳舞。我们去看。(拖他走)你看见了,包你也喜欢。(同下岩,携手狂奔)

第五场:高家别墅

(湘、端爬墙入园,一犬吠。吠声止。二人穿过花园至屋前,趴在窗上窥视舞会。)

湘:(低声)你看那女人多漂亮,(指一女)我就喜欢这样的衣裳。你穿西装一定比他们都漂亮。……端祥,我们也有这一天吗?

(一犬作呜呜声。二人回顾。众犬吠。)

湘:(突感恐惧)端祥,快跑!(跑在端前,众犬在黑暗中蹿出追赶。)

(端举湘上墙,然后爬上去助湘越墙。她的腿仍荡下来。一犬跳起来咬她足踝,她叫喊出来。)

(主客涌出园中)

荪:一定是有人进来。

一仆:小偷,没准是强盗。

高父:小姐太太们别出来。

荪:(高声)是什么人?

(端打狗,狗咬着湘不放。佣仆们持火钳棍棒来。)

湘:端祥你快跑,别管我。

端:(向众人)你们的狗咬人都不管?

一仆:是叶家的小姐!

(荪上前叱狗,二仆帮着拉开狗,湘痛极晕倒。)

荪:咬得不轻。

众客:(纷纷地)晕倒了?——吓着了。

荪:(向仆)快点,帮我抬她进去。

端:不许你们碰她。

高父:(指端)这是什么人?

仆:(向端张看)是叶家的当差的。

高父:当差的陪着小姐到处乱跑?带他进来。

(众仆拉端入。端挣扎,抢着扛抬湘。)

端:小心,别碰着她——流血呢。

湘:(微弱地)端祥!快跑!

高父:别让他跑了。老张,抓着他。

(众拥湘入)

(厅的一角。湘卧沙发上,荪俯身检视伤腿,众围观。)

荪:叫李妈拿热水来。

兰:李妈!热水。马上要。

苏:有绷带没有?

兰:有,有。哥哥,她伤得厉害吗?

一女客:得请大夫。

一男客:这么晚了,大夫出不了城。

一仆:有个钱大夫就住在这儿不远。

苏:叫汽车去接去。

仆:噢。(急去)

兰:不是疯狗咬的?

高父:别胡说,我们的狗没病。

苏:还是得送医院去验过才放心。

(端推开老张越众上前)

高父:(见端)小子,你说,是怎么回事,半夜三更跑到人家家来?

端:你们的狗咬伤了她,要你们赔。

高父:好,倒讹上我们了!一个小姐跟着男佣人晚上到处乱跑,真没家教。

苏:爸爸,别说了,人家受了伤。

高父:(颔示仆人们,略咕哝了一声)撵他出去。

(仆人们围上来将端双臂扭到背后)

端:要走一块儿走。

湘:(微弱地)让我走。我要跟他一块走。端祥!

(端向她奔去,苏拦住他的路。)

苏:(简短地)你滚出去。

(端蹙眉瞪视着他,屹立不动。)

高父:(大声)撵他出去!

(三个仆人跳上去拉端。端初不抵抗,但一仆掌端颊,端突挣脱。他褴褛的身影忽有威严的一刹那,众人都怔住了。)

端:(向众人)我走。我走。我早该走了,走得越远越好。

(湘突然有反应,目光发亮。)

端:可是有一天我会回来的,你们等着瞧,有一天,我回到这屋子来,叫你们家破人亡,全都毁在我手里。(转身去)

(众人肃静一刹那后,七嘴八舌。)

众人:这家伙! 是个疯子! 神经病! 打他嘴巴子! 跟他主人算账! 撵他出去!

(湘半坐起望着他的背影,面上现出奇异的神情。)

湘:(兴奋地)你走吧,端祥。再会。我等着你。

第六场:高家别墅

(上午。一骡车停在门前,钱大夫自门内出,上车。)

(楼窗中,兰伏窗口向下望。背后房间内可以看见湘躺在沙发上。)

兰:(鄙视地)你母亲相信这大夫?

湘:我跟弟弟都是钱大夫接生的。

兰:(望着骡车出园,笑)没听见说西医坐骡车出诊。(镜头移入室中)

湘:乡下有许多地方汽车不好走。

兰:每年夏天到这儿来避暑,都闷死了! 今年幸亏有你。

湘:我的腿快好了,得回去了。

兰:唔……再多住几天。

湘:怕我妈惦记着。

兰:无论如何过了后天再走,后天请客不能没有你。

湘:我这样子怎么能见人?(指腿上绷带)

兰:(取衣橱外挂着的一件舞衣覆湘身,长裙连脚都盖住)哪!谁看得出?

湘:这怎么行?是你的新衣裳。(但忍不住凝视穿衣镜中自己的影子)

兰:借给你穿有什么要紧。

湘:我又不会跳舞。

兰:(开留声机奏舞乐)包你一学就会。叫我哥哥教你。(绕室独舞)

(湘入迷地望着她的舞姿与自己的镜中影子。)

第七场:叶家

(夜。荪、湘乘跑车驶入院门,停下。王开院门后跟入。叶太下阶迎。)

叶太:湘容! 回来了?

湘:(向荪)这是我母亲。

荪:伯母。(下车)

叶太:(点头招呼,转向湘)怎么好意思在人家家住那么些天?

荪:嗳,我们才过意不去,叫叶小姐受惊。(代湘开车门)

叶太:是她自己不好。(阻湘下车)别动,我叫人来搀你。

苏:(笑)不用搀,她跑得比谁都快。

湘:(下车)妈,我还跳舞来着。

叶太:(笑)跳舞?(见舞衣)你这件衣裳哪儿来的?

湘:高小姐借给我的。(向苏)进来坐。(蹦跳着奔入屋内)

苏:等我把车掉个头。(开倒车,但院内停一辆载柴草的塌车拦着路。)

叶太:(高叫)端祥!来帮老王挪开这车。

(厅上。湘蹦着跳进来。)

OS 叶太　端祥!端祥!

(湘欢乐的神情顿时消失。叶太入。)

湘:(徐徐地)端祥?他在这儿?

叶太:(痛苦而又厌倦地扮了个脸子)昨天刚回来。横是打算逃跑,也不知上哪儿去了几天又回来了,问他也不肯说。

(湘露出失望痛苦的神气)

叶太:端祥!端祥!(出至厨房)

(端自另一门入。端、湘直视,对彼此的装束都感到刺目、伤心。端比前更褴褛,赤着脚,头发更长更乱。)

端:(终于开口,饥饿地,乞怜地)湘容!

湘:(深感失望)端祥!

端:你为什么在他们家住那么些时?

湘:想不到你又回来了。

端:你为什么一住住那么些天?

湘:为什么?因为我玩得痛快,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见苏入)瞧你这样子,也不去拾掇拾掇,叫客人看着,连我都难为情。

(叶太入,见端。)

叶太:端祥!到处找你不到,还不去把大车挪开,挡着高先生的路。

端:让他自己挪。

苏:不用了,你们那一位当差的帮我挪开了。

湘:端祥!给高先生道歉。

(端掉头不顾而去)

叶太:(窘)就是这样没规没矩,陈妈!倒茶!(入厨房)

苏:湘容。

湘:唔?

苏:我真不懂你母亲怎么肯用这么个野人。

湘:哦?

苏:叫化子似的,还自以为了不起,上次咒我们一家子,简直神经病。

湘:你知道端祥是什么样的人?

苏:(笑,摇手)知道。领教过了。

湘:他跟我从小一块长大的——

苏:那是你母亲不对。

湘:你凭什么跑到人家家里来,这样不对,那样不对?

苏:你怎么了?

湘:你走。给我滚蛋。

(叶太复入,呆住了。女仆托茶盘跟入,也僵立。)

苏:湘容,你这次吓着了,大概还没复元,你说些什么,自己知道不知道?

湘:我说你看不惯就给我滚。我恨你!最讨厌这种大少爷,什么都不懂,还瞧不起人。

走，走！你这张脸我看见就有气。

（荪奇异地望着她，似乎是初次认识她，然后突然转身走出去。）

叶太：湘容！

湘：你甭管！（突然呜咽起来）

第八场：岩上

（晨。湘在阳光中向岩石走去。）

（端在岩上望她来。二人打个招呼。她在他旁边坐下。沉默半晌后——）

端：要起风了。

湘：这天大概要变。端祥，你比谁都本事大，你叫这世界站着别动，叫西山永远这样，你跟我也永远这样。

端：西山跟我是不会变的，你也别改变。

湘：我没法变，不管我怎么着，我还是在这儿。

端：（苦笑）嗳，我们又都回来了。

湘：你跑哪儿去了？干什么来着？

端：（懒懒地拔草，不看着她）我到口外去，到了锦州等车，我整夜想着你，想着我不知多少年见不到你。我知道我办不到。没有你我活不下去——透不了气——你不明白？你不原谅我？

（她温柔地抚摸着他，四目相视，她自己不明了的热情涌上来充塞她的心。）

湘：（深深吸口气）端祥，你闻闻这花多么香。多采点给我，越

多越好。

(他忙采大捧的花给她,她抱着花闭着眼睛。)

端:(忧虑地)湘容,你不想山底下那世界了?

湘:(窒息地)别说话,我怕这是个梦。

(他采更多的花,堆在她怀中)

第九场:叶家

(湘卧室。叶太助湘烫火钳卷发。窗外天色黄昏,飘着雪花。)

湘:妈,快点。

叶太:忙什么?他来了让他多等会儿也不碍事,人家脾气真好,让你骂走了还又回来。

湘:(嗤地一笑)不是他写信来赔礼,我还真不让他上门。(以阔缎带束发)

叶太:真是女大十八变,昨天还是个野孩子,今天成了个大小姐。——我去预备点心。(出)

(湘继续打扮。门开,端立门口。湘不觉。)

(湘对镜戴珠项圈,镜中见端,徐徐转身。)

湘:(盛怒)端祥,从几时起,你可以到我屋里来?

端:我有话跟你说。

湘:什么事?

端:他又上这儿来了。

湘:谁?

端:还有谁?姓高的。

湘:(微笑)你管不着。

端:你为什么打扮得这样?

湘:连我穿衣裳都要你干涉?

端:(逼近)你变了。

湘:我不是小孩子,不能一辈子长不大。

端:(鄙夷地)这就算长大了?(拉她的束发带,项圈。项圈断,珠子滚落,她不禁发出一声短促无声的惊呼。)

湘:(顿足)死东西!混蛋!(闻汽车喇叭声,来不及拾珠。)

端:好,你也跟着他们骂我。

湘:你不配人家待你好。绪荪说得不错,你简直神经病。

端:你干吗让他追求你?就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

湘:你管不着。机会来了,你自己不好好地干,情愿回来受气。

端:(乞怜地伸手向她)湘容!

湘:顶讨厌你像叫化子似的伸手求人。

(端看看自己的手,突然左右开弓猛掴她二下。)

(汽车喇叭声加剧。端出。)

(端出至厅上正遇叶太迎荪入。端走过,正眼也不看他。荪瞪视端。)

叶太:坐,坐。这边坐。——湘容!(入湘室)

(荪面色显忧虑,若有所思。)

(湘盛装入,荪忘忧起迎,握着她的手不放,注视她。)

(端入后院一空房,堆着柴,他的板床搭在一边。他的手似乎麻木。他立在窗前,窗上截糊纸,下截玻璃中看见雪花飞舞。他掴窗二下一如掴湘。玻璃碎,割破手。)

(厨房,一小时后。叶太独守茶炉。端入。)

端:姓高的走了没有?

叶太:端祥! 你的手怎么了?

端:(单调地)他走了没有?

叶太:(揪住他的手看,明白了一半,恐惧起来。)你这孩子——什么事都干得出!

端:(苦笑)你别怕,她喜欢姓高的也行,喜欢谁都行,只要她肯原谅我,我死也甘心。

叶太:傻孩子。——别动。(扯布条代包扎两手)

湘:妈!

叶太:(没包扎完)你别动。(赴门口)他走了?

湘:妈,我有新闻告诉你。

叶太:(顾虑地向厨房内望了望)别到厨房来,小心衣裳弄脏了。(引女坐厅上)

湘:(伸手向火盆)绪荪跟我求婚。

叶太:你怎么说?

湘:我说明天给他回话。

叶太:你到底对他怎么样?

湘:我当然愿意喽。

叶太:为什么?

湘:(笑)为什么? 怎么,妈对他不满意?

叶太: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湘:那你怎么不高兴?

叶太:(沉默片刻)那么端祥呢?

湘:(稍有点吃惊地看了她一眼,没想到她知道。)端祥? 他一天比一天下流。我要是嫁给他,这辈子就完了。我情愿他走了别

回来。

（一阵风吹得烛火乱颤。叶太向厨房望着。湘沉默了下来。隔了一会——）

湘:这破家,我真待够了。绪荪说接妈一块住,那倒也好,不用靠弟弟。

叶太:你别只顾我。你自已觉得怎么样?绪荪的脾气跟你对劲么?

湘:(摇摇头,茫然片刻,突然绝望地叫了出来)妈,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叶太:你还是为了端祥?

湘:他——这人越来越没希望。可是妈,我跟他像是一个人。妈,要是全世界都死了,就剩他一个人,我还是活得挺有意思。

（一阵蹄声）

OS王:端祥!端祥!

叶太:他一定听见了。

湘:(惊)端祥?听见我们说话?听见多少?

叶太:我猜他听到你说嫁给他这辈子就完了。

(湘奔入厨房,开后门奔入院中。)

(院。湘自内奔出。)

湘:端祥!端祥!

(王来)

王:跑了。把顶好的一匹骡子骑走了。

(叶太跟出)

叶太:湘容,进来,别冻病了。

湘:(恐怖地)端祥!端祥!妈,他不会回来了。

叶太:上次不是回来了?

湘:这次不会,我知道。(向王)往哪边走的?

(王指。湘奔出院门。)

叶太:湘容!你回来!

第十场:野外

(风雪中,湘形影出没,跌绊着遥向镜头走来,衣破发乱。)

湘:(声音被风刮跑了,变为轻微)端祥!端祥!

(化入岩前。湘颠踬着在雪中觅路来到岩下。)

湘:(立洞口叫)端祥!端祥!

回音:端祥!端祥!

(湘挣扎着上岩)

第十一场:叶家

(院中,王刚回来,牵着骡掸扑身上的雪。叶太与女仆立在厨房门口。)

叶太:(焦急)不行,你再去找去。

王:到处都找过了,找不到。

叶太:这可怎么好?

女仆:少爷又不在家。

叶太：老王，你到钱大夫家送个信，再到高家去，叫他们帮着找。

第十二场：野外

（夜。许多灯笼分散成长列。犬吠声。数犬出现，就地嗅，又没入雪中。遥闻人声——）

呼唤声：湘容！叶小姐！喂！喂！叶小姐！

（近黎明，雪渐止。自山上下望，一片洁白。钱大夫与荪在山坡上先后吹灭灯笼。）

钱：不知再往哪儿找去。

荪：非找到她不可。

呼唤声：嗳！嗳！这边！

（四面呼应声。一犬兴奋的吠声。钱、荪立即向那方向奔去。背景中，一群人齐向岩石集中。）

第十三场：高家别墅

（天明。众仆抬湘上阶，钱、荪随。湘晕了过去，面色死白，头发滴水。兰披晨衣仓皇出迎。）

钱：有白兰地没有？

一仆：有，有。

（众抬湘置榻上）

苏:快生火。

另一仆:噢。

钱:多拿几条大毛巾来。

兰:她不要紧吧?

苏:不知道。还没醒过来。

兰:她在哪儿?

苏:在那块大石头上。

(钱接过酒杯,置湘唇边灌入数滴,转身放下酒杯。镜头移近湘面,她嘴唇翕动发出"端祥"一语。)

第十四场:高家别墅

(春,园中。湘披晨衣卧躺椅上,兰旁坐织绒线,几上置药瓶、水瓶、大小玻璃杯。)

(苏自屋内来)

兰:看护换班了,我下班了。(起)

苏:挪到这边来。大夫叫多晒太阳。(抱湘起)

(兰移躺椅,整理枕褥。苏放下湘,兰复代整衣牵枕盖毯。)

湘:(向苏)她真好。你们都待我那么好,可是我不能一辈子住在这儿。

兰:(低声,半自言自语地)为什么不能?

(苏埋怨地瞩兰一眼,湘佯作不闻。兰笑去。)

湘:(有点不好意思)我妈呢?

苏:伯母叫我告诉你,她回家去看看,马上就来。

湘:我真得回去了。我妈在这儿陪我这些日子,我弟弟索性吃上了白面。

苏:谁告诉你的?

湘:(微笑)反正什么都瞒着我。

苏:你别着急,我已经打听到一个戒毒的医院,出名的。

湘:就怕他不肯去。

苏:他不去也得去。反正你放心,就管你自己好好地养病。

湘:(感动)绪苏,你这样更教我心里过意不去。

苏:湘容,你不用说了,我等你一辈子也愿意。

(湘握着他的手贴在她颊上。他凑近前来。)

第十五场:结婚礼堂

(湘、苏婚礼行列出礼堂,纸屑乱飞。兰做伴娘。婚礼进行曲化入另一钢琴乐曲——)

第十六场:高家别墅

(五年后一黄昏,灯下兰弹琴,湘织绒线,叶太坐一旁。壁炉中火光熊熊。)

兰:(停住,欠伸)我们几时回北京去?

叶太:乡下太冷静,不怪你住不惯。

湘:过天叫绪苏请客开派对,家里有小姐是应当多交际,好找

对象。

兰:算了,我是一辈子也找不到对象了。

叶太:你做嫂嫂的该替她留心。

湘:追求她的人多着呢,她挑得太厉害。

(狗叫。叶太侧耳听。)

叶太:有人来了?

湘:这么晚还有谁来?

叶太:我去瞧瞧。(出)

兰:(低声)你弟弟这一向来过没有?

(湘摇头,望门外似防母听见。)

兰:听说又打医院跑出来了?

湘:可不是,真拿他没办法。

兰:倒没来要钱?

湘:我不让我妈见他。给他钱又拿去吸毒。

兰:你妈怎么舍得不见他?

湘:我告诉佣人,他来了就说都不在这儿,在北京。

(穿堂。男仆在大门口与外面说话。叶太紧张地走近前来。)

叶太:谁?找谁?

仆:找少奶奶。

(叶太不信,仍挤上来看。仆让开。)

叶太:(望着神秘的来客略感眼熟)谁呀?

端:(微笑)不认识我了?

叶太:(震动)是你!你回来了!

端:湘容呢?

叶太:(恐慌)你不能见她。

端:(笑)大远路来的,见不到她就肯走?

(厅上,兰弹琴。湘向后一靠,审视手中绒线活。叶太入。)

叶太:(低声)湘容。

湘:(见母面色有异)怎么了?

叶太:有人找你。

湘:谁?

(沉默中琴声止,兰旋身望。)

湘:(恐慌)是谁?

叶太:端祥回来了,要见你。

湘:告诉他——我不在家。

(荪入。)

荪:告诉谁,你不在家?

湘:(力自镇静)端祥。(低头织绒线)据说是回来了。

荪:(强笑)哦?那倒是新闻。打哪儿回来?

叶太:他说是打东三省来。变得我都不认识他了。

荪:(强笑)变好了?

叶太:发财了,穿得又讲究,气派也大。

湘:妈就是这样啰嗦,还不叫他走。

荪:湘容,别这么着,不能这样待远客。我倒要瞧瞧我们这位端爷发了财是个什么样子。请他进来。

叶太:(不情愿地,一面向外走)老刘,请客人进来!(出)

OS仆:噢。

(湘坐立不安,取火钳添柴。荪接过火钳代添,触湘手,诧异,以左手抚湘手。)

苏: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干吗这么紧张?从前的事已经过去了,叫他看看我们多么幸福。

(湘疑问地望着他,他夷然微笑。她也微笑。兰装做不注意,翻看着琴谱。)

湘:对了。

(夫妇闻端足声,转身。端遥自广厅另一面走来,举止从容,显已向世界挑战得胜。端站住,瞪视苏片刻,略一鞠躬。)

苏:请坐请坐。真是好久不见了。好啊?

端:(向湘点头招呼)湘容。

(湘默然望着他)

端:(四顾)我记得这间屋子。

苏:(让坐炉边)这边坐。我从来没看见一个人变得这么厉害,简直不认识你了。在哪一行得意?

端:谈不上得意。

湘:妈说你到关外去的。

端:嗳。

湘:我们都奇怪你不知上哪儿去了。

(兰起,走近前来。)

苏:你见过我妹妹没有?

端:(起鞠躬)高小姐。

苏:(半开玩笑地)在东三省发了财回来了?是开矿还是垦边?

端:还是走私贩毒?(湘变色)告诉你老实话,我是记得我父亲是蒙古王子,我母亲是满洲公主,所以去找他们,承继了一笔财产。(向湘,改用温暖的口吻,走过去坐在她身边沙发上)你从前猜得一点也不错。我现在有八十匹骆驼,五百匹马,三千只牛羊。

湘:(声音微颤)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

端:待一辈子。

荪:预备住在北京?

端:嗳,就住在西山,我刚买下他们家的房子。(用下颏指了指湘)

湘:啊?

荪:祖培把房子卖了? 怎么他母亲都不知道?

端:他卖了房子大概刚够还债。

湘:不是我们不替他还债,他欠得多了人家不肯再赊,好逼着他戒毒。

端:他不是小孩了,靠别人逼着他戒有什么用。

湘:(愤激地)怪不得这两天没来——手里有钱了。

荪:不得到叶老太太的同意怎么行?

端:你尽管去打听,是不是我使坏主意霸占人家的房子。

荪:这得找律师。

端:有什么问题尽管找我说话,现在我们是邻居了。

荪:(冷淡地)我们也不大住这儿。

端:(起)对不起,我来得太冒昧。(将行,向湘)我都忘了给你道喜,在关外听见你结婚的消息。

湘:(截断他,诀别地)端祥,再见。

(端略一鞠躬,去。众沉默地看着他出室。)

兰:哥哥,你这种态度真太难了。

荪:(诧)啊?

兰:嫂嫂你也是的,你们俩都是这样。

荪:我不懂你闹些什么。

兰:你至少可以对人家客气点。

荪:我没说错话。湘容的态度也非常好。

兰:你拿他当下等人,就这么撵他走。

荪:你拿他当上等人?

兰:我觉得他这人又明白,又大方。

荪:我真没想到我有这么个妹妹。(向湘)以后别让她见他。

(兰怒冲冲出。湘一动也不动,强自控制自己。荪强烈地注意着她。她抬头望他,不安地四顾。)

湘:妈呢?房子的事,得告诉妈。

第十七场:叶家

(厅。培向端求告。王侍立。)

端:你的钱倒已经用光了?

培:还了债还能剩多少?

端:你有阔亲戚,干吗老是找我?

培:不找你找谁?你住着我的房子。

端:撵他出去。

(王揪住培,培挣脱。)

培:不给不行,今天跟你拼了。(直奔端)

端:(向王)揍他。

王:(向培)少爷,我是没办法,吃人家的饭——(打培嘴巴)

培:混账王八蛋,傻瓜,你当他为什么留下你?好报仇呃,你等着瞧!(已被王推出门外,绊着门槛跌下阶去。)

(端掷下一钞票。培拾,去。)

王:(见端予钱)下次又要来了。

端:来了,你留下他,跟你一屋子住。

王:(困惑)噢。

(新用男仆来)

仆:大爷,有客来。

端:谁?

仆:一位女客。

端:(突然兴奋起来)女客?打哪儿来的?

仆:高家别墅。

端:怎么不早告诉我?(急下阶迎)

(端至院中,见兰。)

端:(失望)哦,是高小姐。

兰:我太冒昧了。

端:(镇定下来)不,不,请进来坐。

兰:(嗫嚅地)我骑驴子上山来看花,驴子摔了一跤,瘸了,没办法——

端:——只好上这儿来。

兰:可不是。

端:驴子在哪儿?我们瞧瞧。

兰:(恐慌)不用了,已经牵到你们马棚去,有人照应着它。

端:哦。那么……进来坐。(让上阶)

兰:(至厅门前立住)那天我真跟我哥哥嫂嫂生气,我老实告诉他们,太没礼貌。

端:(锐利地看她)难道你哥哥叫你来跟我道歉?

兰:(惊)不是。他——他根本不许……(垂下眼睛)

端:不许你见我?你嫂嫂呢?

兰:她也……跟你生气。

端:(亲昵地)那么……我在北京就只有你一个朋友。

兰:我太幼稚,不配做你的朋友。

端:干吗这么客气?(突然转身望院中花树)今天天气这么好,陪你骑骡子上山去走走。

兰:(窘)我的驴子瘸了。

端:(逼近,她退倚门上无可再退)你的驴子没瘸。你来看我是因为你寂寞,家里就剩你一个人落了单,更觉得寂寞,是不是?

(兰羞)

第十八场:高家别墅

(厅中举行盛大舞会,一如昔年窥舞时。湘艳装与客舞。众瞩目。兰伴另一青年舞,屡四顾似寻人,心神不属。)

青年:你嫂嫂今天真出风头。

兰:(漫应)嗳。

青年:乐队是北京饭店的是不是?我认识那打鼓的。

兰:哦。

(乐止,众拍手,散。兰始见端立长窗前,衣夜礼服。兰急向他走去。)

(湘撇下舞伴找到苏)

湘:(用下颏指端,低声)他怎么来了?是你请他的?

荪:不是,是绪兰。

湘:你不是不叫她见他?

荪:女孩子们的脾气,越是禁止她越是赌气。让她跟他跳回舞吃顿饭,也就不稀奇了。

(湘注视兰、端共舞,如不闻。)

荪:(抚湘臂)不过,你还是替我留神着点。

湘:(惊觉)好。

(端跳着舞心神不属,四顾似寻人。另一青年来敲敲端肩膀。)

兰:不行,我得跟他跳完这支,他喜欢这音乐。

端:不不,没关系。(让给另一青年)

(兰无奈,在另一青年肩上向他笑。)

(端继续四顾,找到湘。湘正与一群人说笑。端走来。)

端:你不跳舞?

湘:累了,歇会儿。

端:出去透口新鲜空气。

湘:也好。(偕出,倚石栏上)你穿着夜礼服比谁都漂亮,就像我说的那样。记不记得那天我们偷看他们跳舞?

端:(低气压地,微颔)还像那时候就好了。

湘:(轻快地)难道你现在还比不上从前?

端:我现在有什么好?站在旁边看别人享受。

湘:得了,别发牢骚了,看西山的月亮多好。

端:(望着熟悉的月景,突然爆发)你怎么能不记得从前?

湘:(恐惧)端祥,不许你说那些话。

端:你自己心里的话也不许说?

湘:我心里什么话?

端:我听得清清楚楚。湘容!

湘:我不是从前的湘容了,你难道不明白?我是别人的。

端:(抱住她)他拦不住我,全世界的人也拦不住我。

(湘受不住他目中光,闭目。以下对白短促如喘息。)

湘:不行——

端:我们走。

湘:不行,我不能毁了他,叫他以后怎么做人。

端:别顾前顾后的——

湘:不能不顾别人——

端:我们呢?我们不是人?

(湘突然旋身奔入厅内,在玻璃门口遇兰。)

兰:嫂嫂,你看见端祥么?(见端)哦,你在这儿。来跳这支。

(端仿佛没听见。兰向他走来。湘在背景中立玻璃门前。)

兰:你不想跳,情愿跟我坐着说话?(见他不言不动)怎么了?

(端初次看她)

兰:(笑)是不是湘容又得罪你了?她要不是我嫂嫂,我真当她是吃醋。

(端异样地望着她,一个念头正在他脑中成形。音乐声中,兰与他并肩立着望月。)

(化入苏夫妇在门前送客,一片汽车喇叭声。)

苏:
湘:再见,再见。

客人们:(纷纷地)今天这派对真好……玩得真痛快……过天见……你打电话给我……

（化入兰卧室。兰哼着今夜乐队演奏的歌，对镜刷发。门开，湘入。兰表诧异。）

湘：我有话跟你说。

兰：什么事？

湘：你今天晚上是怎么了？你根本不该请端祥，他来了，你又拼命钉着他，叫人看着像什么？

兰：（怒）你是什么人，你配管我？叫你声嫂嫂是抬举你！（起，走开，湘挡住去路。）

湘：你这傻子，还自以为了不起哪？

兰：（不屑地）谁理你？（推开她）

湘：我这话非说不可了。告诉你，他是利用你。

兰：（冷笑）哼！

湘：你难道看不出？

兰：我眼睛没瞎。

湘：他利用你，好接近我。

兰：还说我自以为了不起，你才是自以为美，当人家永远忘不了你。他爱我。

湘：（疯狂地）别胡说。

兰：他告诉我的。他跟我求婚。

湘：（捉住她两臂，指甲掐入肉内）他什么？

兰：（狂喜）他跟我求婚。

湘：我去告诉你哥哥。（一松手，气得几乎把兰推倒在地。）

兰：（故意打击创口）好，你去告诉他，端祥要做他妹夫了。

湘：（呻吟着）绪兰，你不能这样！端祥不是人，是个鬼，回来报

仇的。

兰:(缓缓地)你当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 因为你爱他。

湘:胡说! 你敢! (掷身在兰身上,打她嘴巴。)

兰:(冷静地)一听见我要嫁给他,你就妒忌得发疯。你要他想你,为你生相思病,为你死,你可舒舒服服地做高太太享福。

湘:死丫头,你再胡说八道——

(敲门声。二女住口,四目互视,兰用挑战的目光。重闻敲门声。)

(门开,荪立门口向二女逐一看去,略感困惑。)

荪:我听见你们声音。

兰:(控制喉音)我们在——在讲刚才的派对。(恶意地微笑)

荪:(将疑心丢开一边)湘容,去睡吧,你累了。(扶湘出)

(兰微笑看二人偕出)

第十九场:叶家

(化入厅。晨。湘立室中四顾乱七八糟,久不打扫。王送茶入。)

王:姑太太请坐。端祥马上就来。

(端入。王见端即作畏惧状。)

端:(讽刺地)湘容,你怎么会上这儿来了? 绪荪知道吗? 横是不赞成?

(王急出)

湘:端祥,是真的么?

端:什么是真的?

湘:你要跟绪兰结婚?(等了半天不得回答)哦,是真的。(绝望地)端祥,你不能害了她一辈子,她并没对不起你。

端:(冷峻地)是你对不起我。

湘:那你尽管罚我。

端:所以我要跟她结婚。

湘:(不能相信)就为了叫我受痛苦?

端:嗳,叫你也尝尝受苦的滋味。

湘:端祥你要是还有点人心,你别这么着。

端:(安静地,热情地)你要是还有点人心,你不能可怜可怜我?不,你讲究道德、品行,你虐待我,毁了我,还算你有道德。(紧紧抱住她)

湘:(挣扎)你让我走。

端:(狞笑)好,从此以后,我是绪兰的男人,我幸福,你也该替我高兴,你幸福,我不也替你高兴?

(湘奔出)

第二十场:高家别墅

(厅。夜。荪激动地踱来踱去。湘不安地望着他。)

荪:(不能相信)结婚!我妹妹跟那骗子!

湘:你拿她怎么着?就是她父母在世也没办法。

荪:就是非得把她锁在家里也得拦着她。(大步上楼)绪兰!(无人应。提高声音)绪兰!

(湘立梯下,面露惊慌。楼上继续寂静。湘自惊慌变为恐怖。)

(荪下楼,持一纸授湘。她几乎接不住。是一封潦草的短信,只看见“哥哥”二字。)

荪:她不是我妹妹了,我只当她死了。

湘:(疯狂地)你非去不可! 不行,不能让他们结婚!

(荪诧望湘,走近一步,瞪视她的脸,渐明白她的心理。)

第二十一场:叶家

(厅。比前更污秽零乱。兰无聊地坐着佯作看书。她形容憔悴,蓬头敝衣,与前判若两人。)

(端立窗前出神。培在他身旁求告。)

端:没有,没有。告诉你,没有。

培:(频频咳嗽、眨眼,眼皮蒙蒙地阖下来)得了,给三十块。

端:你那么大瘾,我供给不起你。

培:你是诚心,看我瘾发了受罪,你乐。

端:谁有那么大工夫看你?(自燃香烟吸)

培:你给不给?(突拔出小刀)给不给?

(兰无声地惊呼)

端:(微笑)好,你杀我。杀了我,算你有种。(培手抖)记不记得小时候叫老王打我? 你那时候就没出息,现在也还是没出息。

(小刀当啷落地。端笑,入另室。兰将跟入,转身向培。)

兰:不怪你自己家里人都不理你,这样不识好歹!

培:你! 他恨你比恨我还厉害。他一跟你亲热,就更恨你不是

湘容。

(兰刺激)

培:(拾刀)我是没力气,你为什么不杀他?

兰:你疯了?

培:(瞪眼望着她,轻声)去杀他。

兰:(恐怖地)少胡说。(急入)

(另室。端坐吸烟。兰入。)

兰:端祥,你为什么让他住在这儿?有他在这屋里我简直受不了。

端:受不了,就回家去。

兰:我除了这儿,没有家。谁要跟他们来往?

端:你不想家?

兰:你想湘容是真的。

(端别过脸去不理她。她跟到那边去拉他的手,他厌恶地推开她。)

兰:你别老是这样。(跪在他旁边)其实我知道,你并不是像他们讲的那样可怕,你是受痛苦受多了。我可以安慰你,我情愿做你的奴隶。

(他拉她起来,同坐一椅,她抱着他,脸对脸。)

端:为什么你眼睛跟你哥哥一样,一点感情也没有。

兰:(绝望地)有的,有的,你不好好地看。你看,我是个女人,长得不丑,对你是真心。

(端掩面,突然起立,使兰跌倒在地,他看也不看,自另一门出。)

(兰哭。王自厅入。兰立起来,竭力止住呜咽。)

王:(鬼鬼祟祟地)叶老太太来了。

兰:来干什么?

王:来看儿子。

兰:叫她领回去最好。(急出视)

(厅。叶太拉着培拭泪。兰入。)

叶太:(向兰)天哪,怎么瘦得这样!

兰:就是呀,还是得伯母管他,好好地调养调养。

叶太:(初次注视兰)绪兰,你也瘦了。

兰:(自惭形秽)我这样子,可见不了人。

叶太:他怎么咳嗽咳得这么厉害?

培:是瘾发了,妈还不救救我?

叶太:上次医院里大夫就说不能再吃了,你心脏受不了。

培:先给我过了瘾,明天一定去戒。

叶太:不是妈不给你钱,再吃下去要送命的。

(培将开口,一阵狂咳!咳得暂时盲目。)

叶太:(恐慌,拍他的背,搂着哭。)我是造了什么孽,就生他们姐妹俩,会都——祖培,你姐姐病得要死了,你还不去看看她?

兰:啊?——没听说她病了。

培:是什么病?

叶太:(哽咽着)肺炎。这回大概好不了了。

兰:(自言自语)她死了,我许还可以活下去。

叶太:(又惊又怒)绪兰!

(培先看见端立在门口。二妇跟着他的眼光望过去,发现端。)

端:(向自己)湘容!湘容快要死了。——(突转身向外走)

兰:(追上去)端祥,上哪儿去?你不能去看她。端祥!(拉他,

他打她。)

叶太:(也追上去,但不敢近身。)端祥,你去算什么?不行!别去!

(端已奔下阶)

第二十二场:高家别墅

(湘卧室。湘卧床上,苏守着她。)

湘:(稚气地)给我开窗户。

苏:别着了凉。(闲闲地,掩饰忧虑)你为什么一定不肯上医院去?

湘:我不去!——叫你开窗户。

(苏不得已开一扇窗)

湘:(迫切地嗅清新的空气)今天是南风,是不是?

苏:嗳。

湘:绪苏,你去给我弄样东西来。

苏:什么东西?

湘:你到王府去给我采花。

苏:什么王府?

湘:(不耐烦)山上的王府。

苏:(强笑)你发热说胡话——山上没有王府。

湘:(大声)有,怎么没有。(坐起)就在我家后边。

苏:哦,就是那块大石头。

湘:对了,对了,快去。(他扶她睡下,她推他走。)

苏:(不安地)你为什么叫它王府?

湘:因为——我从前在那儿做过王妃。你去不去? 去给我采花。

苏:你要是肯睡会儿我就去,睡会儿,明天就好多了。

湘:快去。

(他代她掖被,出室。)

(厅。苏狂奔下楼梯。一仆闻声出现。)

苏:(慌张地)钱大夫呢?

第二十三场:野外

(端骑骡疾驰,骡汗下。)

第二十四场:高家别墅

(端驰至园门,勒骡,滚下鞍,奔入园,打门。仆开门。)

端:她在哪儿? 你们少奶奶呢?

仆:少奶奶病着呢! 少爷刚去请大夫。

(端推开仆奔上楼梯)

仆:端爷! 端爷!

(端不顾,上楼。)

(湘卧室。空气极宁静。湘闭目卧。门徐徐开,端立门口瞪视她。她终于开目转面向他,无表情地凝视片刻,阖目叹息。少顷,

又开目，仍看见他。）

湘：（轻声）果真是你，我当是做梦。

端：（轻声）湘容。

湘：我正在盼望着我死以前你会来。

（端闻言刺心，走到床前，湘抬身，二人拥抱着不放。她的手抓着他的肩、头、脸。他跪在床边哭，她抓着他头发逼他抬起头来。）

湘：你别——别放我走。

端：湘容！

湘：我害怕。端祥，我不愿意死。

端：你别说死的话。

湘：我摸摸你的胳膊。你身体多好。端祥，我死了，你打算再活多少年？

端：湘容，你是我的命。

湘：（吻他头发）将来有一天，你会不会忘了我？人已经死了多少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端：（哽咽，声音硬化）你要是死了……我也完了。

湘：（痉挛地紧紧抱着他）要是能永远抱着你，等我们都死了多好。

端：你当初为什么不等着我？都是你自己！

湘：别说了，端祥，我受不了。

端：你受不了，活该！你爱我的，为什么把我们的感情就这么扔了？

湘：（苦痛地）我后来明白过来了。你原谅我。

端：（吻她）你杀了我没关系，杀了你自己可怎么叫我原谅你？

（叶太人。培随，恐惧地立在门口。）

叶太:端祥!还不快走,他回来了。

湘:(恐慌地抓紧他)别走。

端:我不走,湘容。

湘:你不能走。(目光渐散)

端:我在这儿。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培在门外守望)

湘:(稚气地)妈,那回他走了,我不是告诉你,我跟他是一个人。

叶太:别听她说胡话。

湘:是真的,是真的!我是他的,从来没属于别人。

叶太:你信她胡说!快走!

湘:(指窗)端祥,扶我去看看山上。

端:噢。(抱起搀至窗前)

湘:今天天气多么好。

培:(急入门)来了,来了!上来了!

湘:端祥,你看见我们的王府?那边。我在那儿等你。(突委顿,变僵硬)

(端继续立在窗前抱着她,风吹着她的衣服。)

(荪偕钱入,见状变色。钱上前把脉。)

钱:我们来晚了。

叶太:湘容!湘容!(拉着培大哭起来)你姐姐没有了!

钱:抬她上床去。

端:(不动)她是我的。

荪:(扳湘看她的脸)湘容!

端:你走开,现在,她是我的了。(抱湘置床上)

叶太:(哭喊)端祥,你还不走?造的孽还不够?

荪:算了,人已经死了。

(叶太哭泣着的脸化入她十余年后的脸——)

第二十五场:叶家

(叶太与客拥火盆坐。故事刚讲完。)

客:后来呢?你没跟女婿住?

叶太:(微吁)他当然心里不痛快。我无依无靠,到了儿还是上这儿来。

(沉默片刻。风声呼呼中,忽闻打门声。门开,苍老的钱医生遍身雪花立在门口。叶太惊异地起迎。)

叶太:钱大夫,这个天你还出去?

钱:到刘庄去接生。

叶太:进来坐。

钱:我问你,端祥是不是完全疯了?

叶太:怎么?(恐惧地望望内室似怕他听见)

钱:我看见他带着个女人在雪地里乱跑。

叶太:女人?

钱:仿佛是个年轻的女人。两人手搀手亲热着呢。

(客自医面望到叶太面庞。叶太向他微颔。)

钱:我先还当他们迷了路,(兰自阴影中出现,王立兰身后)叫他就像是没听见,叫赶车的赶到他们跟前,骡子忽然吓跑了,车都砸坏了。

兰:(迟钝地)你看见他跟她在一起。

钱:不知是什么女人。

兰:湘容。

钱:你这是什么话?

兰:他半夜里出去了。湘容把他叫出去了。

王:(磔磔笑)冤鬼来讨命。

钱:(向叶太、兰)得去找他去。这雪好深。

兰:(哀鸣)找他?往哪儿去找?

叶太:我知道……他准在那儿。

第二十六场:山上

(客、钱、叶太、兰、王一行人冒雪循足迹向岩石走去,王打灯笼,钱持电筒扫射。)

客:这是他的脚印?那女人的呢?

钱:(喃喃地,半自言自语)奇怪,我明明看见有个女人。

(电筒惊起二鸟扑棱棱飞上岩去。镜头迅速地跟上去,赫然发现端躺在岩上,已冻死。音乐轰然加响,转入湘昔所唱歌。镜头上移,见二鸟在岩上盘旋片刻,向天空中双双飞去。)

五四遗事

——罗文涛三美团圆

小船上，两个男子两个女郎对坐在淡蓝布荷叶边平顶船篷下。膝前一张矮桌，每人面前一只茶杯，一撮瓜子，一大堆菱角壳。他们正在吃菱角，一只只如同深紫红色的嘴唇包着白牙。

“密斯周今天好时髦!”男子中的一个说。称未嫁的女子为“密斯”也是时髦。

密斯周从她新配的眼镜后面狠狠地白了他一眼，扔了一只菱角壳打他。她戴的是圆形黑框平光眼镜，因为眼睛并不近视。这是一九二四年，眼镜正入时。交际明星戴眼镜，新嫁娘戴蓝眼镜，连咸肉庄上的妓女都戴眼镜，冒充女学生。

两个男子各自和女友并坐，原因只是这样坐着重量比较平均。难得说句笑话，打趣的对象也永远是朋友的爱人。

两个女郎年纪约在二十左右，在当时的女校高材生里要算是年轻的了。那时候的前进妇女正是纷纷地大批涌进初小、高小。密斯周的活泼豪放，是大家都佩服的，认为能够代表新女性。密斯范则是静物的美。她含着微笑坐在那里，从来很少开口，窄窄的微尖的鹅蛋脸，前刘海齐眉毛，挽着两只圆髻，一边一个。薄施脂粉，一条黑华丝葛裙子系得高高的，细腰喇叭袖黑水钻狗牙边雪青绸

夹袄,脖子上围着一条白丝巾。周身毫无插戴,只腕上一只金表,襟上一支金自来水笔。西湖在过去一千年来,一直是名士美人流连之所,重重叠叠的回忆太多了。游湖的女人即使穿的是最新式的服装,映在那湖光山色上,也有一种时空不谐调的突兀之感,仿佛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

湖水看上去厚沉沉的,略有点污浊,却仿佛有一种氤氲不散的脂粉香,是前朝名妓的洗脸水。

两个青年男子中,身材较瘦长的一个姓罗,长长的脸,一件湖色熟罗长衫在他身上挂下来,自有一种飘然的姿致。他和这姓郭的朋友同在沿湖一个中学里教书,都是以教书为借口,藉此可以住在杭州。担任的钟点不多,花晨月夕,尽可以在湖上盘桓。两人志同道合,又都对新诗感到兴趣,曾经合印过一本诗集,因此常常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自称"湖上诗人",以威治威斯与柯列利治自况。

密斯周原是郭君的远房表妹,到杭州进学校,家里托郭君照顾她,郭请她吃饭、游湖,她把同学密斯范也带了来,有两次郭也邀了罗一同去,大家因此认识了。自此几乎天天见面。混得熟了,两位密斯也常常联袂到宿舍来找他们,然后照例带着新出版的书刊去游湖,在外面吃饭,晚上如果月亮好,还要游夜湖。划到幽寂的地方,不拘罗或是郭打开书来,在月下朗诵雪莱的诗。听到回肠荡气之处,密斯周便紧紧握住密斯范的手。

他们永远是四个人,有时候再加上一对,成为六个人,但是从来没有两个人在一起。这样来往着已经快一年了。郭与罗都是结了婚的人——这是当时一般男子的通病。差不多人人都是还没听到过"恋爱"这名词,早就已经结婚生子。郭与罗与两个女友之间,只能发乎情,止乎礼,然而也并不因此感到苦闷。两人常在背后讨

论得津津有味，两个异性的一言一笑，都成为他们互相取笑的材料。此外又根据她们来信的笔触，研究她们俩的个性——虽然天天见面，他们仍旧时常通信，但仅只是落落大方的友谊信，不能称做情书。——他们从书法与措辞上可以看出密斯周的豪爽，密斯范的幽娴，久已分析得无微不至，不可能再有新发现，然而仍旧孜孜地互相传观、品题，对朋友的爱人不吝加以赞美，私下里却庆幸自己的一个更胜一筹。这一类的谈话他们永不感到厌倦。在当时的中国，恋爱完全是一种新的经验，仅只这一点点已经很够味了。

小船驶入一片荷叶，洒黄点子的大绿碟子磨着船舷嗤嗤响着。随即寂静了下来。船夫与他的小女儿倚在桨上一动也不动，由着船只自己漂流。偶尔听见那湖水唖的一响，仿佛嘴里含着一块糖。

“这礼拜六，回去不回去？”密斯范问。

“这次大概赖不掉。”罗微笑着回答。“再不回去，我母亲要闹了。”

她微笑。他尽管推在母亲身上，事实依旧是回到妻子身边。

近来，罗每次回家，总是越来越觉得对不起密斯范。回去之前，回来之后，密斯范的不愉快也渐渐地表示得更明显。

这一天，她仅只问了这样一声，已经给了他很深的刺激。船到了平湖秋月，密斯周上岸去买藕粉，郭陪了她去，罗与密斯范倚在朱漆栏杆边等着，两人一直默然。

“我下了个决心。”罗突然望着她低声说。然后，看她并没有问他是什么决心，他便又说，“密斯范，你肯不肯答应我？也许要好些年。”

她低下了头，扭过身去，两手卷弄着左边的衣角。

当天,她并没有吐口同意他离婚。但是那天晚上他们四个人在楼外楼吃饭,罗已经感到这可以说是他们的定情之夕,同时,觉得他已经献身于一种奋斗。那天晚上喝的酒,滋味也异样,像是寒夜远行人上路之前的最后一杯酒。

楼外楼的名称虽然诗意很浓,三面临湖,风景也确是好,那菜馆本身却是毫不讲究外表,简陋的窗框,油腻腻的旧家具,堂倌向楼下厨房里曼声高唱着菜名。一盘抢虾上的大玻璃罩揭开之后,有两只虾跳到桌上,在酱油碟里跳出跳进,终于落到密斯范身上,将她那浅色的袄上淋淋漓漓染上一行酱油迹。密斯周尖声叫了起来。在昏黄的灯光下,密斯范红着脸很快乐的样子,似乎毫不介意。

罗直到下一个星期六方才回家。那是离杭州不远的一个村庄,连乘火车带独轮车不到两个钟头。一到家,他母亲大声宣布蠲免媳妇当天的各项任务,因为她丈夫回来了,媳妇反而觉得不好意思。她大概因为不确定他回来不回来,所以在绸夹袄上罩上一件蓝布短衫,隐隐露出里面的大红缎子滚边。

这天晚上,他向她开口提出离婚。她哭了一夜。那情形的不可忍受,简直仿佛是一个法官与他判处死刑的罪犯同睡在一张床上。不论他怎样为自己辩护,他知道他是判她终身守寡,而且是不名誉的守寡。

"我犯了七出之条哪一条?"她一面愤怒地抽噎着,一面尽钉着他问。

第二天,他母亲知道了,大发脾气,不许再提这话。罗回到杭州,从此不再回家。他母亲托他舅舅到杭州来找他,百般劝说晓喻。他也设法请一个堂兄下乡去代他向家里疏通。托亲戚办交

涉,向来是耽误时候,而且亲戚代人传话,只能传好话,决裂的话由他们转达是靠不住的。因为大家都以和事佬自居,尤其事关婚姻。拆散人家婚姻是伤阴损阳寿的。

罗请律师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给他妻子。家里只是置之不理,他妻子娘家人却气得揎拳捋臂,说:“他们罗家太欺负人。当我们张家人都死光了?”恨不得兴师动众打到罗家,把房子也拆了,那没良心的小鬼即使不在家,也把老太婆拖出来打个半死。只等他家姑奶奶在罗家门框上一索子吊死了,就好动手替她复仇。但是这事究竟各人自己主张,未便催促。

乡下一时议论纷纷,都当做新闻来讲。罗家的族长看不过去,也说了话:“除非他一辈子躲着不回来,只要一踏进村口,马上绑起来,去祠堂去请出家法来,结结实实打这畜生。闹得太不像话!”

罗与密斯范仍旧天天见面,见面总是四个人在一起。郭与密斯周十分佩服他们不顾一切的勇气,不断地鼓励他们,替他们感到兴奋。事实是相形之下,使郭非常为难。尽管密斯周并没有明言抱怨,却也使他够难堪的。到现在为止,彼此的感情里有一种哀愁,也正是这哀愁使他们那微妙的关系更为美丽。但是现在这样看来,这似乎并不是人力无法挽回的。

罗在两年内只回去过一次。他母亲病了,风急火急把他叫了回去。他一看病势并不像说的那么严重,心里早已明白了,只表示欣慰。他母亲乘机劝了他许多话,他却淡淡地不接口。也不理睬在旁边送汤送药的妻子。夜里睡在书房里,他妻子忽然推门进来,插金戴银,穿着吃喜酒的衣服,仿照宝蟾送酒给他送了点心来。

两人说不了两句话,便吵了起来。他妻子说:“不是你妈妈迫着我来,我真不来了——又是骂,又是对我哭。”

她赌气走了。罗也赌气第二天一早就回杭州,一去又是两年。

他母亲想念儿子,渐渐的不免有点后悔。这一年,她是整生日,罗被舅父劝着,勉强回来拜寿。这一次见面,他母亲并没有设法替儿子媳妇撮合,反而有意将媳妇支开了,免得儿子觉得窘。媳妇虽然抱怨婆婆上次迫她到书房去,白受一场羞辱,现在她隔离他们,她心里却又怨怼,而且疑心婆婆已经改变初衷,倒到那一面去了。这几年,家里就只有婆媳二人,各人心里都不是滋味。心境一坏,日常的摩擦自然增多,不知不觉间,渐渐把仇恨都结在对方身上。老太太那方面,认定了媳妇是盼她死——给公婆披过麻戴过孝的媳妇是永远无法休回娘家的。老太太发誓说她偏不死,先要媳妇直着出去,她才肯横着出去。

外表上看来,离婚的交涉办了六年之久,仍旧僵持不下。密斯范家里始终不赞成。现在他们一天到晚提醒她,二十六岁的老姑娘,一眨眼,望三十了,给人做填房都没人要。罗一味拖延,看来是不怀好意,等到将来没人要的时候,只好跟他做小。究竟他是否在进行离婚,也很可疑,不能信他一面之词。也可能症结是他拿不出赡养费。打听下来,有人说罗家根本没有钱。家乡那点产业捏在他妻子手里,也早靠不住了。他在杭州教书,为了离婚事件,校长对他颇有点意见,搞得很不愉快。倘若他并不靠教书维持生活,那么为什么不辞职?

密斯周背地里告诉郭,说有人给密斯范做媒,对象是一个开当铺的,相亲那天,在番菜馆同吃过一顿饭。她再三叮嘱郭君守秘密,不许告诉罗。

郭非常替罗不平,结果还是告诉了他。但是当然加上了一句,“这都是她家里人干的事。”

“是把她捆了起来送到饭馆子去的,还是她自己走进去的?”罗冷笑着说。

“待会儿见面的时候可千万别提,拆穿了大家不好意思,连密斯周也得怪我多嘴。”

罗答应了他。

但是这天晚上罗多喝了几杯,恰巧又是在楼外楼吃饭,勾起许多回忆。在席上,罗突然举起酒杯大声向密斯范说:“密斯范,恭喜你,听说要请我们吃喜酒了!”

郭在旁边竭力打岔,罗倒越发站了起来嚷着,“恭喜恭喜,敬你一杯!”他自己一仰脖子喝了,推开椅子就走,三脚两步已经下了楼。

郭与密斯周面面相觑,郭窘在那里不得下台,只得连声说:“他醉了。我倒有点不放心,去瞧瞧去。”跟着也下了楼,追上去劝解。

第二天,密斯范没有来。她生了气。罗写了信去也都退了回来。一星期后,密斯周又来报告,说密斯范又和当铺老板出去吃过一次大菜。这次,一切都议妥,男方给置了一只大钻戒作为订婚戒指。

罗的离婚已经酝酿得相当成熟,女方渐渐有了愿意谈判的迹象。如果这时候忽然打退堂鼓,重又回到妻子身边,势必成为终身的笑柄。因此他仍旧继续进行,按照他的诺言给了他妻子一笔很可观的赡养费,协议离婚。然后,他立刻叫了媒婆来,到本城的染坊王家去说亲。王家的大女儿的美貌是出名的,见过的人无不推为全城第一。

交换照片之后,王家调查了男方的家世。媒婆极力吹嘘,竟然

给她说成了这头亲事。罗把田产卖去一大部分，给王家的小姐买了一只钻戒，比传闻中的密斯范的那只钻戒还要大。不到三个月，就把王小姐娶了过来。

密斯范的婚事不知为什么没有成功。也许那当铺老板到底还是不大信任新女性，又听见说密斯范曾经有过男友，而且关系匪浅。据范家这边说，是因为他们发现当铺老板少报了几岁年纪。根据有些轻嘴薄舌的人说，则是事实恰巧相反——少报年纪是有的。

罗与密斯范同住在一个城市里，照理迟早总有一天会在无意中遇见。他们的朋友们却不肯听其自然发展。不知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两个人无论如何得要再见一面。他们并不是替罗打抱不平，希望他有机会饱尝复仇的甜味，他们并不赞成他的草草结婚，为了向她报复而牺牲了自己的理想。

也许他们正是要他觉悟过来，自己知道铸成大错而感到后悔。但也许最近情理的解释还是他们的美感：他们仅只是觉得这两个人再在湖上的月光中重逢，那是悲哀而美丽的，因此就是一桩好事，不能不作成他们。

一切都安排好了，只瞒着他们俩。有一天，郭陪着罗去游夜湖——密斯周已经结了婚，不和他们来往了。另一只船上，有人向他们叫喊。是他们熟识的一对夫妇。那只船上还有密斯范。

两船相并，郭跨到那只船上去，招呼着罗也一同过去。罗发现他自己正在密斯范对面。玻璃杯里的茶微微发光，每一杯的水面都是一个银色圆片，随着船身的晃动轻轻地摇摆着。她的脸与白衣的肩膀被月光镀上一道蓝边。人事的变化这样多，而她竟和从

前一模一样，一点也没有改变，这使他无论如何想不明白，心里只觉得恍惚。

他们若无其事地寒暄了一番，但是始终没有直接交谈过一句话。也没有人提起罗最近结婚的事。大家谈论着政府主办的西湖博览会，一致反对那屹立湖滨引人瞩目的丑陋的纪念塔。

“俗不可耐。完全破坏了这一带的风景，”罗叹息着。“反正从前那种情调，以后再也没有了。”

他的眼睛遇到她的眼睛，眼光微微颤动了一下，望到别处去了。

他们在湖上兜了个圈子，在西泠印社上岸，各自乘黄包车回去。第二天，罗收到一封信，一看就知道是密斯范的笔迹。他的心狂跳着，撕开了信封，抽出一张白纸，一个字也没有。他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想写信给他，但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可说？

他们旧情复燃的消息瞒不了人，不久大家都知道了。罗两度进行离婚。这次，同情他的人很少。以前，将他当做一个开路先锋，现在，却成了个玩弄女性的坏蛋。

这次离婚又是长期奋斗。密斯范呢，也在奋斗。她斗争的对象是岁月的侵蚀，是男子喜新厌旧的天性。而且她是孤军奋斗，并没有人站在她身旁予以鼓励，像她站在罗的身边一样。因为她的战斗根本是秘密的，结果若是成功，也要使人浑然不觉，绝不能露出努力的痕迹。她仍旧保持着秀丽的面貌。她的发式与服装都经过缜密的研究，是流行的式样与回忆之间的微妙的妥协。他永远不要她改变，要她和最初相识的时候一模一样。然而男子的心理是矛盾的，如果有一天，他突然发觉她变成老式、落伍，他也会感到惊异与悲哀，她迎合他的每一种心境，而并非一味地千依百顺。他

送给她的书，她无不从头至尾阅读。她崇拜雪莱，十年如一日。

王家坚决地反对离婚，和平解决办不到，最后还是不能不对簿公庭。打官司需要花钱，法官越是好说话，花的钱就更多。前后费了五年的工夫，倾家荡产，总算官司打赢，判了离婚。手边虽然窘，他还是在湖边造了一所小白房子，完全按照他和密斯范计划的格式，坐落在他们久已拣定了的最理想的地点，在幽静的里湖。乡下的房子，自从他母亲故世以后，已经一部分出租，一部分空关着。新房子依着碧绿的山坡，向湖心斜倚着，踩着高跷站在水里，墙上爬满了深红的蔷薇，紫色的藤萝花，丝丝缕缕倒挂在月洞窗前。

新婚夫妇照例到亲戚家里挨家拜访，亲戚照例留他们吃饭、打麻将。罗知道她是不爱打麻将的。偶尔敷衍一次，是她贤慧，但是似乎不必再约上明天原班人马再来八圈。她告诉他，她是不好意思拒绝，人家笑她恩爱夫妻一刻都离不开。

她抱怨他们住得太远。出去打牌回来得晚了，叫不到黄包车，车夫不愿深更半夜到那冷僻的地方去，回来的时候兜不到生意，轮到她还请，因为客人回去不方便，只好打通宵，罗又嫌吵闹。

没有牌局的时候，她在家里成天躺在床上嗑瓜子，衣服也懒得换，污旧的长衫，袍叉撕裂了也不补，纽绊破了就用一根别针别上。出去的时候，穿的仍旧是做新娘子时候的衣服，大红大绿，反而更加衬出面容的黄瘦。罗觉得她简直变了个人。

他婉转地劝她注意衣饰，技巧地从夸赞她以前的淡装入手。她起初不理会，说得次数多了，她发起脾气来，说："婆婆妈妈的，专门管女人的闲事，怪不得人家说，这样的男人最没出息。"

罗在朋友面前还要顾面子。但是他们三天两天吵架的消息恐怕还是传扬了出去，因为有一天一个亲戚向他提起王小姐来，仿佛无意中闲谈，说起王小姐还没有嫁。“其实你为什么不接她回来？”

罗苦笑着摇摇头。当然罗也知道王家虽然恨他薄幸，而且打了这些年的官司，冤仇结得海样深，但是他们究竟宁愿女儿从一而终，反正总比再嫁强。

只要罗露出口风来，自有热心的亲戚出面代他奔走撮合。等到风声吹到他那范氏太太的耳朵里，一切早已商议妥当。家里太太虽然哭闹着声称要自杀，王家护送他们小姐回罗家那一天，还是由她出面招待。那天，没有请客，就是自己家里几个人，非正式地庆祝了一下。她称王小姐的兄嫂为“大哥”、“嫂子”，谦说饭菜不好：“住得太远，买菜不方便，也雇不到好厨子。房子又小，不够住，不然，我早劝他把你们小姐接回来了。当然该回来，总不能一辈子住在娘家。”

王小姐像新娘子一样矜持着，没有开口。她兄嫂却十分客气，极力敷衍。事先，王家曾经提出条件，不分大小，也没有称呼，因为王小姐年幼，姊妹相称是她吃亏。只有在背后互相称为“范家的”、“王家的”。

此后不久，就有一个罗家的长辈向罗说，“既然把王家的接回来了，你第一个太太为什么不接回来？让人家说你不公平？”

罗也想不出反对的理由。他下乡到她娘家把她接了出来，也搬进湖边那盖满了蔷薇花的小白房子里。

他这两位离了婚的夫人都比他有钱，因为离婚的时候拿了他一大笔赡养费。但是她们从来不肯帮他一个大子，尽管他非常拮据，凭空添出许多负担，需要养活三个女人与她们的佣仆，后来还

有她们各人的孩子、孩子的奶妈。他回想自己当初对待她们的情形,觉得也不能十分怪她们。只是"范家的"不断在旁边冷嘲热讽,说她们一点也不顾他的死活,使他不免感到难堪。

现在,他总算熬出头了,人们对于离婚的态度已经改变,种种非议与嘲笑也都已经冷了下来。反而有许多人羡慕他稀有的艳福。这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了,至少在名义上是个一夫一妻的社会,而他拥有三位娇妻在湖上偕隐。难得有两次他向朋友诉苦,朋友总是将他取笑一番说,"至少你们不用另外找搭子,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

色，戒

麻将桌上白天也开着强光灯，洗牌的时候一只只钻戒光芒四射。白桌布四角缚在桌腿上，绷紧了越发一片雪白，白得耀眼。酷烈的光与影更托出佳芝的胸前丘壑，一张脸也禁得起无情的当头照射。稍嫌尖窄的额，发脚也参差不齐，不知道怎么倒给那秀丽的六角脸更添了几分秀气。脸上淡妆，只有两片精工雕琢的薄嘴唇涂得亮汪汪的，娇红欲滴。云鬓蓬松往上扫，后发齐肩，光着手臂，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钮扣"耳环成套。

左右首两个太太都穿着黑呢斗篷，翻领下露出一根沉重的金链条，双行横牵过去扣住领口。战时上海因为与外界隔绝，兴出一些本地的服装。沦陷区金子畸形的贵，这么粗的金锁链价值不赀，用来代替大衣钮扣，不村不俗，又可以穿在外面招摇过市，因此成为汪政府官太太的制服。也许还是受重庆的影响，觉得黑大氅最庄严大方。

易太太是在自己家里，没穿她那件一口钟，也仍旧"坐如钟"，发福了。她跟佳芝是两年前在香港认识的。那时候，夫妇俩跟着汪精卫从重庆出来，在香港耽搁了些时。跟汪精卫的人，曾仲鸣已经在河内被暗杀了，所以在香港都深居简出。易太太不免要添些

东西。抗战后方与沦陷区都缺货,到了这购物的天堂,总不能入宝山空手回。经人介绍了这位麦太陪她买东西,本地人内行,香港连大公司都要讨价还价的,不会讲广东话也吃亏。他们麦先生是进出口商,生意人喜欢结交官场,把易太太招待得无微不至。易太太十分感激。珍珠港事变后香港陷落,麦先生的生意停顿了,佳芝也跑起单帮来,贴补家用,带了些手表西药香水丝袜到上海来卖。易太太一定要留她住在他们家。

"昨天我们到蜀腴去——麦太太没去过。"易太太告诉黑斗篷之一。

"哦。"

"马太太这有好几天没来了吧?"另一个黑斗篷说。

牌声噼啪中,马太太只咕哝了一声:"有个亲戚家有点事。"

易太太笑道:"答应请客,赖不掉的。躲起来了。"

佳芝疑心马太太是吃醋,因为自从她来了,一切以她为中心。

"昨天是廖太太请客,这两天她一个人独赢,"易太太又告诉马太太。"碰见小李跟他太太,叫他们坐过来,小李说他们请的客还没到。我说廖太太请客难得的,你们好意思不赏光? 刚巧碰到小李大请客,来了一大桌子人。坐不下添椅子,还是挤不下,廖太太坐在我背后。我说还是我叫的条子漂亮! 她说老都老了,还吃我的豆腐。我说麻婆豆腐是要老豆腐嘛! 嗳哟,都笑死了! 笑得麻婆白麻子都红了。"

大家都笑。

"是哪个说的? 那回易先生过生日,不是就说麻姑献寿么!"马太太说。

易太太还在向马太太报道这两天的新闻,易先生进来了,跟三

个女客点头招呼。

“你们今天上场子早。”

他站在他太太背后看牌。房间那头整个一面墙上都挂着土黄厚呢窗帘，上面印有特大的砖红凤尾草图案，一根根横斜着也有一人高。周佛海家里有，所以他们也有。西方最近兴出来的假落地大窗的窗帘，在战时上海因为舶来品窗帘料子缺货，这样整大疋用上去，又还要对花，确是豪举。人像映在那大人国的凤尾草上，更显得他矮小。穿着灰色西装，生得苍白清秀，前面头发微秃，褪出一只奇长的花尖；鼻子长长的，有点“鼠相”，据说也是主贵的。

“马太太你这只克拉——三克拉？前天那品芬又来过了，有只五克拉的，光头还不及你这只。”易太太说。

马太太道：“都说品芬的东西比外头店家好嘛！”

易太太道：“掮客送上门来不过好在方便，又可以留着多看几天。品芬的东西有时候倒是外头没有的。上次那只火油钻，不肯买给我。”说着白了易先生一眼。“现在该要多少钱了？火油钻没毛病的，涨到十几两、几十两金子一克拉，品芬还说火油钻粉红钻都是有价无市。”

易先生笑道：“你那只火油钻十几克拉，又不是鸽子蛋，‘钻石’嘛，也是石头，戴在手上牌都打不动了。”

牌桌上的确是戒指展览会，佳芝想。只有她没有钻戒，戴来戴去这只翡翠的，早知不戴了，叫人见笑——正都看不得她。

易太太道：“不买还要听你这些话！”说着打出一张五筒，马太太对面的黑斗篷啪啦啦摊下牌来，顿时一片笑叹怨尤声，方剪断话锋。

大家算胡了，易先生乘乱里向佳芝把下颏朝门口略偏了偏。

她立即瞥了两个黑斗篷一眼。还好,不像有人注意到。她赔出筹码,拿起茶杯来喝了一口,忽道:“该死我这记性!约了三点钟谈生意,会忘得干干净净。怎么办,易先生替我打两圈,马上回来。”

易太太叫将起来道:“不行!哪有这样的?早又不说。不作兴的。”

“我还正想着手风转了。”刚胡了一牌的黑斗篷呻吟着说。

“除非找廖太太来。去打个电话给廖太太。”易太太又向佳芝道:“等来了再走。”

“易先生先替我打着。”佳芝看了看手表。“已经晚了,约了个掮客吃咖啡。”

“我今天有点事,过天陪你们打通宵。”易先生说。

“这王佳芝最坏了!”易太太喜欢连名带姓叫她王佳芝,像同学的称呼。“这回非要罚你。请客请客!”

“哪有行客请坐客的?”马太太说。“麦太太到上海来是客。”

“易太太都说了。要你护着!”另一个黑斗篷说。

她们取笑凑趣也要留神,虽然易太太的年纪做她母亲绰绰有余,她们从来不说认干女儿的话。在易太太这年纪,正有点摇摆不定,又要像老太太们喜欢有年轻漂亮的女性簇拥着,众星捧月一般,又要吃醋。

“好好,今天晚上请客,”佳芝说。“易先生替我打着,不然晚上请客没有你。”

“易先生帮帮忙,帮帮忙!三缺一伤阴骘的。先打着,马太太这就去打电话找搭子。”

“我是真有点事,”说起正事,他马上声音一低,只咕哝了一声。

“待会还有人来。”

“我就知道易先生不会有工夫，”马太太说。

是马太太话里有话，还是她神经过敏？佳芝心里想。看他笑嘻嘻的神气，也甚至于马太太这话还带点讨好的意味，知道他想人知道，恨不得要人家取笑他两句。也难说，再深沉的人，有时候也会得意忘形起来。

这太危险了。今天再不成功，再拖下去要给易太太知道了。

她还在跟易太太讨价还价，他已经走开了。她费尽唇舌才得脱身，回到自己卧室里，也没换衣服，匆匆收拾了一下，女佣已经来回说车在门口等着。她乘易家的汽车出去，吩咐司机开到一家咖啡馆，下了车便打发他回去。

时间还早，咖啡馆没什么人，点着一对对杏子红百褶绸罩壁灯，地方很大，都是小圆桌子、暗花细白麻布桌布，保守性的餐厅模样。她到柜台上去打电话，铃声响了四次就挂断了再打，怕柜台上的人觉得奇怪，喃喃说了声：“可会拨错了号码？”

是约定的暗号。这次有人接听。

“喂？”

还好，是邝裕民的声音。就连这时候她也还有点怕是梁闰生，尽管他很识相，总让别人上前。

“喂，二哥，”她用广东话说。“这两天家里都好？”

“好，都好。你呢？”

“我今天去买东西，不过时间没一定。”

“好，没关系。反正我们等你。你现在在哪里？”

“在霞飞路。”

“好，那么就是这样了。”

片刻的沉默。

"那没什么了?"她的手冰冷，对乡音感到一丝温暖与依恋。

"没什么了。"

"马上就去也说不定。"

"来得及，没问题。好，待会见。"

她挂断了，出来叫三轮车。

今天要是不成功，可真不能再在易家住下去了，这些太太们在旁边虎视眈眈的。也许应当一搭上他就借个什么借口搬出来，他可以拨个公寓给她住，上两次就是在公寓见面，两次地方不同，都是英、美人的房子，主人进了集中营。但是那反而更难下手了——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要来也是忽然从天而降，不然预先约定也会临时有事，来不成。打电话给他又难，他太太看得紧，几个办公处大概都安插得有耳目。便没有，只要有人知道就会坏事，打小报告讨好他太太的人太多。不去找他，他甚至于可以一次都不来，据说这样的事也有过，公寓就算是临别赠品。他是实在诱惑太多，顾不过来，一个眼不见，就会丢在脑后。还非得钉着他，简直需要提溜着两只乳房在他跟前晃。

"两年前，也还没有这样嘛，"他扪着吻着她的时候轻声说。

他头偎在她胸前，没看见她脸上一红。

就连现在想起来，也还像给针扎了一下，马上看见那些人可憎的眼光打量着她，带着点会心的微笑，连邝裕民在内。只有梁闰生佯佯不睬，装做没注意她这两年胸部越来越高。演过不止一回的一小场戏，一出现在眼前立刻被她赶走了。

到公共租界很有一截子路。三轮车踏到静安寺路西摩路口，她叫在路角一家小咖啡馆前停下。万一他的车先到，看看路边，只

有再过去点停着个木炭汽车。

这家大概主要靠门市外卖，只装着寥寥几个卡位，虽然阴暗，情调毫无。靠里有个冷气玻璃柜台装着各色西点，后面一个狭小的甬道灯点得雪亮，照出里面的墙壁下半截漆成咖啡色，亮晶晶的凸凹不平；一只小冰箱旁边挂着白号衣，上面近房顶成排挂着西崽脱换下来的线呢长夹袍，估衣铺一般。

她听他说，这是天津起士林的一号西崽出来开的。想必他拣中这一家就是为了不会碰见熟人，又门临交通要道，真是碰见人也没关系，不比偏僻的地段使人疑心，像是有瞒人的事。

面前一杯咖啡已经冰凉了，车子还没来。上次接了她去，又还在公寓里等了快一个钟头他才到。说中国人不守时刻，到了官场才登峰造极了。再照这样等下去，去买东西店都要打烊了。

是他自己说的："我们今天值得纪念。这要买个戒指，你自己拣。今天晚了，不然我陪你去。"那是第一次在外面见面。第二次时间更逼促，就没提起。当然不会就此算了，但是如果今天没想起来，倒要她去绕着弯子提醒他，岂不太失身份，杀风景？换了另一个男人，当然是这情形。他这样的老奸巨猾，决不会认为她这么个少奶奶会看上一个四五十岁的矮子。不是为钱反而可疑。而且首饰向来是女太太们的一个弱点。她不是出来跑单帮吗？顺便捞点外快也在情理之中。他自己是搞特工的，不起疑也都狡兔三窟，务必叫人捉摸不定。她需要取信于他，因为迄今是在他指定的地点会面，现在要他同去她指定的地方。

上次车子来接她，倒是准时到的。今天等这么久，想必是他自己来接。倒也好，不然在公寓里见面，一到了那里，再出来就又难了。除非本来预备在那里吃晚饭，闹到半夜才走——但是就连第

一次也没在那吃饭。自然要多耽搁一会，出去了就不回来了。怕店打烊，要急死人了，又不能催他快着点，像妓女一样。

她取出粉镜子来照了照，补了点粉。迟到也不一定是他自己来。还不是新鲜劲一过，不拿她当桩事了。今天不成功，以后也许不会再有机会了。

她又看了看表。一种失败的预感，像丝袜上一道裂痕，阴凉地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

斜对面卡位上有个中装男子很注意她。也是一个人，在那里看报。比她来得早，不会是跟踪她。估量不出她是什么路道？戴的首饰是不是真的？不大像舞女，要是演电影话剧的，又不面熟。

她倒是演过戏，现在也还是在台上卖命，不过没人知道，出不了名。

在学校里演的也都是慷慨激昂的爱国历史剧。广州沦陷前，岭大搬到香港，也还公演过一次，上座居然还不坏。下了台，她兴奋得松弛不下来，大家吃了消夜才散，她还不肯回去，与两个女同学乘双层电车游车河。楼上乘客稀少，车身摇摇晃晃在宽阔的街心走，窗外黑暗中霓虹灯的广告，像酒后的凉风一样醉人。

借港大的教室上课，上课下课挤得黑压压的挨挨蹭蹭，半天才通过，十分不便，不免有寄人篱下之感。香港一般人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态度也使人愤慨。虽然同学多数家在省城，非常近便，也有流亡学生的心情。有这么几个最谈得来的就形成了一个小集团。汪精卫一行人到了香港，汪夫妇俩与陈公博等都是广东人，有个副官与邝裕民是小同乡。邝裕民去找他，一拉交情，打听到不少消息。回来大家七嘴八舌，定下一条美人计，由一个女生去接近易太太——不能说是学生，大都是学生最激烈，他们有戒心。生意人家的

少奶奶还差不多，尤其在香港，没有国家思想。这角色当然由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担任。

几个人里面只有黄磊家里有钱，所以是他奔走筹款，租房子，借车子，借行头。只有他会开车，因此由他充当司机。欧阳灵文去麦先生。邝裕民算是表弟，陪着表嫂，第一次由那副官带他们去接易太太出来买东西。邝裕民就没下车，车子先送他与副官各自回家——副官坐在前座——再开她们俩到中环。

易先生她见过几次，都不过点头招呼。这天第一次坐下来一桌打牌，她知道他不是不注意她，不过不敢冒昧。她自从十二三岁就有人追求，她有数。虽然他这时期十分小心谨慎，也实在憋狠了，蛰居无聊，心事重，又无法排遣，连酒都不敢喝，防汪公馆随时要找他有事。共事的两对夫妇合赁了一幢旧楼，至多关起门来打打小麻将。

牌桌上提起易太太替他买的好几套西装料子，预备先做两套。佳芝介绍一家服装店，是他们的熟裁缝。“不过现在是旺季，忙着做游客生意，能够一拖几个月。这样好了，易先生几时有空，易太太打个电话给我，我去带他来。老主顾了，他不好意思不赶一赶。”临走丢下她的电话号码，易先生乘他太太送她出去，一定会抄了去，过两天找个借口打电话来探探口气，在办公时间内，麦先生不在家的时候。

那天晚上微雨，黄磊开车接她回来，一同上楼，大家都在等信。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还没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她舍不得他们走，恨不得再到哪里去。已经下半夜了，邝裕民他们又不跳舞，找那种通宵营业的小馆子去吃及第粥也好，在毛毛雨里老远一路走回来，疯到天亮。

但是大家计议过一阵之后,都沉默下来了,偶尔有一两个人悄声叽咕两句,有时候噗嗤一笑。

那嗤笑声有点耳熟。这不是一天的事了,她知道他们早就背后讨论过。

"听他们说,这些人里好像只有梁闰生一个人有性经验。"赖秀金告诉她。除她之外只有赖秀金一个女生。

偏偏是梁闰生!

当然是他。只有他嫖过。

既然有牺牲的决心,就不能说不甘心便宜了他。

今天晚上,浴在舞台照明的余辉里,连梁闰生都不十分讨厌了。大家仿佛看出来,一个个都溜了,就剩下梁闰生。于是戏继续演下去。

也不止这一夜。但是接连几天易先生都没打电话来。她打电话给易太太,易太太没精打采的,说这两天忙,不去买东西,过天再打电话来找她。

是疑心了?发现老易有她的电话号码?还是得到了坏消息,日本方面的?折磨了她两星期之后,易太太欢天喜地打电话来辞行,十分抱歉走得匆忙,来不及见面了,坚邀她夫妇俩到上海来玩,多住些时畅叙一下,还要带他们到南京去游览。想必总是回南京组织政府的计划一度搁浅,所以前一向销声匿迹起来。

黄磊拖了一屁股的债,家里听见说他在香港跟一个舞女赁屋同居了,又断绝了他的接济,狼狈万分。

她与梁闰生之间早就已经很僵。大家都知道她是懊悔了,也都躲着她,在一起商量的时候都不正眼看她。

"我傻。反正就是我傻,"她对自己说。

也甚至于这次大家起哄捧她出马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别具用心了。

她不但对梁闰生要避嫌疑，跟他们这一伙人都疏远了，总觉得他们用好奇的异样的眼光看她。珍珠港事变后，海路一通，都转学到上海去了。同是沦陷区，上海还有书可念。她没跟他们一块走，在上海也没有来往。

有很久，她都不确定有没有染上什么脏病。

在上海，倒给他们跟一个地下工作者搭上了线。一个姓吴的——想必也不是真姓吴——一听他们有这样宝贵的一条路子，当然极力鼓励他们进行。他们只好又来找她，她也义不容辞。

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

这咖啡馆门口想必有人望风，看见他在汽车里，就会去通知一切提前。刚才来的时候倒没看见有人在附近逗留。横街对面的平安戏院最理想了，廊柱下的阴影中有掩蔽，戏院门口等人又名正言顺，不过门前的场地太空旷，距离太远，看不清楚汽车里的人。

有个送货的单车，停在隔壁外国人开的皮货店门口，仿佛车坏了，在检视修理。剃小平头，约有三十来岁，低着头，看不清楚，但显然不是熟人。她觉得不会是接应的车子。有些话他们不告诉她她也不问，但是听上去还是他们原班人马。——有那个吴帮忙，也说不定搞得到汽车。那辆出差汽车要是还停在那里，也许就是接应的，司机那就是黄磊了。她刚才来的时候车子背对着她，看不见司机。

吴大概还是不大信任他们，怕他们太嫩，会出乱子带累人。他不见得一个人单枪匹马在上海，但是始终就是他一个人跟邝裕民

联络。

许了吸收他们进组织。大概这次算是个考验。

“他们都是差不多枪口贴在人身上开枪的，哪像电影里隔得老远瞄准。”邝裕民有一次笑着告诉她。

大概也是叫她安心的话，不会乱枪之下殃及池鱼，不打死也成了残废，还不如死了。

这时候事到临头，又是一种滋味。

上场慌，一上去就好了。

等最难熬。男人还可以抽烟。虚飘飘空捞捞的，简直不知道身在何所。她打开手提袋，取出一小瓶香水，玻璃瓶塞连着一根小玻璃棍子，蘸了香水在耳垂背后一抹。微凉有棱，一片空茫中只有这点接触。再抹那边耳朵底下，半晌才闻见短短一缕栀子花香。

脱下大衣，肘弯里面也搽了香水，还没来得及再穿上，隔着橱窗里的白色三层结婚蛋糕木制模型，已见一辆汽车开过来，一望而知是他的车，背后没驮着那不雅观的烧木炭的板箱。

她拣起大衣手提袋，挽在臂上走出去。司机已经下车代开车门。易先生坐在靠里那边。

“来晚了，来晚了！”他哈着腰喃喃说着，作为道歉。

她只睃了他一眼。上了车，司机回到前座，他告诉他：“福开森路”。那是他们上次去的公寓。

“先到这儿有爿店，”她低声向他说，“我耳环上掉了颗小钻，要拿去修。就在这儿，不然刚才走走过去就是了，又怕你来了找不到人，坐那儿傻等，等这半天。”

他笑道：“对不起，对不起，今天真来晚了——已经出来了，又来了两个人，又不能不见。”说着，便探身向司机道：“先回到刚才那

儿。”早开过了一条街。

她噘着嘴喃喃说道：“见一面这么麻烦，住你们那儿又一句话都不能说——我回香港去了，托你买张好点的船票总行？”

“要回去了？想小麦了？”

“什么小麦大麦，还要提这个人——气都气死了！”

她说过，她是报复丈夫玩舞女。

一坐定下来，他就抱着胳膊，一只肘弯正抵在她乳房最肥满的南半球外缘。这是他的惯技，表面上端坐，暗中却在蚀骨销魂，一阵阵麻上来。

她一扭身伏在车窗上往外看，免得又开过了。车到下一个十字路口方才大转弯折回，又一个U形大转弯，从义利饼干行过街到平安戏院，全市惟一的一个清洁的二轮电影院，灰红暗黄二色砖砌的门面，有一种针织粗呢的温暖感，整个建筑圆圆地朝里凹，成为一钩新月切过路角，门前十分宽敞。对面就是刚才那家凯司令咖啡馆，然后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并排两家四个大橱窗，华贵的木制模特儿在霓虹灯后摆出各种姿态。隔壁一家小店一比更不起眼，橱窗里空无一物，招牌上虽有英文“珠宝商”字样，也看不出是珠宝店。

他转告司机停下，下了车跟在她后面进去。她穿着高跟鞋比他高半个头。不然也就不穿这么高的跟了，他显然并不介意。她发现大个子往往喜欢娇小玲珑的女人，倒是矮小的男人喜欢女人高些，也许是一种补偿的心理。知道他在看，更软洋洋地凹着腰。腰细，宛若游龙游进玻璃门。

一个穿西装的印度店员上前招呼。店堂虽小，倒也高爽敞亮，只是雪洞似的光塌塌一无所有，靠里设着惟一的短短一只玻璃柜

台，陈列着一些“诞辰石”——按照生日月份，戴了运气好的，黄石英之类的“半宝石”，红蓝宝都是宝石粉制的。

她在手提袋里取出一只梨形红宝石耳坠子，上面碎钻拼成的叶子丢了一粒钻。

“可以配，”那印度人看了说。

她问了多少钱，几时有，易先生便道：“问他有没有好点的戒指。”他是留日的，英文不肯说，总是端着官架子等人翻译。

她顿了顿方道：“干什么？”

他笑道：“我们不是要买个戒指作纪念吗？就是钻戒好不好？要好点的。”

她又顿了顿，拿他无可奈何地笑了。“有没有钻戒？”她轻声问。

那印度人一扬脸，朝上发声喊，叽哩哇啦想是印度话，倒吓了他们一跳，随即引路上楼。

隔断店堂后身的板壁漆奶油色，靠边有个门，门口就是黑洞洞的小楼梯。办公室在两层楼之间的一个阁楼上，是个浅浅的阳台，俯瞰店堂，便于监督。一进门，左首墙上挂着长短不齐两只镜子，镜面画着五彩花鸟，金字题款：“鹏程万里 巴达先生开业志喜 陈茂坤敬贺”，都是人送的。还有一只横额式大镜，上画彩凤牡丹。阁楼屋顶坡斜，板壁上没处挂，倚在墙跟。

前面沿着乌木栏杆放着张书桌，桌上有电话，点着台灯。旁边有只茶几搁打字机，罩着旧漆布套子。一个矮胖的印度人从圈椅上站起来招呼，代挪椅子；一张苍黑的大脸，狮子鼻。

“你们要看钻戒。坐下，坐下。”他慢吞吞腆着肚子走向屋隅，俯身去开一只古旧的绿毡面小矮保险箱。

这哪像个珠宝店的气派？易先生面不改色，佳芝倒真有点不好意思。听说现在有些店不过是个幌子，就靠囤积或是做黑市金钞。吴选中这爿店总是为了地段，离凯司令又近。刚才上楼的时候她倒是想着，下去的时候真是瓮中捉鳖——他又绅士派，在楼梯上走在她前面，一踏进店堂，旁边就是柜台，柜台前的两个顾客正好拦住去路。不过两个大男人选购廉价宝石袖扣领针，与送女朋友的小礼物，不能斟酌过久，不像女人蘑菇。要扣准时间，不能进来得太早。也不能在外面徘徊——他的司机坐在车子里，会起疑。要一进来就进来，顶多在皮货店看看橱窗，在车子背后好两丈外，隔了一家门面。

她坐在书桌边，忍不住回过头去望了望楼下，只看得见橱窗，玻璃槅架都空着，窗明几净，连霓虹光管都没装，窗外人行道边停着汽车，看得见车身下缘。

两个男人一块来买东西，也许有点触目，不但可能引起司机的注意，甚至于他在阁楼上看见了也犯疑心，俄延着不下来。略一僵持就不对了。想必他们不会进来，还是在门口拦截。那就更难扣准时间了，又不能跑过来，跑步声马上会唤起司机的注意。——只带一个司机，可能兼任保镖。

也许两个人分布两边，一个带着赖秀金在贴隔壁绿屋夫人门前看橱窗。女孩子看中了买不起的时装，那是随便站多久都行。男朋友等得不耐烦，尽可以背着橱窗东张西望。

这些她也都模糊地想到过，明知不关她事，不要她管。这时候因为不知道下一步怎样，在这小楼上难免觉得是高坐在火药桶上，马上就要给炸飞了，两条腿都有点虚软。

那店员已经下去了。

东家伙计一黑一白，不像父子。白脸的一脸兜腮青胡子碴儿，厚眼睑睡沉沉半阖着，个子也不高，却十分壮硕，看来是个两用的店伙兼警卫。柜台位置这么后，橱窗又空空如也，想必是白天也怕抢——，晚上有铁条拉门。那也还有点值钱的东西？就怕不过是黄金美钞银洋。

却见那店主取出一只尺来长的黑丝绒板，一端略小些，上面一个个缝眼嵌满钻戒。她伏在桌上看，易先生在她旁边也凑近了些来看。

那店主见他二人毫无反应，也没摘下一只来看看，便又送回保险箱道："我还有这只。"这只装在深蓝丝绒小盒子里，是粉红钻石，有豌豆大。

不是说粉红钻也是有价无市？她怔了怔，不禁如释重负。看不出这爿店，总算替她争回了面子，不然把他带到这么个破地方来——敲竹杠又不在行，小广东到上海，成了"大乡里"。其实，马上枪声一响，眼前这一切都粉碎了，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明知如此，心里不信，因为全神在抗拒着，第一是不敢朝这上面去想，深恐神色有异，被他看出来。

她拿起那只戒指，他只就她手中看了看，轻声笑道："嗳，这只好像好点。"

她脑后有点寒飕飕的，楼下两边橱窗，中嵌玻璃门，一片晶澈，在她背后展开，就像有两层楼高的落地大窗，随时都可以爆破。一方面这小店睡沉沉的，只隐隐听见市声——战时街上不大有汽车，难得揿声喇叭。那沉酣的空气温暖的重压，像棉被捂在脸上。有半个她在熟睡，身在梦中，知道马上就要出事了，又恍惚知道不过是个梦。

她把戒指就着台灯的光翻来覆去细看。在这幽暗的阳台上，背后明亮的橱窗与玻璃门是银幕，在放映一张黑白动作片，她不忍看一个流血场面，或是间谍受刑讯，更触目惊心，她小时候也就怕看，会在楼座前排掉过身来背对着楼下。

“六克拉。戴上试试。”那店主说。

他这安逸的小鹰巢值得留恋。墙跟斜倚着的大镜子照着她的脚，踏在牡丹花丛中。是天方夜谭里的市场，才会无意中发现奇珍异宝。她把那粉红钻戒戴在手上侧过来侧过去地看，与她玫瑰红的指甲油一比，其实不过微红，也不太大，但是光头极足，亮闪闪的，异星一样，红得有种神秘感。可惜不过是舞台上的小道具，而且只用这么一会工夫，使人感到惆怅。

“这只怎么样？”易先生又说。

“你看呢？”

“我外行。你喜欢就是了。”

“六克拉。不知道有没有毛病，我是看不出来。”

他们只管自己细声谈笑。她是内地学校出身，虽然广州开商埠最早，并不像香港的书院注重英文。她不得不说英语的时候总是声音极低。这印度老板见言语不太通，把生意经都免了。三言两语就讲妥价钱，十一根大条子，明天送来，份量不足照补，多了找还。

只有“一千零一夜”里才有这样的事。用金子，也是天方夜谭里的事。

太快了，她又有点担心。他们大概想不到出来得这么快。她从舞台经验上知道，就是台词占的时间最多。

“要他开个单子吧？”她说。想必明天总是预备派人来，送条子

领货。

店主已经在开单据。戒指也脱下来还了他。

不免感到成交后的轻松,两人并坐着,都往后靠了靠。这一刹那间仿佛只有他们俩在一起。

她轻声笑道:"现在都是条子。连定钱都不要。"

"还好不要,我出来从来不带钱。"

她跟他们混了这些时,也知道总是副官付账,特权阶级从来不自己口袋里掏钱的。今天出来当然没带副官,为了保密。

英文有这话:"权势是一种春药。"对不对,她不知道。她是完全被动的。

又有这句谚语:"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到胃。"是说男人好吃,碰上会做菜款待他们的女人,容易上钩。于是就有人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据说是民国初年精通英文的那位名学者说的,名字她叫不出,就晓得他替中国人多妻辩护的那句名言:"只有一只茶壶几只茶杯,哪有一只茶壶一只茶杯的?"

至于什么女人的心,她就不信名学者说得出那样下作的话。她也不相信那话。除非是说老了倒贴的风尘女人,或是风流寡妇。像她自己,不是本来讨厌梁闰生,只有更讨厌他?

当然那也许不同。梁闰生一直讨人嫌惯了,没自信心,而且一向见了她自惭形秽,有点怕她。

那,难道她有点爱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因为没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从十五六岁起,她就只顾忙着抵挡各方面来的攻势,这样的女孩子不太容易坠入爱河,抵抗力太强了。有一阵子,她以为她可能会喜欢邝裕民,结果后来恨他,恨他跟那些别人一样。

跟老易在一起那两次，总是那么提心吊胆，要处处留神，哪还去问自己觉得怎样。回到他家里，又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他们睡得晚，好容易回到自己房间里，就够忙着吃颗安眠药，好好地睡一觉了。邝裕民给了她一小瓶，叫她最好不要吃，万一上午有什么事发生，需要脑子清醒点。但是不吃就睡不着，她从来不闹失眠症的人。

只有现在，紧张得拉长到永恒的这一刹那间，这室内小阳台上一灯荧然，映衬着楼下门窗上一片白色的天空。有这印度人在旁边，只有更觉是他们俩在灯下单独相对，又密切又拘束，还从来没有过。但是就连此刻她也再也不会想到她爱不爱他，而是——

他不再看她，脸上的微笑有点悲哀。本来以为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样的奇遇。当然也是权势的魔力。那倒还犹可，他的权力与他本人多少是分不开的。对女人，礼也是非送不可的，不过送早了就像是看不起她。明知是这么回事，不让他自我陶醉一下，不免怃然。

陪欢场女子买东西，他是老手了，只一旁随侍，总使人不注意他。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

太晚了。

店主把单据递给他，他往身上一揣。

"快走，"她低声说。

他脸上一呆，但是立刻明白了，跳起来夺门而出，门口虽然没人，需要一把抓住门框，因为一踏出去马上要抓住楼梯扶手，楼梯既窄又黑魆魆的。她听见他连蹭带跑，三脚两步下去，梯级上不规

则的咕咚嘁嚓声。

太晚了。她知道太晚了。

店主怔住了。她也知道他们形迹可疑，只好坐着不动，只别过身去看楼下。漆布砖上哒嗒哒一阵皮鞋声，他已经冲入视线内，一推门，炮弹似的直射出去。店员紧跟在后面出现，她正担心这保镖身坯的印度人会拉拉扯扯，问是怎么回事，耽搁几秒钟也会误事，但是大概看在那官方汽车份上，并没拦阻，只站在门口观望，剪影虎背熊腰堵住了门。只听见汽车吱的一声尖叫，仿佛直耸起来，砰！关上车门——还是枪声？——横冲直撞开走了。

放枪似乎不会只放一枪。

她定了定神。没听见枪声。

一松了口气，她浑身疲软像生了场大病一样，支撑着拿起大衣手提袋站起来，点点头，笑道："明天。"又低声喃喃说道："他忘了有点事，赶时间，先走了。"

店主倒已经扣上独目显微镜，旋准了度数，看过这只戒指没掉包，方才微笑起身相送。

也不怪他疑心。刚才讲价钱的时候太爽快了也是一个原因。

她匆匆下楼，那店员见她也下来了，顿了顿，没说什么。她在门口却听见里面楼上楼下喊话。

门口刚巧没有三轮车。她向西摩路那头走去。执行的人与接应的一定都跑了，见他这样一个人仓皇跑出来上车逃走，当然知道事情败露了。她仍旧惴惴，万一有后门把风的不接头，还在这附近。其实撞见了又怎样？疑心她就不会走上前来质问她。就是疑心，也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她执行了。

她有点诧异天还没黑，仿佛在里面不知待了多少时候。人行

道上熙来攘往，马路上一辆辆三轮驰过，就是没有空车。车如流水，与路上行人都跟她隔着层玻璃，就像橱窗里展览皮大衣与蝙蝠袖烂银衣裙的木美人一样可望而不可即，也跟她们一样闲适自如，只有她一个人心慌意乱关在外面。

小心不要背后来辆木炭汽车，一刹车，开了车门，伸出手来把她拖上车去。

平安戏院前面的场地空荡荡的，不是散场时间，也没有三轮车聚集。她正踌躇间，脚步慢了下来，一回头却见对街冉冉来了一辆，老远的就看见把手上拴着一只纸扎红绿白三色小风车。车夫是个高个子年轻人，在这当口简直是个白马骑士，见她挥手叫，踏快了大转弯过街，一加速，那小风车便团团飞转起来。

"愚园路，"她上了车说。

幸亏这次在上海跟他们这伙人见面次数少，没跟他们提起有个亲戚住在愚园路。可以去住几天，看看风色再说。

三轮车还没有到静安寺，她听见吹哨子。

"封锁了。"车夫说。

一个穿短打的中年人一手牵着根长绳子过街，嘴里还衔着哨子。对街一个穿短打的握着绳子另一头，拉直了拦断了街。有人在没精打采地摇铃。马路阔，薄薄的洋铁皮似的铃声在半空中载沉载浮，不传过来，听上去很远。

三轮车夫不服气，直踏到封锁线上才停住了，焦躁地把小风车拧了一下，拧得它又转动起来，回过头来向她笑笑。

牌桌上现在有三个黑斗篷对坐。新来的一个廖太太鼻梁上有几点俏白麻子。

马太太笑道:“易先生回来了。”

“看这王佳芝,拆滥污,还说请客,这时候还不回来!”易太太说。“等她请客好了!——等到这时候还没吃饭,肚子都要饿穿了!”

廖太太笑道:“易先生你太太手气好,说好了明天请客。”

马太太笑道:“易先生你太太不像你说话不算话,上次赢了不是答应请客,到现在还是空头支票,好意思的?想吃你一顿真不容易。”

“易先生是该请请我们了,我们请你是请不到的。”另一个黑斗篷说。

他只是微笑。女佣倒了茶来,他在茶杯碟子里磕了磕烟灰,看了墙上的厚呢窗帘一眼。把整个墙都盖住了,可以躲多少刺客?他还有点心惊肉跳的。

明天,记着叫他们把帘子拆了。不过他太太一定不肯,这么贵的东西,怎么肯白搁着不用?

都是她不好——这次的事不都怪她交友不慎?想想实在不能不感到惊异,这美人局两年前在香港已经发动了,布置得这样周密,却被美人临时变计放走了他。她还是真爱他的,是他生平第一个红粉知己。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番遇合。

不然,他可以把她留在身边。“特务不分家”,不是有这句话?况且她不过是个学生。他们那伙人里只有一个重庆特务,给他逃走了,是此役惟一的缺憾。大概是在平安戏院看了一半戏出来,行刺失风后再回戏院,封锁的时候查起来有票根,混过了关。跟他一块等着下手的一个小子看见他掏香烟掏出票根来,仍旧收好。预先讲好了,接应的车子不要管他,想必总是一个人溜回电影院了。

那些浑小子禁不起讯问，吃了点苦头全都说了。

易先生站在他太太背后看牌，揿灭了香烟，抿了口茶，还太烫。早点睡——太累了，一时松弛不下来，睡意毫无。今天真累着了，一直坐在电话旁边等信，连晚饭都没有好好的吃。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

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

当然他也是不得已。日军宪兵队还在其次，周佛海自己也搞特工，视内政部为骈枝机关，正对他十分瞩目。一旦发现易公馆的上宾竟是刺客的眼线，成什么话，情报工作的首脑，这么糊涂还行？

现在不怕周找茬儿了。如果说他杀之灭口，他也理直气壮：不过是些学生，不像特务还可以留着慢慢地逼供，榨取情报。拖下去，外间知道的人多了，讲起来又是爱国的大学生暗杀汉奸，影响不好。

他对战局并不乐观。知道他将来怎样？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易先生请客请客！”三个黑斗篷越闹越凶，嚷成一片。“那回明明答应的！”

易太太笑道：“马太太不也答应请客，几天没来就不提了。”

马太太笑道：“太太来救驾了！易先生，太太心疼你。”

“易先生到底请是不请？”

马太太望着他一笑。“易先生是该请客了。”她知道他晓得她是指纳宠请酒。今天,两人双双失踪,女的三更半夜还没回来。他回来了又有点精神恍惚的样子,脸上又憋不住的喜气洋洋,带三分春色。看来,还是第一次上手。

他提醒自己,要记得告诉他太太说话小心点:她那个“麦太”是家里有急事,赶回香港去了。都是她引狼入室,住进来不久,他就有情报,认为可疑,派人跟踪,发现一个重庆间谍网,正在调查,又得到消息说宪兵队也风闻,因此不得不提前行动,不然不但被别人冒了功去,查出是走他太太的路子,也于他有碍。好好地吓唬吓唬她,免得以后听见马太太搬嘴,又要跟他闹。

“易先生请客请客! 太太代表不算。”

“太太归太太的,说好了明天请。”

“晓得易先生是忙人,你说哪天有空吧,过了明天哪天都好。”

“请客请客,请吃来喜饭店。”

“来喜饭店就是吃个拼盆。”

“嗳,德国菜有什么好吃的? 就是个冷盆。还是湖南菜,换换口味。”

“还是蜀腴——昨天马太太没去。”

“我说还是九如,好久没去了。”

“那天杨太太请客不是九如?”

“那天没有廖太太,廖太太是湖南人,我们不会点菜。”

“吃来吃去,四川菜湖南菜,都辣死了!”

“告诉他不吃辣的好了。”

“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

喧笑声中,他悄然走了出去。

张爱玲年表

一九二〇	·九月三十日出生上海，本名张瑛
一九二二	·迁居天津
一九二四	·开始私塾教育
一九二五	·母亲出洋留学
一九二八	·由天津搬回上海
	·读《红楼梦》、《三国演义》
一九三〇	·改名张爱玲
	·父母离婚
一九三一	·就读上海圣玛利亚女校
一九三二	·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刊载短篇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
一九三三	·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刊载第一篇散文《迟暮》
一九三七	·《国光》刊载小说《牛》、《霸王别姬》及《读书报告三则》、《若馨评》
	·《凤藻》刊载《论卡通画之前途》
	·中学毕业
一九三九	·考进香港大学
一九四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
	·辍学，开始投入文学创作
	·《二十世纪》杂志刊载《婆媳之间》、《秧歌》、《中国人的

生活与服装》

·《我的天才梦》获《西风》杂志征文第十三名

一九四三 ·《紫罗兰》杂志连载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

·《杂志》月刊刊载《茉莉香片》、《到底是上海人》、《倾城之恋》、《金锁记》

·《万象》月刊刊载《心经》、《琉璃瓦》

·《天地》月刊刊载《散戏》、《封锁》、《公寓生活记趣》

·《古今》月刊刊载《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

·结识周瘦鹃、柯灵、苏青、胡兰成

一九四四 ·《万象》月刊连载长篇小说《连环套》。

·《杂志》月刊刊载《红玫瑰与白玫瑰》、《殷宝滟送花楼会》、《论写作》、《有女同车》、《走！走到楼上去!》、《说胡萝卜》、《诗与胡说》、《写什么》、《忘了不的画》、《等》、《年轻的时候》、《花凋》、《爱》

·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传奇》由《杂志》月刊社出版

·第一本散文集《流言》由中国科学公司出版

·《天地》杂志，刊载《童言无忌》、《造人》、《打人》、《私语》、《中国人的宗教》、《谈跳舞》、《道路以目》、《炉馀绿》、《谈女人》

·《小天地》杂志，刊载《散戏》、《炎樱语录》

·《苦竹》月刊，刊载《谈音乐》、《自己的文章》、《桂花蒸阿小悲秋》

·与胡兰成结婚

一九四五 ·《杂志》月刊连载《创世纪》、《姑姑语录》、《留情》、《苏

	青张爱玲对谈起》、《吉利》、《浪子与善女人》译作
	·《小天地》月刊刊载《气短情长及其他》
	·《天地》月刊刊载《卷首玉照及其他》、《双声》、《我看苏青》
	·自编《倾城之恋》在上海公演
	·抗战胜利
一九四七	·《大家》月刊，刊载《华丽缘》、《多少恨》
	·《传奇》增订本由山河图书公司出版
	·《太太万岁》改编电影
	·与胡兰成离婚
一九四八	·上海《亦报》连载《十八春》(后改名《半生缘》)，完成中篇小说《小艾》
一九四九	·上海解放
一九五〇	·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
一九五二	·移居香港
一九五四	·《秧歌》、《赤地之恋》在《今日世界》连载，后在香港出版英文本及中文本
	·《传奇》改名《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在香港由天风出版社出版
	·今日世界出版社刊行译作《无头骑士》
一九五五	·秋天离港赴美
	·拜访胡适
一九五六	·得 Edward MacDowell Colony 的写作奖金
	·结识剧作家瑞额，同年八月在纽约与瑞额结婚
一九五八	·获申请往美国南加州亨廷顿·哈特福基金会

	·台北《文学》杂志刊载《五四遗事》
一九六一	·为电懋影业编写《人财两失》、《南北一家亲》剧本
	·今日世界出版社刊行《爱默森的生平和著作》及《梭罗的生平和著作》
	·由美访台，这也是张爱玲惟一一次的台湾行
一九六二	·英文《记者》杂志刊载英文散文《重回前方》
一九六六	·香港《星岛晚报》连载长篇小说《怨女》
	·《怨女》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七	·瑞额去世
	·获邀任美国纽约雷德克里芙学校驻校作家
	·著名英译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
一九六八	·《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皇冠》杂志、香港《星岛日报》连载《半生缘》
一九六九	·《半生缘》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皇冠》杂志发表《红楼梦未完》
	·转入学术研究，任职加州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一九七二	·任“中国研究中心”杂职
一九七三	·定居洛杉矶
	·《幼狮文艺》刊载《初评红楼梦》
一九七四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刊载《谈看书》、《谈看书后记》
一九七五	·完成英译《海上花列传》
	·《皇冠》杂志刊载《二评红楼梦》
一九七六	·《张看》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联合报》刊载《三评红楼梦》、《张看自序》

一九七七 ·《红楼梦魇》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九 ·《中国时报》刊载《色,戒》
一九八一 ·《海上花列传》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三 ·《惘然记》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四 ·《联合文学》刊载电影剧本《小儿女》、《南北喜相逢》
一九八七 ·《馀韵》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八 ·《续集》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一 ·《张爱玲全集》典藏版平装本:《秧歌》、《赤地之恋》、《流言》、《怨女》、《倾城之恋》、《第一炉香》、《半生缘》、《张看》、《红楼梦魇》、《海上花开》、《海上花落》、《惘然记》、《续集》、《馀韵》由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一九九二 ·《爱默森选集》由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一九九三 ·完成《对照记》
·《联合文学》刊载电影剧本《一曲难忘》
一九九四 ·《对照记》由皇冠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一九九五 ·逝于洛杉矶公寓,享年七十四岁
二〇〇一 ·《张爱玲典藏全集》精装本:《长篇小说·半生缘》、《长篇小说·秧歌》、《长篇小说·赤地之恋》、《长篇小说·怨女》、《短篇小说卷一·一九四三年作品》、《短篇小说卷二·一九四四年作品》、《短篇小说卷三·一九四五年以后作品》、《散文卷一·一九三九～一九四七年以后作品》、《散文卷二·一九五二年以后作品》、《文学评论·红楼梦魇》、《译注·海上花开》、《译注·海上花落》、《译作·爱默森选集等五种》、《剧作·情场如战场等三种》由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